

書叢際國

著邨漁王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行印局書華中

330.09
W251

王漁邨著

國際
叢書
現代
世界
經濟
概論

中華書局印行

1936

重慶市圖書館藏

序言

本書原來撰述計畫，共分四篇，第一篇緒論，第二篇世界經濟狀況，第三篇世界政治狀況，第四篇結論，而其書名則擬稱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迨第一篇第二篇撰成後，書局因編印上之關係，覺以政治經濟兩部分分別成立獨立專書爲便，於是此既經撰成之第一篇第二兩篇，乃獨立出版，而題稱爲「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第一篇緒論，原係就政治經濟兩方立論，但因政治與經濟之關係異常密切，且經濟實況，得依政治作用之分析，而益加明瞭，故作者對此緒論，仍不欲因政治部分之分別出版，而有所改變。

本書之撰著，原爲供高中及大學教本用，故解述現代各種經濟問題時，例將其根本原則加以闡明，然後再論及其實況，而各章各節之次第，則皆依照實際經濟推移變動之因果關聯，使成爲一循序漸進之論理的體系。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一九三三年六月

王漁邨

二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目錄

序言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政治與經濟

第一節 政治經濟之意義與本質

第二節 政治經濟之關聯

第三節 所謂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政治學

第二章 現代政治經濟之特徵及其缺陷

第一節 現代國家與所謂國民經濟

第二節 資本主義與議會制度

第三節 帝國主義

目 錄

一

一
一
五
八
八
六
三
七

552
118
2

975069

第三章 現代政治經濟體系的破毀……………三

第一節 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兩重衝突……………三

第二節 由戰爭顯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本相……………六

第三節 戰爭殘下的問題與戰爭造出的問題……………四

第二編 世界經濟狀況……………

第一章 戰後經濟形勢……………四

第一節 經濟重心與經濟局面的轉換……………四

第二節 戰後經濟的四個階段……………五

第二章 國際戰債與賠款問題……………六

第一節 國際戰債問題的發生……………六

第二節 戰債與賠款的聯繫……………七

第三節 賠款戰債的影響……………八

第三章	貨幣戰爭與關稅戰爭	八九
第一節	各國貨幣狀況	八九
第二節	由貨幣戰爭到關稅戰爭的推移	九五
第三節	由保護關稅展開的集團經濟運動	一〇三
第四章	貿易與金融的慘况	一二三
第一節	世界市場之封鎖與割裂	一二三
第二節	貿易的衰落	一三五
第三節	金融恐慌	一二五
第五章	工業與農業的破局	一三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性質	一三七
第二節	工業生產的危機	一四三
第三節	農業恐慌的深刻	一五一

第六章 勞動工資與失業問題……………一六六

第一節 工資問題……………一六六

第二節 產業合理化以後……………一七三

第三節 經濟恐慌下的勞動界……………一八三

第七章 經濟恐慌之救濟方策……………一九二

第一節 救濟之途徑……………一九二

第二節 各國一般的救濟方策……………一九三

第三節 各國協同救濟的方策……………二〇一

第八章 蘇俄經濟……………二〇六

第一節 蘇俄經濟之特徵……………二〇六

第二節 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前後……………二一〇

第三節 由第一次五年計畫到第二次五年計畫……………二一八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政治與經濟

第一節 政治經濟之意義與本質

政治經濟是兩個各別的意識形態。雖然我們通常把這兩個語辭聯在一起來說，但牠們各別的意義與本質，是顯然兩樣的。

一切屬於意識形態的語辭，都是總攝諸種實際現象而成立的抽象觀念。這種觀念，是
一般的，同時又是歷史的，即是說，牠在某一時空間有其特定的內容，在不同的時空間復有
其各別的涵義。政治經濟亦復如此。



中國早前與政治密切聯屬的語辭，不是經濟，而是道德，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是數千年來儒家「惟精惟一」的道統；泰西早前與政治密切聯屬的語辭，不是經濟，亦不是道德，而是宗教，所謂「政教合一」，所謂「政府於教」，那也將近成了泰西千餘年來的一般信條。從這兩方面看來，經濟在過去並不算是一個怎樣被人重視的要素。而且，中國古語「經濟」是「經邦濟世」，希臘古語「經濟」是「管理家政」，兩者都是偏於治理方面的，都帶有政治的意味。申言之，就是經濟的範疇被包攝在政治裏面了；這時的政治形態，不但所包者廣，且像對經濟是立於主位。

但「經濟」這個語辭，無論怎樣被人忽視，被人看作次要於政治，可是經濟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們在今日來論述政治經濟的意義與本質，當然不能不根本於「現代的」意識，爲了便於解釋起見，姑從以次諸點來說：

(一)就功能上講 政治與經濟當然各有其任務與範圍。照近人所說，「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若經濟，則是關於財富的事象，即關於生產、分

配與交換的事象。此種區別，早被數千年前的孟軻氏說得非常澈底。他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其意蓋以爲從政是大人之事，從事農工商賈是小人之事；即政治是屬於勞心的事務，經濟是屬於勞力的事務。事實確也像是如此。特在今日有許多例外。今日工商資本家不但不需要肉體的勞力，甚且無須從事計慮籌劃一類的勞心工作，他們終日要勞其清思與肥體的，不過是講究如何消費，並實行從事消費罷了；而各國專事治人的君主們，如大經濟學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他們却反而沒有那樣清閒，他們「往往從事其他許多商營的企業，也同普通私人一樣，他們爲改善其財產狀況，至不惜成爲普通商業部門的投機者。」（註一）這還是百餘年前的事，降及現在，政治家與工商業者簡直區分不開。可見以勞力勞心事象來區劃政治經濟的分野，那是頗不充分的，不過，從政者與從事農工商者，無論怎樣相互混同，而政治經濟終歸有各自的限界。

（二）就實質上講，政治經濟不但各有各的涵義，且是兩個相互反離的現象。在原始

共產社會中，一切成員皆為獲取生活資料而從事經濟的勞動，故無所謂特殊的、不事生產的統治階級，從而，也無所謂政治。迨後因分配上的差別，引起了社會階級上的差別，於是就有所謂特權政治發生，這種政治遂成為保障經濟的掠取的手段。大國法學者奧本海瑪（Franz Oppenheimer）說：「求生存的人類，要獲得滿足慾望所必要的資料，有兩個根本反的手段，這便是工作與掠奪——一己的勞動與別人勞動之強制收取。」申言之，就是「把個人自己的勞動，及個人自己勞動與別人勞動之等價的交換，叫做滿足需要的」經濟手段；「把別人勞動無代價的收奪，叫做「政治手段。」」（註二）這就是說：政治與經濟的最後目的，雖然都是在獲取滿足慾望所需的資料，但其實質顯然不同。

以上兩點，通是比較推進一層的說法；若就一般而論，我們祇要說明政治是治人治事的種種現象，經濟是生產財富、處理財富的種種現象就行了。而我們時下許多大政治學者、大經濟學者的政治經濟導論，大抵就是在這方面反覆引伸，但要由此究明事理的真相，那是頗嫌不夠的。

第二節 政治經濟之關聯

由前面政治經濟之意義與本質的解釋，我們已經可以徵知這兩者的相互關聯了。那就兩方面來說，第一，由經濟手段所獲取的資料，如僅夠供應各個人的需求，而毫無餘剩，甚或嫌其不夠，那寄生於他人勞動的特殊社會羣，就不會產生，反之，政治現象的產生，即無異說是由於經濟事象的允許。第二，從另一方面講來，在經濟事象異常簡單的社會（如像在漁獵乃至初期牧畜社會）裏面，對內從事治理，對外行使保護的政治，是不大必要的。迨經濟事象趨於複雜，社會人與財產的關係，日益錯綜，於是保障財產，緩和鬥爭，調處私人利害衝突，更進而促成經濟進步的政治機構，乃相應產生，因此，政治現象的發生，又無異說是由於經濟事象的要求。但無論就那方面說，經濟是基本的，政治是派生的、副次的。政治與經濟的關聯，不是對等的，而是前者依附於後者的。

但這裏有兩種反對的議論：其一是政治主因說，其一是政治經濟交互作用論。主張前

說的，是德國淵博的社會學者杜林（Eugen Dühring）他以為在歷史上說來，政治關係的形式，是最基礎的；經濟的關係，不過次要的罷了。他的有名的舉例是：土地的私有，得由「原始優越民族，向其他弱小民族，作暴力的支配」而說明，即得由「奴隸制度」而說明。但曾有一位著者這樣反駁他：優越民族在壓迫弱小民族作各種奴隸工作時，他們一定要有勞動手段；他們祇有利用這些勞動手段，方始能夠利用奴隸。並且在奴隸制度之下，他們一定還要維持勞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就是說，他們一定先要有超出中等程度以上的財產。可見私有財產的事實，不能一般的由政治暴力的強奪而說明，即運用政治暴力而強制奴隸勞動，首先在經濟上立下基礎。淵博如杜林，竟把政治經濟的因果關係倒置了。

至若政治經濟交互作用的主張，那比政治主因論還能引起人的共鳴。這種主張是說，經濟固影響政治，同時亦受政治的影響。這是任誰不能否認的，就是嘉爾·馬克斯亦曾這樣說過：「法律及政治的制度，是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基於人類實際的關係而形成的，在某一個期間，這些制度助長國民生產諸力後來的發達，助長國民經濟生活的繁榮。」交互作

用說如果是按照這種解釋，那是天經地義的真確，但我們在這種解釋中所應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政治經濟相等的看待，就是不要以為經濟作用於政治，政治作用於經濟，兩者循環作用，以致把經濟的基本功能抹煞了。然而一般「政治經濟交互作用論」的擁護者，往往就陷於這種謬誤。這種謬誤觀念的養成，有時甚至較之政治主因說還要有害得多。

其實，把經濟解作是社會一切事象的基本要素，那並不是始於馬克斯一派的社會主義者，遠在十八世紀的意大利學者累那爾（Thomas Raynal）氏，他就認定宗教、政治、道德、法律等觀念及各種關係的變化，都是伴隨着工商業等的經濟組織的變化而來的。此外，對於奴隸制度的撤廢，對於十字軍的興起，他都以經濟的理由或動機去解釋。在他的時代，經濟事象還不曾佔着今日這樣壓倒的優勢，他居然能見到今日一般政治學者甚至經濟學者所察覺不到的真理，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敏感與睿思了。

要之，在現代社會中，政治與經濟雖是兩種主要現象；並且，每種政治現象與每種經濟現象，雖都保有緊密關聯，但經濟永遠是決定的要素，我們要在經濟關係中，要在社會之經

濟結構中，才能探索到一切政治變動的前因與後果。

第三節 所謂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政治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常見的語辭，但「經濟政治學」却似乎不曾有人用過。不過前一個語辭既能成立，後者亦當然有其確定的內容，特在此須加以確定的解釋罷了。先言前者。

「政治經濟學」的英文原名爲 *Political Economy*，通常與「經濟學」(*Economics*) 混稱，即是說，政治經濟學，乃是經濟學的別名。不過「經濟學」一語，係由古代希臘沿稱下來，而把經濟學稱爲政治經濟學，那却是始於現代一個法國學者，此後凡屬關於經濟學的書名，類皆題稱爲「政治經濟學」，舉其著者而言，如里嘉圖(*David Ricardo*)之經濟名著題稱爲政治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之題稱爲政治經濟學要義，約翰穆勒(*John Mill*)之題稱爲政治經濟學原論等等，不一而足。而批評這些經濟學之

賈爾馬克斯的名著亦是標題爲政治經濟學。如其我們不妨作一貿然的估計，很可說，習用政治經濟學的，比較習用經濟學的還多。

經濟學之所以要別稱爲政治經濟學，在一般經濟學者是認定經濟學爲政治學的一個部門，卽是「理財學」的擴大。這種錯誤，在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學者，更容易冒犯。就是奠定現代經濟學基礎的經濟大師亞當斯密，他關於此點，亦有認識不足的嫌疑。他曾經說：「政治經濟學，若被視爲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科學之一部門，那就要提示兩個不同的目標：其一，是供人民以豐富的收入或生計，更確當的說，是使人民能自給以如此的收入或生計；其二，是供國家或共同社會以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富人民而又富其君主。」（註三）照他這段話的前一句口氣，他似乎還未爽切的，把政治經濟學看爲「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科學之一部門」，不過，他生當重商主義非常風行的時代，他的學說當然受了重商主義不少的影響。重商主義根本未形成一種「學」的體系，那至多祇是一種經濟術或經濟政策。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體系，是在反封建束縛與反重商主義的前提下

展開的。他的國富論大著是爲了向政府建議或「獻策」而草成，他帶有幾分策士的習氣。所以，他儘管是經濟學建立者，他對於經濟學這門學問之本質的認識，却還表示了缺陷。然而這種缺陷，是任何學說的創始者所不能完全避免的。

重商主義在法國大行其道，其末流演爲德國的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由是德國後期的經濟學者，都染有官房學的惡習，視經濟學之主要任務，爲闡明理財之道，其目的在豐裕國庫；換言之，即把經濟學看爲是政治學或所謂國家學的一個分枝。如新歷史學派之領導者希莫婁（*Scholler*）在國家科學辭典中說：「數百年間，各個私經濟及社會經濟的事實，爲人所注意，所記載；個個的國民經濟真理，亦爲人所認識，經濟上的問題，也在道德及法律體系中爲人所研究。由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國民經濟諸問題，在國家的統治及行政上，獲得從來預想不到的重大地位，以致多數著述家着手於這個國民經濟問題，對於青年學生，也有提示這個問題之必要，於是從來散漫的各部分，方纔得總合成一個特別的科學。」他這裏所謂國民經濟，即政治經濟之別稱。照這位學者的意思，經濟學這門

科學的成立，是由多數著述家着手於國民經濟問題的探討，他們所以探討這個問題，又是由於那在國家的統治及行政上佔有莫大的重要地位。簡言之，經濟學就成爲國家學或政治學的一個部分了。他這種議論，發於經濟學已經被公認爲一種獨立科學以後，即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是過於荒唐了。

經濟學者不能辨認經濟學的本質，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把「學」與「術」混做一談了。今日中國以經濟學爲貨殖學，爲謀生學，爲慳吝學的學者，通是患着這「學」「術」不分的毛病。

其實經濟學之冠以政治的形容辭，自有牠的特殊理由在。我們可就以次兩點來解釋：第一，在現代社會裏面，任何經濟的形態，都脫不了政治的影響。例如，對於分配上的地租、利潤與工資，政治都在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的發生作用。地租關聯於私有財產制度，關聯於國家所定的土地制度；利潤與賦稅制度密切相關，工資更是工資制度與勞動立法中的主要對象。設就價值價格而論，那根本就要在關於土地、勞動、資本的生產費上，或在地

租、工資與利潤的種種規定上，受到政治的、或國家法制的影響。因此，純經濟的事實，在實際是不存在的。經濟學者當闡述各種經濟原理，如價值原理、貨幣原理、工資原理等等時，雖然爲了闡述的方便與必要，把經濟事象當中的政治影響、政治作用捨去了，但那些影響與作用仍舊存在着，這是經濟學稱爲政治經濟學的一種原由。

第二，經濟學的對象，雖然是那些純經濟事象，如貨幣、價值、利潤、工資等等，但關於國家的財政問題，關於賦稅一類收入，與便利工商業等設施一類支出問題，都是直接關涉到政治範圍的經濟事象，都不能不在經濟學中加以研究；而且，在國與國並峙的現社會中，國際貿易、國際匯兌等問題，是經濟的，但都帶有政治的性質。此外，我們要論究勞動，不能不涉及勞動主體的勞動者，不能不涉及人口，而人口又是構成國家的根本要素之一。凡此種種，都是經濟上無法迴避的政治事象，不過，經濟學者關於這類相聯事體的敘述，是採行兩個正相反對的方法：例如十七世紀之經濟學家，總是以有機的整體，如人口、國民、國家、聯邦等等開始，但在結尾總是依他們分析的結果所得到的二三決定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

貨幣、價值等作收束。這種方法，是頗不易把握事體的真相的，所以亞當斯密，乃至亞當斯密以後的大多數經濟學者，乃反其道而行之，先分析勞動、分工、交換價值、利潤、工資、地租，然後再次及於國際貿易、賦稅等等。要之，在經濟原理的探究上，有許多帶有政治性質的經濟事象，不能不連帶述及，這是經濟學被稱爲政治經濟學的又一種原由。

現在，我們要論及本節標題上的另一個語辭，即「經濟政治學」了。

「政治經濟學」很少人解釋過，而「經濟政治學」(Economic political)，却似很少人使用過。從表面上看來，在經濟學上冠以「政治」二字，其理由既如上所述，那在政治學上冠以「經濟」二字，其理由就可反而求之，但問題是不能這樣簡單的。

本來，經濟學戴上「政治」的帽子，與政治學戴上「經濟」的帽子，同是方法的問題，但其間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就是經濟現象離不開政治，是附帶的、牽涉的；而政治現象離不開經濟，則是本質的、基礎的。

關於政治學之研究方法的問題，即政治學所由建立的方法問題，政治學者們提示了

種種色色的意見。前述約翰穆勒氏是以有名的經濟學者見稱的，他却說政治學的方法有四，一曰試驗的方法，二曰抽象的方法，三曰演繹的方法，四曰歷史的方法。此外，有提出有機體方法的，有提出心理學方法的，還有提出哲學方法的，我們在這裏沒有過細批論這許多見解的餘裕。祇想在下面就兩種值得注意的方法，略加評述。那兩種方法，一是就歷史立論，一是就環境立論，試為分述如下：

(一)就歷史立論的方法 首先用這種方法研究政治學的，當推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其次則要數到羅馬的政治學家西賽羅 (Cicero) 氏，他說，「歷史是時代的證人，是真理的明星，是記憶的生命，是生活的指導師，是往古的傳達人。」他認為羅馬的政治制度，不是由一個人的智慧計畫出來，不是由一個人的勤勞創造出來，而是積累多少年的智慧，多少時代的精力產生出來。此後，法國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一派亦強調此說。此種說法，表面上當然言之成理，但於政治學之本質的認識，有什麼大的幫助呢！政治學說的價值，乃在指示出政治制度變革之根本動因，由當前的趨勢，以推斷將來政治上必然的歸宿。歷史

的歸納的方法，雖然較之抽象的演繹的方法，爲注重事實，但拘囚於堆積的事實，與專驚空洞的推想，同無是處。

(二)就環境立論的方法 注重這種方法的人，同時不一定注重前一方法，因爲一是從橫的方面着想，一是從縱的方面着想。不過，在政治學上以新歷史派見稱的孟德斯鳩，同時却着意於環境，他以爲氣候寒冷，空氣燥濕，土壤肥瘠，影響於政治社會者頗大。譬如，熱帶人民如老夫，寒帶人民如少年，故寒帶宜於自由，熱帶宜於奴隸；以此推之，凡專制政體，自由政體，貴族政體，民治政體以及大國小國，都是適應氣候和地球而生的。所以他認定氣候地理是造成政治差異的原動力。但英國白克爾 (Buckle) 氏的政治環境說，較孟氏所論，尤爲包容，他說氣候、食物、土地和自然狀況，是支配人類的四種物質勢力。人類政治社會的形成，自然環境當然具有不少的決定的力量。但這種說法之最大缺陷，就是祇見到了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係，而不曾顧到人類與人類的社會關係。因此，其所列舉之自然要素愈詳愈多，結局愈不足以把握住政治制度變革之根本原因。而且，這種意見之蒙蔽真理，較之任何唯

心的主張爲尤甚，蓋完全錯誤，不若似是而非的議論之妨害真理發現也。

要之，歷史說，環境說，皆不足以說明政治制度之形成與變革，人類一切社會制度之最基本的決定要素，仍不外前所闡述的經濟。經濟每推進一步，政治制度必然要跟着更改一度。照一般的說法，人類經濟進步，由獨立的家庭經濟，進而爲地域經濟，再進而爲國民經濟，世界經濟，同時，政治組織亦緊密適應着，由部落的奴隸的國家，通過封建制度階段，而達到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政治制度所以定隨經濟變動而變動的原因，就是由於物質生活之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所以，政治制度的變革，必定要在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諸力發生衝突的時候，即舊的社會生產關係，如妨礙生產力的發展，這時必然會產生一種社會變革，以打破此妨礙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並推翻附麗於此生產關係的一切法律制度。簡言之，就是經濟形態，決定了政治形態。從而，研究政治，就必然要以經濟爲張本，必然要採行經濟的方法。

是的，以經濟的方法來研究政治，本不必要在「政治學」上，戴上「經濟」兩字的帽

子，猶之乎其他一切社會科學，如教育學、法律學、藝術學……等等，都須從經濟觀點去研究，但都不必要戴上「經濟」兩字的帽子一樣。不過，我在這裏提出這個語辭，是認定（一）與「政治經濟學」對稱起來，不妨有「經濟政治學」這一語辭；（二）今日一般的所謂政治學，幾乎十九是翳蔽於唯心的玄論中，我們頗需要一種根據經濟觀點寫成的東西，故覺得提出這個語辭，比較通常以「政治經濟學」代稱「經濟學」還有意義；（三）本書既為政治經濟教程，不是單講政治學，亦不是單講經濟學，所以，把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政治學相提並論起來，乃不致在敘述上失之偏頗，而政治依存於經濟的關聯，更由此得到進一步之認識了。

（註一）見郭大力王亞南合譯國富論下卷第四五頁。

（註二）見陶希聖譯國家論第十八—十九頁。

（註三）同上國富論下卷第一頁。

第二章 現代政治經濟之特徵及其缺陷

第一節 現代國家與所謂國民經濟

這裏所謂現代，是指着十六七世紀以後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所建立的國家，與前此的封建國家，在本質上雖然沒有什麼差異，但其形態，其規模，其組織，却都顯得特別不同。這種國家的權力是集中的，其行政是統一的，其機構是完備的。無論從那點講，現代國家是較之以前的封建國家，進步多了。然封建國家何以能轉化到現代型的國家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答案是：經濟的要求。但許多大政治學者、經濟學者，却有其他的看法。例如德國有名經濟學者布赫（Buchner）氏，就在其所著國民經濟學之成立中，提出了一個曲折得多的答案，他以爲「國民經濟的形成，在本質上是政治集中的一成果，這種政治集中，當中世紀末葉，是與地域的國家，同時開始，在現代，是與國民的單一國家的創造，同

時告終。經濟的勢力之綜合，與使政治上分立的利益，從屬於全體更高遠目的之下，是相輔而行的。在德國，土地貴族與都市爭鬥之中，想發揚近代國家理念者，是地域的大諸侯。『這段話中有兩個基點：』

(一)『國民經濟的形成，在本質上是政治集中的一成果。』

(二)『想發揚近代國家的理念者，是地域的大諸侯。』

再把這兩點聯組起來，就是因為大諸侯們有發揚近代國家的思想，於是導來政治的集中，再由政治的集中，形成所謂國民經濟。

並且，那位經濟學者為要使其思想深入起見，他還緊接前面的議論，吐露了以次的深遠意見：『……然而誘起諸侯專制主義的這種運動的底裏，潛伏了世界史的思想，和人類的新而更大的文化任務，這兩者要求諸民族全體統一的組織，要求活潑的一大利害相關的共同社會。』這又是說：地域的大諸侯其所以『想發揚近代國家的理念』就是由於『世界史的思想』和『人類文化任務』的要求。

然而這種高見，不但是布赫氏的主張，且是今日一般政治學者經濟學者的主張。所以我要特別提出來加以批論。不過，爲了集中論點與節省篇幅，我想把他的高深引論拋在一邊，祇集注到前面所說的，國民經濟的形成，係由於政治集中，即由於現代國家成立的那一點。

說到這裏，我們應知道這所謂「國民經濟」的涵義。「國民經濟」是一個常見的語辭。這個語辭如加以嚴格的分析，幾乎難於成立；我們現在姑且退一步承認牠的妥當性，並進而假定其簡單意義是：指示一國國民的經濟總體，即由家內經濟、地域經濟擴大起來的一個經濟單位。牠的主體是一國國民，並且要與其他諸國民經濟相並存立，始發生作用。亞當斯密之大著諸國民之富（意譯爲國富論）實際就是尙論諸國民之經濟，即國民經濟。

國民經濟的特徵有二：對內要破除一切地域的限制，封建的束縛，對外要一國國民全體，在國家的某種經濟政策下，在世界各地從事經濟的活動。這樣看來，所謂國民經濟，就一

定要以一個整統的國家，做牠的靠山，其推論就是：沒有現代型的國家，就沒有所謂國民經濟，那末，國民經濟的形成，就無異說是『政治集中的一個成果』了。

然而問題却就在這夾縫中。

我們不否認（而且不能否認）近代國家，是近代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前提，但這裏應當辨別幾點：（一）近代國民經濟，不是到近代國家成立之後，才慢慢形成，而是在近代國家成立之前，就已經在發揚滋長；（二）在近代國家成立與近代國民經濟形成的過程中，這兩者互有促進的作用；可是（三）就本原的講起來，近代這種國家形態的產生，根本是由於當時新經濟事態的要求。

在中世紀末期，即十五世紀末葉前後，美洲發現了，印度的航行成功了。這兩者給予歐西社會以異常的刺激。歐西各國在貴金屬的輸入，土地的佔領，貿易的擴大上，對內，感覺有撤除阻礙生產的工商基爾特的必要，對外，感覺有充實國力，以與他國在海外市場上爭衡之必要；此等需要，迫着近代型的國家之產生，迫着富國強兵的重商主義之出現。

重商主義使近代國家，近代國民經濟，都得到非常的發展。牠雖是國家所推行的一種國策，但是由於經濟的要求，同時且爲當時的經濟狀況所允許。重商主義的唯一目標，就是要由國家統制國民的經濟活動，以期在有利的貿易差額上，獲取多量的金銀。金銀增多則國富，國富則可參養多額的常備軍，並積極擴張海軍。有了充實的軍備，然後乃能保障並擴張海外殖民地和市場，乃能達到獲取多量金銀的目的。在這循環不已的要求上，近代國家固因而集中了擴大了牠的權力，同時近代國民經濟亦迅速的趨於發展。

然而我們在這裏仍不要忘記一點，即近代國家自始至終是因緣經濟的要求與動機，而發生發達的。

前述那位經濟學者把近代國家成立之原因，歸之於大諸侯們的理念，歸之於世界史思想和人類文化任務的要求，那無疑是過於荒謬了，但今日謳歌帝國主義是文明傳播者的大政治經濟學家，不是隨在而有麼？

第二節 資本主義與議會制度

如其說資本主義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同時亦可說議會制度是現代國家的結晶。因此，我們在本節所要論到的，就不過是對於前節的更深入一層的引論。

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無疑是受了議會制度的保育，但議會政治制度的產生，却根本是爲了供應資本主義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世界各地對於資本主義生產品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爲了滿足此需要，大量生產遂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一個特徵。特要達到大量生產的目的，這裏就有幾個前提條件。

第一，財產的保護。在以前封建社會不必說，就在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即在資本主義體制尙未完全確立的時候，私人財產是沒有取得何等確實保障的。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就是利潤的追逐，就是個人私有資產的蓄積。私有財產若無保障，那將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否定。

第二，資本勞動的移轉自由。資本主義要遂行大量生產，對於生產所需的資本與勞

動，是不能不要求移轉的自由。但在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怕就是十八世紀乃至十九世紀初頭的英國，亦尚殘存着不少阻礙資本勞動自由的舊來工商基爾特的法規，例如同業組合、學徒制、救貧法等，皆其著者。亞當斯密曾就歐洲當時妨害資本勞動的規定，分作三個方式：（一）限制某種職業上的競爭人數，使願加入者不能加入；（二）增進某種職業上的競爭，使超越自然的限度；（三）直接妨害勞動及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轉到其他職業，由一場所轉到其他場所。這諸般障礙，是歐洲一般的情形，英國亦所不免，資本勞動既不能任意遷動，自由競爭根本談不到，大量生產更無法進行了。

第三，阻制自由貿易之條規的撤廢。這所說的條規，有的是在重商主義政策下制定的，其著者有如法國麵包法之類。重商主義在某一個階段，確曾大有造於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育，但資本主義一經發達到某種程度了，那些重商主義法規就成了阻礙其發展的桎梏。例如麵包法一類條規之制定，其本意原在壓縮食品原料價格，削減工業製品成本，以期在國外市場競爭上，由廉價而得到勝利。但此種政策縱依廉價而開拓了國外市場，同時

却因農產品低賤而縮小了國內市場。又與法國麵包法作用正相反對的，有英國的穀物條例一類規定，這種規定是因保障地主階級之利益，而限制或禁止穀物的輸入。前者妨害資本主義生產是間接的，後者妨害資本主義生產是直接的，兩者都有礙自由貿易，即有礙資本主義的發展。

以上三者，都是資本主義在初期的迫切要求，要使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就祇有讓那些從事資本主義生產的人，即資產階級自己，得到制定法律或取消法律的權力，換言之，就是要建立單純資產階級政權。所謂議會政治制度，就是適應前述諸般要求而產生的。資產階級由議會制度取得了政權之後，一切障害資本主義發展的法規，都分別取消了，而代以種種便利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定。不過，舊來貴族地主的勢力，是不可輕侮的，就在資本主義最先發達的英國，其議會中由貴族地主所佔的席數，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始大減落，而所謂穀物條例，亦是延至同一時期始行撤廢。由此可知議會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之密切關聯了。然而現代許多政治學者，却把議會政治制度歪曲解釋，說那是代表人民全體利益，而

非代表任何一階級利害的。例如萊白 (Lieber) 氏在其所著政治道德學中，就有這樣的議論：『現在宏大的政治社會，如果不行代議制，便不能得到自由，保障自由，故代議制不得不成爲社會的和國民的。就是，代議制不止代表社會的各部分，要把社會看作一個有機體，用代議制來代表社會的全體。』這是這位學者關於近代代議制的頌辭。但這種制度並不始於現代，這位學者亦頗知道。不過，關於近代以前的代議制，他有另一種看法，據他在同書中所說：『中古的階級代表，很受嚴重的授意和限制的拘束；每有一個新問題發生，便要更換一次新指令。代表之中，常常互相猜忌，應付和要求，好像對別國的君主一樣，一點不照顧他階級的利益，也一點不照顧公共利益。會議如同現在公使團會議一樣，因爲他自身是獨立國代表，所以各爭利益，一點也不根據社會的和互助的原理。』

我們如不否認現代社會，是資產階級支配的社會，那這位學者對於中古代議制的批評，也可同樣施用到現代的代議制，而他對於現代代議制的頌辭，就似乎過於鋪張揚厲了。而且，近年攻擊議會制度的言論，恰好是萊白攻擊中古議會制的言論，可見事實永遠是勝

於雄辯的。

要之，議會政治制度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副產，牠是應資本主義要求而產生，並且在政治上也滿足了資本主義的要求。

第三節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是一個政治的語辭，同時又是一個經濟的語辭；就其表現上講，是政治的，就其本質上講，却是經濟的。

一提到「帝國主義」我們驟然的感覺是：「一個政府無理的向別個政府提出非分要求；」（註一）稍加思索，就會以為那是如霍布孫 (J. A. Hobson) 所說，「是一種壞的民族生活，從很早的幾個世紀便遺留下來，牠的原動力是獸類生存競爭中的物質的貪得和權力統治之想望，牠是一種自利之行爲。」（註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無論怎樣宣傳帝國主義的種種活動之神聖，之爲文明的負擔與歷史的使命，但終無法掩飾其自利的行爲。

這位著者，謂其「原動力是獸類生存競爭中的物質的貪得和權力統治之想望，」那是恰
到好處的描寫，可是說牠是「很早的幾個世紀便遺留下來，」那却未免多少誤解了帝國
主義的現代意義。本來一個語辭，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語辭，是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釋的，如以
非法要求及武力侵略的意義，來解述帝國主義，那亞力山大的遠征，成吉思汗的侵略，拿破
崙的武功，都不妨說是帝國主義的行爲，但揆諸實際，那至多祇能算是類似現代帝國主義
的政治的表現，而全沒有具備其經濟的本質。

帝國主義是現代政治的，特別是經濟的最尖銳、最猛烈、最露骨的極積侵略行爲。牠是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或最高階段的必然成果。

資產階級在各國取得了政權之後，即現代議會政治制度既經確立之後，凡屬有礙資
本主義發展的種種法規，都相率取消了，自是資本家乃得爲所欲爲的自由大量生產，而資
本主義遂得到飛躍的發展。

可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意思，具體點講，就是生產品迅速增加，貿易額迅速增大，市場需

求日益增進的意思；更從另一方面講，就是小資本被併合於大資本，大資本復被併合於更大資本的意思。但資本集中，與市場需要增進，是兩種反離的矛盾現象。資本集中的別解，是利潤增積的強化，是勞動大眾的貧困化，是中小資產階級之無產階級化，簡言之，就是社會一般購買力的縮減，就是市場的縮小。市場需要儘管日益增大，但在市場需要增大的過程中，已經含有促使市場縮小的要素與動因。資本主義發展愈速，這種矛盾現象亦愈形顯著，資本家爲要解消這種矛盾，他們不能不在國內行使種種獨占，並把這獨占的活動向國外擴展了。

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如此，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殆莫不皆然；彼此既都要求向外擴張市場，那牠們彼此就都不能不另找出路。也許說，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性質，是不必盡同的，於國際分工的局面下，大家當然可以盡量發揮『截長補短』，『以有易無』的功能，但這在同型製品誰都長於仿造的現社會，那顯然沒有多大的補助。於是，牠們不約而同的都向殖民地次殖民地帶伸張魔手了。

是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向落後民族行使政治的經濟的侵略，那並不是始於這個時候，不過，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其侵略方式大有改變了。在以前，牠們祇是與落後地帶進行一些有利的買賣，牠們輸出落後民族日常需用的製品，而由那裏換回或輸入食品與原料。到了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性質，漸漸由輕工業而傾向於重工業，即鋼鐵工業，由是，其輸出品就不僅是日常需用的貨物，且還有大宗有關交通工業與製造工業的機械；同時，牠們感覺到，把資本直接投用到落後地帶，利用那裏廉價的勞動，利用那裏的原料與食品，並利用牠們在那裏由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殊權利，那比較由那裏運來食料原料，再運去製品要便捷省費多了，就這樣，資本的輸出，與重工業機械的輸出，恰好相輔而行，造成了殖民地帶工業化的局面。

可是，殖民地帶工業化的結果，各殖民地便與各該母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兩種關係，其一是殖民地資本家與母國資本家的反目，和母國勞動者對於殖民地勞動者的同情；其一則是殖民地帶與母國的關聯更加密切，由是導來母國與殖民地帶之間的互惠關稅，即

殖民地帶對於母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品，有的限制其輸入，有的甚且禁止其輸入，這樣，就等於說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其殖民地行使獨占。

所以，近人謂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而其特徵則從三方面表現出來，即鋼鐵的資本主義，金融的資本主義，獨占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既發展到了這種帝國主義的階段，世界市場乃從兩方面趨於縮減：第一，殖民地之工業化，就等於說殖民地市場的沒落；第二，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其殖民地，行使獨占，那在相互報復的人為作用上，更將排斥猜妒而招致彼此貨物滯銷的結果。

於是，市場的競爭，乃不期然而推移到市場的爭奪，以致導來資本主義體系的破毀。

(註一) 見美國畢厄爾 (B. H. Buel) 著國際關係論第十三章，參照葉啓芳曾豫生合譯本中卷第一頁。

(註二) 見霍布孫著帝國主義論第二三四頁 (參照前譯本同頁)。

第三章 現代政治經濟體系的破毀

第一節 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兩重衝突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獨占的帝國主義階段，這時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經濟衝突，就露骨的在政治上表現出來，而其最顯明的事實，就是市場爭奪。市場爭奪有兩個方式，一是各帝國主義對於各自所屬殖民地之防衛與擴展；一是諸帝國主義者對於共同宰制的次殖民地帶之高壓與分割。

以前者而論，不拘就經濟觀察，抑就政治觀察，均當寓防衛於擴展中。對殖民地有效的經濟防衛，當然是差別關稅，即殖民地對母國製品，是課以相對的獎勵性質的稅率；而對母國以外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稅，則是課以絕對的禁制性質的稅率。這樣，在母國方面看來，其殖民地固然得到了有效的防衛，其對於殖民地的侵略，却更由此推進一步了。設從政治上的防衛來講，那尤非就擴展方面努力不行。誠如畢厄爾（Brill）所說：『帝國主義一旦獲

得了一個落後民族之區域以後，則別些區域又不得不併取之，以爲既得區域之保障；或爲與母國交通設立一條鞏固安全線，又不能不通過路線經過之地方。這就是法國佔領摩洛哥（Morocco），意國佔領狄黎波里（Tripoli），英國佔領埃及之合理的理由。（註1）

但防衛雖然要依照這個方式，以從事擴張，可是，爲防衛而行使的擴張，又不能不進一步藉擴張以資防衛。英國佔有了埃及、印度以及由地中海到印度洋之間的許多地域，牠遂根據已經佔有了這些地域，或保障這些地域的理由，而要求割阿富汗、波斯、以及中國的西藏，爲其勢力圈或緩衝地帶。最近日本佔去中國東北四省了，依據同一理由，牠不能不伸其魔手於內蒙、華北，設不幸華北內蒙都成了牠的保護屬地，則華中各省，又將依樣淪爲日本獨有的勢力圈或保護國了。這種侵略方式，在牠們認爲是一種合理防衛，但實際又是一種有效擴張。

至關於次殖民地帶，或各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殖民地帶，牠們的侵略方式，亦有兩種：一方面共同組織一個凌駕於次殖民地政府以上之太上政府（如中國北京的公使團）

以擁護各國由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非法權利，例如領事裁判權，關稅限制等權；在另一方面，牠們更分途攫取租借地，並相互劃定勢力圈。勢力圈之局面既成，牠們又各各爲要保障其勢力圈，而有進一步在彼此之間，設定緩衝地帶之必要，在這種場合，各帝國主義者差不多是跟蹤於牠們在正式殖民地所走的路線，即由分割以致於強奪。

帝國主義的性質，決定了牠所應走的道路。帝國主義之代言人，並還認定這個道路是最光明的，是造物主上帝替牠開拓的。一位美國上議院的議員伯來德（O. H. Pih）說：「我國之每一種擴張國土，都是按着生長之不可抵抗的定律的……我們應該感謝造物主，牠令我們大有機會，以擴展我們之勢力，我們之組織，和我們之文化滲入於那些閉關不納我們的領土。」（註二）根據上面所說的，帝國主義的擴張，誠然是按着生長之不可抵抗的定律，但可惜這個定律本身含有矛盾，就是，東西兩半球的地面有限，其可供此生長定律運用的地面，更爲有限，而要求或實行運用此定律，以期無負造物主所予大擴張機會的國家，又實在過多了。

例如，英國想運用此生長定律，以擴張其勢力於土耳其、於波斯、於阿富汗，沙俄亦思成爲這些地域的保護者，藉以遂行其南下政策，即藉以完成其造物主所賦予運用生長定律的機會與權能；同時德國亦同樣不願辜負造物主的垂青，牠竟企圖從其首都柏林，通過巴爾幹，而敷設直達報格達（Bagdad）的鐵道，爲要保障其鐵道的安全，凡鐵道沿線的地域，即有些是沙俄南下政策，有些是英國東向政策勢在必爭的地域，牠就不能稍存客氣，而不拼命攞奪了，這時，「造物主」這位八面獻媚的美人，就祇好讓牠們各人表現一點英雄氣概，而訴之於決鬥。

在近東方面的情形如此，在遠東，在非洲，殆莫不皆然。

可是，帝國主義的爭奪戰，那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體。在大規模戰爭正式開幕以前，牠們不能不作種種準備。第一要緊的，當然是軍備，大戰以前的軍備競爭熱，與今日一般無二，各國除了拼命製造殺人的工具，編練龐大的海陸軍外，更在各殖民地帶建築軍港要塞，徵集殖民預備軍。而且在軍備擴充當中，各國都不能不在外交上從事合縱連橫的努力，於是

聯盟、協約之攻守同盟的集團形成。

特軍備擴充與與國團結的結果，在經濟上勢將造成更嚴重的困難。以擴充軍備而論吧，軍事預算之擴大，勢不能不由賦稅公債的形式，向一般勞動大眾作更進一步的剝削，但這個結局，是社會一般購買力的減退，是生產過剩現象的深刻；況加，列強彼此間的裂痕與仇忌，既由同盟的活動，而益加強烈，於是相因導來的差別關稅，就相互造成貿易上的障礙，而招致全般的經濟危機，這一來，牠們自然都覺得非奪取殖民地，無以解決當前的困境，即是，牠們愈到困難不能解決的時候，就愈益認定戰爭是解決自身政治經濟問題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牠們儼然都像是一為正義、為和平、為人道的樣子，武勇的向着這個方向邁進。結局，戰爭如願以償的爆發了。

第二節 由戰爭顯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本相

當戰爭尚未爆發，而即待爆發的時候，各國報紙都極力製造有利於本國的輿論，即都

宣揚本國的權利與威望，受到了何等的威脅。其實，這些輿論，與其說是有利於本國，有利於本國國民，就甯不如說是爲了本國少數資產階級之便利。資產階級把握着政權，有了對外宣戰的權力，但他們要一般勞動大衆爲他們的利益而戰，故不能不利用新聞政策，以激起本國民衆的熱情。說是祖國如何危險，如何受了敵人的侮辱。然而這是十足的欺騙。有一位眼光犀利的著者，即塞林格滿（Seligman）氏剖析前次大戰的原因說：「此次歐洲戰爭的真正主要國家，盡人皆知爲英德，但這場爭鬥，究竟不外起源於經濟上之衝突。……英德二國經過貨物輸出貿易之競爭，而入於資本輸出時代，此即爲牠們發生衝突的最大原因。……英國在數十年以前，即達到資本輸出時代……但德國自工業發達後，曾幾何時，亦由貨物輸出時代，而入於資本輸出時代。前此在世界上只有一個英國獨占世界市場，然到現在，遂新增一個有力之競爭者，英國的利益，遂日益縮小，而不能不出之以競爭，競爭既起，最後手段惟有訴之於戰爭，世界大戰就從此發生了。」（註三）這段話是非常扼要的，但我們應當指明一點，就是，這所謂英國德國，乃至其他如法國俄國意國的競爭，……通是指着這

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競爭，而利益云云，也是指着他們的利益。

現在且就誘起戰爭，並成爲爭奪對象的市場或殖民地來說吧。照理，一國爲殖民地而發動戰爭，則由殖民地所得利益，應當有助於全國的國民經濟。然而事實却是如下面這樣：『今日的殖民地官吏，如能在預算表上收支相抵，便算萬幸，卽有盈餘，也是留給當地政府。又在事實上，很多政府還須以金錢補助牠們的殖民地。所以近代侵略殖民地的觀念，並不指該地政府對於地方所直接抽取的利益，而指各個商人所得的利益，或者是其母國的一個消費者所間接享受的利益。』（註四）

而且，殖民地不但對於大部分國民沒有利益，且還是一個非常的負擔，前面那位著者說過：『殖民帝國之存在，必定有大量之海軍，以保障交通航線，更必要爲殖民地之防衛戰爭，而增加陸軍之軍費。……所有這些費用，都構成一種直接負荷，而在另一方面，由帝國主義所獲得的報償，却是間接的，如在專利權之事件中，祇益及少數之商家，而對於全體民衆則並無好處。』惟其如此，所以英國政治家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在其演講集中，

有過這樣憤激的論調，他說：「除了澳洲之外，別沒有一個隸屬於王國之領土（假如我們把關於戰爭及保護所用的費用計算起）不是令這個國家的人民，蒙受一種積極的損失。……無論你怎樣考慮，你必會覺着市場之開闢，新國家之發展，以及用大砲彈售賣棉織品，都是沒有用的，愚蠢的，和掩飾戰爭之罪惡的；凡是稍有知識的人，都不應高興聽到這些事情。」

但一國人民，大部分並沒有認清此中消息的知識，他們聽從那少數由殖民地獨占貿易獲得了大利的商人輩之多方煽惑，居然激發起愛國主義的模糊天良，羣起保衛祖國。這時，希望擴充其殖民地貿易的少數大商人，因緣戰爭時會而大發其財的軍需工業家，與軍需工業和殖民地貿易相關聯的一切工商企業者，以及藉戰爭增固其在社會中之地位的軍人，乃相率慫恿其所御用的政府，對外發動戰爭。國家主義精神十足的前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促起，這樣造成。

當戰爭發動之始，每個帝國主義國家，殆莫不滿懷着希望，以爲這是解決牠們各自政

治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法，但戰爭延長四年的結果，却予牠們那種希望一個非常慘酷的回答。在這次大戰中，死亡者達一千萬，傷者在二千萬以上；人民之死於貧困、疫癘和炮火者，亦不下數千萬；其所遺下的孤兒有九百萬，寡婦五百萬，無家可歸者達一千萬。若就財產的損耗方面來說，戰爭的直接消費，約計爲一千八百六十萬萬金元，因戰爭引起的間接損耗，約計爲一千五百一十萬萬金元。

然則蒙到利益的是誰呢？各國軍需工業家誠然是大發其財了；戰勝國家的少數殖民地貿易者，也許多少沾得了戰爭的餘惠；軍人們確實增大了他們在社會中的重要性；但一般爲國而死傷的民衆，他們究何所得呢？是的，他們得到了光榮的輓詞與有限的恤金。

其實，在熱心戰爭的那些操縱政權的工商業者看來，一般勞動大衆不過是他們增殖利潤的機括，祇要他們認定有方法可以達成那種目的，他們就不願多方考慮其可怕的後果。然而除了極少極少的工商業者外，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會受到戰爭的壞影響。若就整個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講來，其惡害就更加不堪設想了。

第三節 戰爭殘下的問題與戰爭造出的問題

如上面所說的，大戰的犧牲，誠然是過於可怕，但如其能由這一次戰爭，消滅一切戰爭，那這次的大犧牲，尙可說是有代價。但可惜這種戰爭即使再延續些時，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完全沒有除去的。因為現代的戰爭制度，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副產。

前次戰爭的根本動因，我們已經知道是爲了爭奪銷容過剩製品，與過剩資本的市場。但戰爭結束之後，世界一般的市場，不但不曾增加，却反而相對的趨於縮減。也許說，德國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都被戰勝國家瓜分了，在戰勝國家講來，牠們確是增大了銷容其過剩製品與過剩資本的場所，但德國所有的殖民地市場，由一國獨占起來，雖然不無益助，若由許多國家分有，其效用就微乎其微了。況資本主義是過於貪得無厭的，稍有可以擴充的餘裕，牠就要拼命的擴充。不錯，在四年長期的戰爭中，各國許多生產機關，都被破壞停閉了；大宗的資本，都用到這種破毀事業上了，至少，在一個短時期之內，牠們不會有過剩製品與資

本的輸出，就是說，牠們至少有一個短時期會不感到市場的過狹，然而，這就算是戰爭的效果麼？且看另一個方面吧。

直接參戰各國在戰鬥方殷的時候，牠們的生產與資本，誠未免萎縮不振，但在歐洲戰爭圈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如美國（美國直接參戰，是在戰爭最後一年，）却竟因緣此大好的時機，引起了生產與資本的過度擴充；同時，交戰各國因無製品滿足其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帶的需要，遂進一步促起了這些地域之幼稚工業的發展。全般的講來，資本主義由戰爭縮減的限度，與其由戰爭增大的限度，究成怎樣的比例，我們是無從計量的，但由戰後不到幾年，各國重又感到市場窄狹一點看來，那已很可判定藉戰爭縮減市場需要，究有何等效果了。

不但如此，這次戰爭既非什麼正義戰爭，其結果在戰勝國家與戰敗國家之間，勢將不免造出一些有害國際政治和平，與國際貿易發展的惡影響。由停戰協定以至凡爾賽和平條約的締結，差不多都是根據一種原則，就是一切罪惡在德國方面，戰勝國是正義人道的

維繫者，爲了制伏德國這個「罪惡貫盈」、「桀驁不馴」的野獸，那些條約都是對德國所加的桎梏。可是德國雖然暫時制伏下來了，而在戰勝的諸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却又造出了種種新的政治經濟之矛盾與對立。並且就在牠們這些新的矛盾與對立之間，德國漸漸利用機會擡起頭來，由是，這新的國際糾紛，乃比過去還要錯綜複雜，而其表現最爲強烈的癥結，則是由戰爭直接產生的賠款與戰債的問題。

然而還有比這更嚴重更麻煩的事體，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俄的出現。在戰爭正在猛烈進行的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了空前的大革命，資產階級的政權傾覆了，代之而起的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這件事體雖然是發生在俄國，但於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於整個的資本主義體系，有了非常險惡的影響。就俄國講，這是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告終；而就全世界講，又是整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破毀的開始。

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曾作過多次軍事政治的干涉，但結局因爲牠們意志不統一，步調不一致，以致每干涉一次，却使蘇俄勢力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此後，各資

本主義國家間之衝突愈演愈烈，蘇俄遂得從容不迫的從事基本的建設，以奠定其社會主義的基礎，迄於今日，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正目而視了。

這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岸然存在，國際間遂益顯出多方面的矛盾衝突，舉其顯然易見者，就是（一）一切資本主義國與蘇俄之間的衝突；（二）諸資本主義國家彼此之間的衝突；（三）資本主義國家與其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帶的衝突；（四）資本主義國家中之資產階級與勞動大眾的衝突。

我們當前的世界，就是建立在這諸般矛盾衝突的機構上，所以每有一件國際事件發生，這些矛盾都各別發動正反的作用。這些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一方面固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機，但同時亦有相互牽制，使維繫現在這種假和平局面的趨勢。

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佔領中國東北四省，那固然是那些矛盾衝突導出來的必然結果，可是，牠之敢於作此種大不韙的冒險事業，却又不能不說是由於牠看清了，且利用了那些矛盾衝突。

然而「一九一八」事件以後的世界局面，顯然是大異於這時以前的世界局面的。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在故意表示鎮靜，但在此鎮靜的當中，牠們却在爲了準備從事戰鬥而忙煞。而且，政治糾紛的擴大，無疑要大大加深經濟的恐慌。軍備競爭，關稅戰，貨幣戰，都是恐慌的結果，但同時又變作了恐慌的原因。特在每一次恐慌深刻化的情勢下，受害最烈的，當然是——般勞苦大眾，勞苦大眾在多方壓迫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下擡起頭來，勢將不免給予各國資產階級以威脅。於是，爲有效的保障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而出現了所謂法西斯主義的政權，這種政權在對外空氣的緊張中，在國家主義精神瀰漫的雰圍中，得到了適當的保育；最近幾年來，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殆莫不全部的或一部分的帶有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法西斯主義政治的別名，就是獨裁政治，獨裁政治的興起，就等於說是假民主主義的議會政治的沒落，亦即典型的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告終。

同時，一國政權由政治家或政客官僚手中，轉化到軍人手中了，在國內對於勞動大眾的壓迫，雖然夠有效用，而在對外的關係上，就必定要弄得日趨惡劣，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呼聲，遂高唱入雲了。

這最近將來的大戰之後怎樣呢？我們此刻雖不一定要按照前次戰爭的經驗去推測，但有一個結果是可以前知的，那就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之更大規模的更嚴重的破毀。

不過，關於未來的事態，頂好讓預言家去揣度，我們這裏祇想把現代世界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在這種政治經濟狀況下的國際關係，作一個系統的論述，使讀者明瞭我們是生在怎樣一個世界，並且這個世界會有怎樣的前途。

(註一) 見葉曾合譯國際關係論中卷，第十二頁。

(註二) 同右第十七—十八頁。

(註三) 見漆樹芬著：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第四八—九頁。

(註四) 同前譯本中卷，第三二—三頁。

第二編 世界經濟狀況

第一章 戰後經濟形勢

第一節 經濟重心與經濟局面的轉換

這裏所說的戰後，是指着一九一九年到現在的這個時期，其間共經歷有十五年歲月。此十五年中，的經濟形勢，我們可以就兩方面來考察：一是由縱的方面解析其變動推移的情形，一是由橫的方面闡述其一般的面相。本節所論，祇限於後者，而前者則是次節所要解述的。

比較的講來，戰後的經濟形勢，是與戰前頗不相同的，這可就依次三點來說明：

第一，就經濟重心講，戰後與戰前顯然不同。戰前的英國，是大眾公認的世界經濟的重心。倫敦向稱世界金融的總樞紐。英國憑軸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格，在世界上佔有最大最

多的殖民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經濟基礎。爲了保障其世界經濟網或海外貿易，牠不但確立了「均等於兩國海軍力量」的海軍政策，同時並採行了「化強爲弱」的均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兩種政策圓活的運用，使英國在政治上，特別是在經濟上立於非常優越的地位。

德意志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成功了統一運動，本來是英國欲藉以削減法國勢力的結果，但德國統一後的突躍發展，却又成了英國聯絡法國以壓伏其威勢的原因。英國從前一位外交大家巴梅史登（Palmerstone）說得好：「英國既無永久之敵，亦無永久的同盟，『英國的利益，』才是永久的目標；我們不能須臾或忘；合此利益的便是友人，反之便是仇敵了。」這是最坦白直截的表示。所以我們前面已經證示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是由於英德經濟利益的衝突，換言之，就是一種經濟的爭霸戰。

在英國之意，德國這個強敵如果打倒了，牠的海外貿易就不會受到危害，或者說，牠依舊不失爲世界經濟的重心。但事情太出乎意外了，在英法各協約國與同盟國拚命從事大

規模破壞戰爭的當中，美國與日本都利用此機會坐大起來；美日經濟勢力的迅速發展，使英國處於劣勢地位，而遽然失掉其數百年來之世界經濟重心資格了。在大戰以前，美國尚欠有二十萬萬金元的外債，至戰爭結束，牠已成了世界唯一的債權國家。同時，牠對外貿易上的主要輸出品，亦由原料食品而轉化為工業製品。牠憑了雄厚的金融資本的勢力，使全世界的金融勢力受牠操縱，紐約已取得倫敦地位而代之了。而且，英國一向在南美與美與加拿大的市場，這時幾全為美國所佔有，而其在遠東中國方面的貿易，亦處處受了美國的侵蝕。不但如此，同時還有與美國「平分春色」的日本。

在大戰以前，日本的經濟勢力，雖然已有非常的發展，但尚不足與英國較其短長，可是經過大戰中四年的好機會，牠的海外貿易乃迅速擴展起來，在中國方面固不必說，就在英國生命線的印度，乃至澳洲馬來半島各地，幾無不充斥有日本的貨品。加之，英國資本主義彷彿是過於頹舊了，牠的生產機械與組織，都頗不易改良，而在新進的日本與美國，則拚命在這些方面力求精進。這一來，英國更相形見絀了。

可是，戰後的這種經濟重心的改變，尚猶是所謂「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而無傷於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本體，然美日兩國以外的社會主義蘇俄的興起，情形却就別緻得多，而且嚴重得多了。

第二，就經濟體制講，戰前戰後亦是顯然不同的。戰前普遍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在戰爭結束的前一年，六分之一的世界，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天下。這一來，戰後經濟就顯示一種異彩了。

在當前的情勢下，我們誠然是看着資本主義的貨品，在不絕向着蘇俄流入，同時並由蘇俄換回其所需要的各種製品與原料。即是說，蘇俄之與各資本主義國間進行貿易，那與這各資本主義彼此之間所進行的貿易，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資本主義國家把貨物向外輸出，是爲了利得，或者爲了抵償其由輸入所惹起的虧損，在社會主義的蘇俄，亦不外是爲此目的。不但如此，蘇俄今日之需要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物質的與人力的幫助，那與其他各國之待望於蘇俄者比較，也許還要迫切得多。從這種種方面考慮起來，蘇俄社會主義經

濟之建立並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沒有何等了不起的勢不兩立之點。

但問題是要進一步考察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不同之點，就是私有財產制度之廢除，就因此故，蘇俄雖亦努力從事生產，但是有計畫的，而且不是爲了私人利潤；雖亦與他國進行種種貿易與交易，但是以國家爲主體，所求在國家的利得，而與資本主義國家之私人經營不同。這種根本的不同，遂使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立於正相對立的地位，而且進一步還導出了一種必然結論，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生與發展，係以資本主義經濟之崩潰與沒落爲前提；戰後的整個經濟事實中，就包容有這兩個一面苟合，一面衝突的要素。

第三，就經濟趨勢講，戰後亦大大不同於戰前。戰前的一般經濟趨勢，是資本主義體制之傾向於崩潰，而戰後的一般經濟趨勢，則是社會主義體制之傾向於發揚。從其絕對的關係講來，這兩者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區別，但其相對的意義是顯然不同的。直至大戰爲止，不就在大戰後的若干年間，即在蘇俄社會經濟基礎尙未趨於穩定的時期，一般「資本

主義萬歲」的頌揚者，尚不相信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能夠存立。可是後來情形愈變愈糟了，在資本主義各國都為恐慌弄到焦頭爛額的當中，蘇俄式的經濟，居然由安定而進於繁榮。到這時，資本主義的樂觀派遂有以次這一類的解嘲議論，就是說，蘇俄經濟所以能成立且能發展，無非是採行了非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之允許工商資本私有，即無異否定社會主義經濟，而肯定資本主義經濟。由是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所引起的惡害與困厄，其咎不在資本主義體制本身，而在運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在這一認識上，統制經濟運動不旋踵而普行到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了，就是政治經濟兩感破碎支離的中國，亦想在這方面曲盡其棉薄。

我們姑承認蘇俄經濟蹈襲了資本主義精神，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制經濟運動，則是竊取蘇俄所用的方法；以資本主義為體，以社會主義為用，兩者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了。然其結果怎樣呢？資本主義國家愈施行統制，其困難愈大，其恐慌愈烈。由意大利以至德國，由日本以至美國，都實驗了，並證實了「統制」之無補於當前的困厄。事實既是這樣不肯遷就

人們的意志，於是他們又轉過來說世界經濟恐慌之唯一原因，爲蘇俄之存在，並說蘇俄擾亂資本主義經濟的唯一計畫，就是以生產費以下的價格，出賣其貨物。我們在這裏沒有詳論此事的餘裕，我們所知道而且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否認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日趨衰落。

要之，戰後的經濟形勢，無論就其重心講，就其體制講，抑或就其趨勢講，皆呈現着一種不同於戰前的形相。而這種形相大體上表露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支離，同時亦表露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破毀。

第二節 戰後經濟的四個階段

上面是從橫的方面一般的分析戰後的經濟形勢，而本節所論，則是從縱的方面闡明其變動推移的歷程與階段。特在進行此種論述以前，有一點應該鄭重提到，就是，我們探究戰後經濟，誠然不能忽略蘇俄經濟的重要性，但是現階段的經濟主流，仍舊是資本主義體

系，所以我們一提及現代經濟恐慌乃至現代經濟狀況云云，都還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爲主要對象。而且，蘇俄經濟既如前面所說的，是與資本主義經濟正相反對，其趨勢又是分道揚鑣，南轅北轍，那我們要把這兩者同時包括在戰後經濟的論題下，依歷史的程序，分劃其轉化演進的階段，那是勢所難能的。因此，爲了遷就事實與敘述的便利，我們決定把戰後蘇俄經濟情勢，留在本篇第八章敘述，而在本節分劃的階段，以及全篇其他各章的論列，都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爲主體，雖然有時也聯帶涉及蘇俄經濟。

由是，這裏所謂「戰後經濟」云云，大體是指着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戰後的情形，大體可以分作四個階段或四個時期。

第一期是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上半年期，這時期正當大戰結束之後，百廢待舉，需要大增，故社會上頗表現一點繁榮景象，但實是虛幻的，我們姑稱之爲假興旺期。

第二期是由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期到一九二三年，這時期承續假興旺期之後，一切隱藏在虛幻繁榮底下的危機，都暴露出來，造成非常的恐慌，但爲別於當前之大恐慌時期起見，

姑稱爲恐慌期。

第三期是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這時期一切都上軌道，貨幣穩定，生產增加，大有否極泰來之象，故可稱爲安定期。

第四期是由一九二九年一直到現在，這期的景況較之第二期尤爲嚴重，故稱爲大恐慌期。

我們現在且把上面四個時期的經濟情形，分別描畫一個較爲詳細的輪廓。

先就第一期即假興旺期來說。

在大戰進展中，每個參戰國家的經濟，幾乎都失了常軌，需要供給的情形，自然不能與平時一概而論。連戰爭一旦停止下來，無論是大遭破壞的國家，抑是新建立的國家，對於資本財與消費財都兩感缺乏，於是這時的物價，乃迅速飛漲，甚至高出戰時的水準。比如以一九一三年的批發價格爲一〇〇，則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之物價變動表如次：

批發價格表（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國別	年度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英國	九	一三三	一五〇	一六〇	一四四	一三五	一三五	一八三
法國	一〇三	一四〇	一七〇	一六一	一六一	一三九	一三六	一五〇
意大利	九五	一三三	一〇一	二〇一	二九九	四〇九	三五六	六三四
瑞士	—	—	—	—	—	—	—	—
瑞典	一六	一四五	一八五	二四四	三九九	三三三	三三三	三四七
荷蘭	一五	一四五	一三三	二八六	三三三	二八七	二八七	二九二
加拿大	一八	一〇三	一三四	一七五	二〇五	二六	二六	二四六
日本	六	九七	一七	一四	一九	一九	二四〇	二五八
德國	一〇六	一四三	一五三	一九	二七	四五	四五	一四六
美國	七	一〇七	一三六	一七〇	二〇一	二〇一	二〇一	一九七

據上表看來，各國的物價，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皆加速昂貴起來，就中美國在一九二〇年度，雖因停止歐洲軍需品供給及其他關係，其物價較之一九一九年稍有跌落，而

較之一九一八年，却仍有漲勢。德國物價至同期尤屬奇漲：一九一九年對一九一八年增漲一倍，而一九二〇年對一九一九年，更增漲三倍，設與一九一三年之基本數字相較，將近增到五十倍。物價一般如此高漲，持有當時所需物品的工商業者，當然要大發其財，而形成一種興旺的局面。但這種興旺，不是由於物資的充盈，而是由於物資的過於缺乏；即是說，那不是生產上的興旺，而是價格上的興旺。一旦需要物品的國度或私人購買者，表現了購買無力的趨勢，那種價格就不得不立即下落，使那種興旺氣象，變成虛浮的泡影，接着，導來一種經濟恐慌。

次就第二期即恐慌期來說。

第一期因極度缺乏與過高價格所架起的虛幻繁榮，不旋踵間就暴露了破綻。而且，前期物價之飛漲，並還不全是由物資缺乏，而大部分是由於貨幣價格的貶落。比如就物價增漲最速的德國來說吧，德國馬克價值在一九一五年平均為票額百分之八六，一九一七年為百分之六四，一九一八年為百分之七一，一九一九年跌到百分之二八，一九二〇年等

於百分之八，一九二一年等於百分之五，至一九二二年冬，竟等於百分之一。由此看來，物價雖然再高，於生產上的繁榮，頗不相涉，不但如此，價格愈高，愈祇能顯示生產的停滯和一般生活的困難。

所以到了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其危機即顯露出來。前此看似趨於昂揚的生產狀況，至是已因一般購買力的減退，而陷於艱縮，由是失業者加多，社會到處呈現動搖不安的景象。在歐洲大陸方面，最感困難的，雖為德法兩國，但英國因有一九二一年之煤礦大罷工，以及對大陸方面之輸出入同時銳減，故其景象亦非常惡劣。日本與美國的困厄，均係由於其在戰時及戰後假興旺時期的過度擴張，復加以直接參戰各國（美國不過是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始行參加）對於其殖民地市場之恢復，但美國資力雄厚，國內市場遼闊，當非日本所能望其項背，所以日本早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即已受到恐慌，至一九二三年，復有一次更猛烈之恐慌的襲擊，而在美國方面，牠不過感到沒有戰時那樣繁昌罷了。至於社會主義的蘇俄，這時正是牠最危險的時期，在大戰後，在大革命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數次武裝干涉後，

其困狀已大可想見，又益以連年的災荒，自然更使牠感到萬分痛苦。總之，在這個時期，世界經濟差不多是一般的陷於危難的險境。

爲打破此難局，無論是金本位國家，抑是企圖恢復金本位的國家，殆莫不欲立即採行收縮政策，但此種政策施行起來，實足以加大那些經濟力薄弱的國家的困難，而益促其非採行相反政策即膨脹政策不可。像德國每年要支付大宗的賠款，固不必說，就是那些新起的國家，以及法國和意大利，其政府機關，幾莫不以印行紙幣，供應當前急需爲唯一工作。膨脹政策一開始施其作用於工業部門，於是相因而至，在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上捲起一大投機活動風潮，此種風潮，由各國幣制與幣價的差異，而益趨猛烈。至一九二三年，世界所有的國家，差不多皆直接間接受其影響，以致引起全般的恐慌。但這恐慌不久就過去了。

再次就第三期即安定期來說。

貨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靈魂。爲了增積利潤而進行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貨幣的調節周轉，是根本無從達到其目的的，所以，貨幣系統的紊亂，即無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

動搖。

但穩定貨幣却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體。以戰後國際糾紛之樞紐的德國來說吧。牠在戰後的財政狀況，已經是過於困難了，而協約國又限定要牠每年支出三十萬萬金馬克的賠款。牠處在這種情形上，不大借外債，就祇有濫發紙幣；紙幣既捲起了經濟危機，結局遂不能不停付賠款，遂不能不惹起協約國的干涉，萊因河右岸之於一九二二年被佔領，魯爾之於一九二三年被佔領，都是這次經濟恐慌的附帶事件；但法國欲制死德國，藉以倡霸歐陸的野心，亦大有關係。就因此故，英國不能一味緘默了。牠力主重開賠款會議，於是有一九二四年之道斯計畫（The Dawes Plan），在這種計畫的實施中，德國的幣制得到了穩定，其對外信用逐漸恢復，對於協約各國的賠款，亦能按期支付，這一來，各國的工商業，皆因其幣制之依次安定，與對內對外貿易之好轉，而頓呈活躍。加之，有些國家（例如德國）根據戰時經濟的經驗，和當前事態的要求，都分別採行所謂合理化經濟政策（即增大生產效率，減低生產費用的政策；）由是，自一九二四年以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皆年有增

加以最基本的鋼鐵生產爲例，其增加趨勢，有如下表：

世界鋼鐵生產量表（單位千公噸）

（甲） 鐵生產量

各年月平均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比利時 盧森堡	與其他各國合計
一九二二年	一、四〇一	六五五	二二三	二八七	七七	二、九〇七
一九二五年	三、〇八二	八四八	五三〇	七〇八	二一〇	五、九三六
一九二六年	三、三〇八	八〇四	二〇八	七八三	二四六	六、〇六五
一九二七年	三、〇六八	一、〇九二	六一八	七七五	二七〇	六、六三九
一九二八年 前五個月	三、一六三	一、一二二	五八一	八三一	—	六、八一四

（乙） 鋼生產量

各年月平均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比利時 盧森堡	與其他各國合計
一九二二年	一、六二八	七七二	三一四	二五八	六四	三、三三七

一九二五年	三、七三七	一、〇一六	六二五	六二一	一九三	七、〇一四
一九二六年	三、七九四	一、〇二六	三〇四	七〇三	二三四	七、〇二五
一九二七年	三、六七五	一、三五九	七七〇	六九〇	二五八	七、八三四
一九二八年 前五個月	四、二七八	一、三二五	七二八	七六五	—	八、五四四

綜上鋼鐵生產量看來，無論就國別講，抑或全般講，其增加趨勢皆非常顯著。至輕工業方面之紡績工業，亦表現了此種趨勢。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特別呈現發展狀態，此後雖不若此一年餘間發展之迅速，但大體仍是增加的。據國際棉花聯合會調查，世界棉花之消費量，一九二四年度（至同年七月末之一年）為二〇、〇一四、三〇〇包，一九二五年躍為二三、一六八、〇〇〇包，一九二六年為二四、五七九、〇〇〇包，一九二七年為二五、八八二、〇〇〇包。

因為生產不絕增加，故社會各方面皆表現安穩氣象，而物價亦脫却了以前漲落不定的變態，關於這點，我們看蘇俄經濟學者瓦爾加（E. Valga）所製之物價指數表（註一）

就可明瞭。

物價形成指數表（一九一三年作為一〇〇）

年 度	英	德	荷	瑞典	瑞士	加拿大	美國
一九二五年	二〇九	一四一·八	一五五	一六一	一六二·一	一六〇·三	一四八·三
一九二六年	一四九·四	一三〇·四	一四五	一四九	一四〇·五	一五五·二	一四三·三
一九二七年	一三三·七	一三七·六	一四六	一四四	一四三·二	一五二·六	一三六·七
一九二八年	一四〇·九	一四〇·〇	一四九	一四六	一四四·六	一五〇·四	一四〇

我們把右表，與前面第一期之批發價格表一加比較，就可知道這兩個時期的景氣性質，該是如何不同。前者在一年之中，其價格有漲跌至若干倍的，而後者在數年之間，差不多沒有多少漲跌。物價的穩定，正表示貨幣價格的穩定，同時且表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穩定。

但戰後的黃金時代，以一九二八年為最後一年，到了一九二九年，重又進入恐慌時期

了。

最後，我們要論到第四期即大恐慌期。

這個時期是以一九二九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牠今後還會繼續延長到什麼時期，並且會演成什麼樣的後果，我們此刻無須預為推測，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恐慌一年厲害一年，資本主義經濟也一年糟糕一年。

這次恐慌不但在時間上格外持久，就其普及的範圍與表現的程度講，都比以前任何時期的恐慌為普遍、為深刻。在工農業生產方面，在貨幣信用方面，在國際貿易方面，無一不顯示了空前的凋敝與坎坷。但關於這些方面的實際情況，以後各章要分別闡明，所以此刻祇想把此次恐慌在這些方面顯示的特徵，約略舉述出來，如：

(一)就工農業生產上講，大部分工業（例如石炭業，造船業，纖維業等）生產上的恐慌，乃發生於慢性的衰落之後，而非由於興盛時期過度擴張之結果。此種趨勢，隨恐慌演進而益顯著。同時，伴隨工業恐慌而來的農業恐慌，一部分雖由於生產品的滯銷，而主要却是

由於工業家爲求彌補其損失，加緊壓縮成本，低減農產品的價格所招致。工農生產恐慌帶有這種性質，其前途的轉機，是很少希望的。

(二)就物價變動的情況講，那亦大可悲觀。自一九一八年以後，物價一律趨於跌落，而在此跌落中，復顯示出了一種差別，就是躉售物價跌落甚大，而零售物價則跌落甚微，例如前者有的跌至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後者則祇跌到百分之二三乃至百分之八或十。此種事實，顯示了各國高築關稅與貨幣戰爭的結果。至於

(三)信用上發生的恐慌，很奇怪的是不一定由於金貨的緊迫，而在金貨異常充裕的國家（如美國）其金融信用上的恐慌，却反而比其他國家來得厲害。許多現代當紅的經濟學者，本認定恐慌是起於周轉物資之金貨的缺少，所以他們斷言金貨增加，恐慌就可得到救濟，但由此信用恐慌的事實判斷，這種說法，似乎又過於簡單可笑了。

要之，對於這一時期的恐慌事實，儘管有許多「刮刮叫」的經濟學者，在根本原因之外，去找一些支離附會的理由來掩飾，但要求得其究竟，終不能不從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

後階段的諸種必然趨勢，加以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中各種利益相互間之深刻的衝突，實是此次恐慌爆發的根源。

特強烈的經濟衝突，必然引起強烈的政治衝突，戰後各種條約系統之訂立國際債務關係，關稅戰爭以及新軍事同盟等，都是那種衝突之露骨的表现。近代一位有名外交家，在他解說了關稅戰爭加深加大了此次經濟恐慌的原由以後，復有這樣一段警策的議論，他說：「除此以外，尚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者，即爲戰後賠款負擔，與所謂國際協約間的戰債負擔；此兩者又爲創造並擴大此次恐慌的重要因素。歐洲大部分人民受此種負擔之重累，購買力縮小，吸收生產品之力亦因而減低。賠款與戰債支付的結果，又發生世界金額之不規則和不平均；少數國家擁有鉅大的金額，置之庫藏，廢而不用，同時使世界其他各國嚴重的感受金貨缺乏的痛苦……」（註二）這就是說，關稅、戰債、賠款、貨幣政策，以及伴隨這諸般事實而妨害經濟安全的事體，都是存於現階段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必然衝突，同時也就是當前嚴重危機所由造成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要解釋工商農業上的生產恐慌情形，不

能先從這些基本原因講起。

不過，在這諸種恐慌基因之中，我們認定國際債務關係與賠款問題，又有加強其他原因之不良影響的決定作用。固然，反過來，關稅戰、貨幣戰等等，也同樣妨阻了戰債賠款問題的解決，但後者在事實上是比較要基本些，所以我們的論述要從此開始。

〔註一〕 見李一氓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上卷第十四—十五頁。

〔註二〕 蘇俄外交委員長李德維洛夫 (Maxim Litvinov) 一九三一年在國聯會議席上的講演。參照

國際政治經濟年報第一輯「蘇維埃之國際經濟政策」。



第二章 國際戰債與賠款問題

第一節 國際戰債問題的發生

在近代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比較密切的各國之間，殆莫不發生借貸關係，即債權與債務關係。

國際間的借貸，與私人間的借貸，在形式上，在用途上，以及在其他的方面，雖然頗不相同，但一國如在借款成立以後，發生賴債或拒絕償付的情事，則其影響於國際方面之信用，從而，牽累其國內的各種產業，就與私人債務糾紛所引起的結果沒有兩樣。設此一事體牽涉到多數國家，而這些國家彼此間又相互錯綜的結有借貸的關係，則其事態的嚴重，就非其他任何經濟糾紛所能比擬。

國際戰債之發生問題，始於蘇俄對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之克倫斯基政府所借美國戰債之否定。但在整個國際戰債問題中，這件事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俄國在十月

大革命以後，對於沙皇時代與克倫斯基政府時代的一切外債，是概行否認，而非單獨拒付美國的戰債。至若我們在這裏所要論及的國際戰債，包括有兩個部分，一是由英法借出的，一是由美國借出的，茲分別述其概要。

(一)由英法借出的戰債 大戰發動後，一切參戰國家爲了財政上的緊急需要，皆竭力籌措資金，至由國內籌措不出的國家，則大借外債。戰爭甫及數月，俄國卽向英籌借一千一百五十萬金鎊。在這個時候，法國不但能自己支持，且還可接濟其他與國。但到一九一五年度，法國開始向英國舉借大批戰債了，此後直至一九一七年九月，英國借於一切協約國的債款，計達九萬萬金鎊之鉅。英國一方應付戰爭中鉅大損耗，一方又流出如此鉅額資金，至是已感到羅掘俱窮，難乎爲繼了。同時其他各協約國家，遂都陷於財政萬分竭絀的苦境中。

(二)由美國借出的戰債 就當這各國財政異常困蹙，而且告貸無門的時期，美國忽毅然對德宣戰，財門既開，各協約國自然欣喜若狂，自是美國乃成了牠們應急的外府。美國

陸續借與各國的債款，一大部分係由「自由公債」的形式，向其國民募集，其中可以說早包含有兩種性質的成分：一是戰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前所借出者屬之；一是善後債，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所借出者屬之，兩者通稱戰債。借款者共二十個國家，其各別數目如下表：

各國欠美戰債表（單位金元）

國 別	數 目
亞米尼亞	一一、九五九、九一七、四九
奧 大 利	二四、〇五五、七〇八、九二
比 利 時	三七九、〇八七、二〇〇、四三
古 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捷 克	九一、八七九、六七一、六三
愛斯托尼亞	一三、九九九、一四五、六〇
芬 蘭	八、二八一、九二六、一七

法	國
大不列顛	
希臘	
匈牙利	
意大利	
巨哥斯拉夫	
拉維亞	
里比利亞	
里塞尼亞	
尼加拉窪	
波蘭	
羅馬尼亞	
俄羅斯	

三、四〇四、八一八、九四五、〇一
四、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一六七、〇〇〇、〇〇
一、六八五、八三五、六一
一、六四八、〇三四、〇五〇、九〇
五一、七五八、四八六、五五
五、一三二、二八七、一四
二六、〇〇〇、〇〇
四、九八一、六二八、〇三
四三一、八四九、一四
一五九、六六六、九七二、三九
三七、九二二、六七五、四二
一九二、六〇一、二九七、三七
共一〇、三五〇、四九〇、五九七、二〇

據右表，各協約國所借美國的戰債，共達一百餘萬萬金元了。

所謂國際戰債問題，就是以美國借與各國的這宗大債款為主體，而英法借與其他各國的戰債，則不過因前者發生糾紛，聯帶牽涉的罷了。

當各國羣向美國借款的時候，牠們只顧到目前的急需，至日後能否償還，牠們是沒有，或者是不能過細考慮的。大戰結束以後，每個參戰國家的經濟狀況，都是萬分的凋敝與困蹶，牠們所求的是借債復興，而絕未計及如何還債。但在債權者美國方面，牠在戰爭將結束的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雖樂得把牠存積在歐洲未用的軍需品，乃至各國既經定購的軍需品，轉作善後債款，但各國延及一九二二年，尙無意與牠談判還債的手續，而且有些國家還大大鼓吹勾銷戰債的空氣，這不能不使牠感到失望。

原來美國在巴黎和會中，是極力主張戰勝國不向戰敗國索取賠款的，在英國之意，以爲美國既不主張要賠款，各國爲戰爭消耗的戰債，當然也可不還。特英國對美是債務者，對其他協約國却是債權者，兩兩相較，債權還大於債務。但牠認定戰債不取消，各國經濟無恢

復之望，從而，國際貿易亦無從發展，所以，牠在失之於債權，或可得之於貿易的打算上，主張賠款戰債一筆勾銷。

法國態度不同。牠在戰爭中損失最大，從而，其所要求的賠款額數亦最多，以賠款與其所負英美的戰債較，前者額數還要大。所以牠雖非常樂意取消戰債，但不肯取消賠款；萬一美國堅決要索戰債，牠的惟一辦法，是向德國索到了賠款後，再交到美國，以便從中得到一部分盈餘。

但美國認定賠款與戰債是兩件事，爲了表示其堅決的態度起見，牠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國會通過組織一個索債式的戰債清理委員會。這樣，各協約國除了向德國要索賠款外，就企圖造成對美賴債的聯合陣線。可是局面這樣僵持下去，那不獨會捲起國際間險惡的風雲，同時，各國對內對外的信用，將蒙到非常不利的影響，所以，實利主義者英國，首先在一九二三年與美國成立戰債協定，規定債務的利息，與分期償還的辦法。英國單獨出此，對美聯合陣線，當然莫由形成，由是各國分途與美國成立類似的協定；法美間之協定，則是延

至一九二六年才訂結成功的。此後，還有許多國家繼法國之後，與美國完成此一交涉。這樣，戰債問題算得到了解決，然而這種解決是暫時的。

第二節 戰債與賠款的聯繫

各國分途與美國成立戰債協定，就是說，牠們每年要分送大批的債款於美國。但一談到這裏，問題就來了。向美國借款的，是協約諸國，向德國要求賠款的，亦是協約諸國，由是，協約諸國就必然要由德國討到了賠款，再償還美國的戰債。儘管美國多方否認賠款與戰債的關係，但這兩者的聯繫，與其說是理論的問題，不如說是事實的問題。所以不是空口否認所能了事的。

現在姑先略述賠款問題的經過。

協約各國向德國要索的賠款，巴黎和會的當時，並沒有定出一個數目。那時只規定：各協約國組織一個賠款委員會，由此委員會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前，決定德國應在三十年

內付與協約國的賠款數目。不過，德國在此數目決定以前，先須交付二百萬萬金馬克於協約各國。

嗣後，賠款委員會決定德國應付賠款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並還決定各國分配賠款的比率。這個委員會由美意日比巨哥斯拉夫五國組成，美國不參加，日本祇限於某些事可以參加，該會既完全是由法國操縱，所以定下了這個不顧及德國償付能力的數目。可是，賠款數目既非德國現狀所許可，當然難避免發生不履行條約的糾紛，由是有佔領萊因河右岸諸地域與佔領魯爾的不祥事件發生。在法國，牠是要藉此機會懲處德國，並破壞德國的，但法國勢力由此高漲起來，英國均勢主義的外交政策，必然要受到威脅。於是，牠提議重開賠款討論會議，一九二四年的有名道斯計畫，就是這次賠款討論會議的結果。道斯計畫實行後，法國撤退了德國工業中心區域魯爾的駐軍。同時，德國由此計畫恢復了國民經濟的主權，並穩定了以前動搖不定的通貨，牠按期支付賠款了。賠款問題既有了償付的頭緒，各國戰債協定遂得在這個期間成立起來。

可是道斯計畫雖有許多實效，但其缺點正復不少，而主要的缺陷，還是沒有十分考慮到德國的支付能力，由是又有修改道斯計畫的醞釀。一九二九年二月，賠款委員會再開於巴黎，有名的楊格計畫（Young Plan），就是這次會議的成果。楊格計畫是對於道斯計畫的修正。其要點是：

（一）支付年度爲八十五年，內分兩大期，前期三十六年七個月，每年平均支付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萬金馬克，後期每年平均支付十六萬萬至十九萬萬金馬克。前期中最初十年總支付額，應爲一百八十六萬萬。

（二）設立賠款銀行，使賠款商業化與動產化。賠款之擔保品交由該行管理。賠款交付該行，由該行分配於應得賠款諸國，該行前期中之利潤，取一部分作後期二十二年之支付。

（三）賠款內分有條件與無條件兩部分。有條件部分之中，復分以馬克支付與以貨抵價的二種；此類賠款，遇德國經濟至最危急時，得於九十日前通知，延期兩年支付。無條件的部分，須以外幣支付，並不得延期，並規定其額爲六萬六千萬金馬克。

(四) 賠款之資源，以鐵道公司收入作無條件的支付之用，又以歲計剩餘作有條件的支付之用，兩者均以鐵道作擔保。

各國對於楊格計畫的調印，係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至同月二十四日，斯特茲曼在國會演說上，指出了以次的情勢：哈根堡 (Haberberg) 及其所領導的國權黨，並未述及因拒絕楊格計畫而導來的局勢，並未述及危機之可怕的影響；牠們是想把這個危機指給德國民衆，認為是到自由之路。這一危機將使產業中間階級完全沒有。大公司是能夠自己自救的，但中間階級在經濟中非有信用借貸不能立足。哈根堡在馬兒堡 (Mairburg) 大會所提出的解放之途的危機的結果，必然要使非常強有力的公司，變為完全依賴性質的企業。』(註一)

斯特茲曼所說的楊格計畫的危機，雖然沒有即時暴露出來，但是過去在道斯計畫下育成的危機，却在楊格計畫調印不久，就開始顯其徵兆。迨到一九三〇年乃至一九三一年，楊格計畫的惡劣影響，復在工農業日趨低落的生產指數上顯示出來。由是失業人口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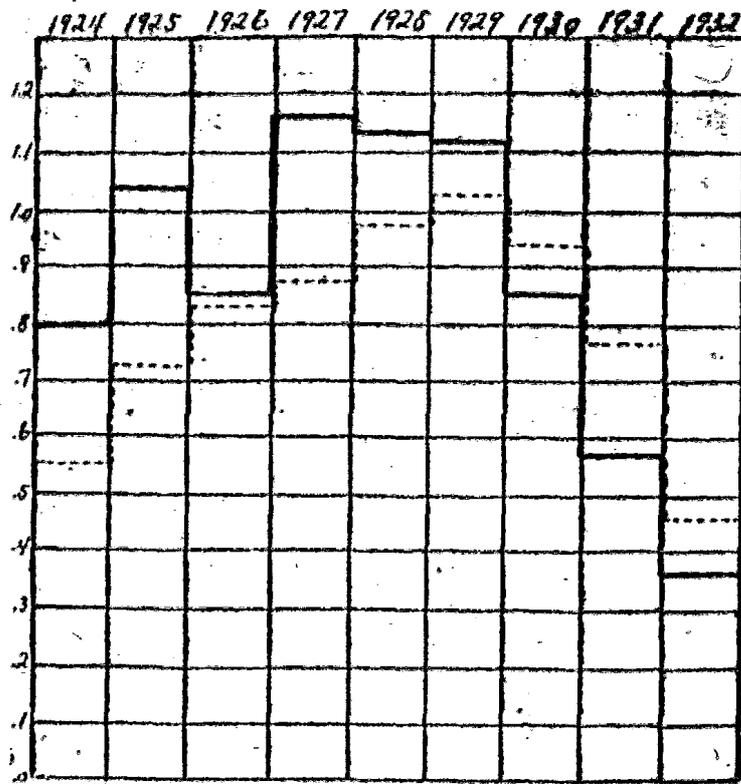
九三一年度達到了五百萬以上。產業證券慘落的結果，金融界亦發生空前困厄。在此情形下，國家收入大減，爲賠款之唯一資源的鐵道收入，一九二九年爲五十三萬五千萬馬克，至一九三〇年，竟減收七萬七千萬馬克。再加以其他國家收入之減少，遂致國家預算額不敷十萬萬馬克。賠款佔德國支出預算的大部分，要彌縫這個缺陷，祇有由其他方面增加收入，或增加輸出，或增加外債。但這三條路都不易行通，產業一般的不況，其他任何方面的收入是有減無增的。至於一九二七年以來之順調的對外貿易，至一九二九年以後，復日趨惡劣，其趨勢可由下圖顯示出來：

據下圖所示，德國一九二九年以後之對外貿易，輸出入兩皆慘落。由此增加收入，是顯然無望的。那末，最後祇有增借外債之一法了。但看美國對於輸出資本的額數罷。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五年中，美國輸往德國的資本額，計達三、五〇〇百萬金元，就中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八年，都超過了一、〇〇〇百萬金元以上。但至一九二九年以後，輸往德國資本額數大減，一九二九年爲五五〇百萬金元，一九三〇年竟不到一五〇百萬金元。

數字，當然非停付不可。

德國國家收入減少，對外貿易衰落，外資入口縮短，結局，對於每年應付之龐大賠款

德國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 之輸出與輸入



黑線代表輸入
點線代表輸出
單位十萬萬金馬克

但是，德國所付與協約諸國的賠款，其中有最大一部分是用以償付戰債。賠款如果停付，戰債就無着落。美國如其對協約諸國要索，協約諸國就祇好向德國強逼。但德國當時的情況，是不允許任何更嚴重的壓迫的。失業軍增大的結果，勞動階級加速趨於左傾，社會到處充滿了不穩的空氣，在此種情形下，協約國如其再加以落井下石的逼迫，德國定然要出於挺而走險一途。牠無論是聯合蘇俄，抑是直接反對凡爾賽體系，其勢不能不引起歐洲的一大變動。美國一方面以歐洲爲其市場，同時歐洲又是美國一百餘萬萬金元的債務者。牠當然不願意看着歐洲發生混亂。有名的胡佛（Hoover）大總統的緩債計畫，就是美國在這種局面下，大發慈悲似的提出的。胡佛在這個計畫的宣言中，鄭重聲明美國對於戰債與賠款的態度。他說：「……我現在並且願意乘着這個機會，坦率的宣布我個人對於德國賠款，和歐洲協約國政府欠美國的債務中間的關係；對於決定賠款的債務，美國政府不是關係方面，而且對於這事也沒有考慮任何意見。協約國償還戰債，同善後賠款的辦法，並沒有按照德國賠款的根據去解決。所以賠款完全是一個歐洲問題，和美國沒有關係。」這種議

論，是美國政府當局一向所強調不置的。當一九二一年英國路易喬治向美總統威爾遜氏表述賠款戰債一筆勾銷的意見時，和平正義之神的威爾遜氏，却義正詞嚴的作了一個覆文，其大要是：「……戰債勾銷或減少，美國財部無權處理，且由美國引起其他國家作此希圖，或由此而牽及賠款問題，美國國會與人民均難予以同意。戰債與賠款，本屬二事……。」

同樣的聲明，我們是聽得怪熟了。但胡佛大總統的緩債計畫，却竟無法避免的把這二事併作一談。看緩債計畫的要點吧。「美國政府建議，在一年期內，延付各政府間一切債務，賠款和救濟借款的本利。但是私人方面對各政府的債務，當然除外，在能得到國會通過的條件之下，美政府從七月份財政年度起，將展緩外國政府對美一切債務的償付一年，不過各主要國家，對債務也須同樣展緩一年。」這樣，美國允許緩付戰債，竟成爲協約各國允許緩付賠款的先決條件了。賠款與戰債誠然不是一件事，但却是有緊密關聯的兩件事。

在緩付戰債宣言發表之始，各國輿論乃至政府當局都認定這是各國經濟，特別是德國經濟起死回生的一大關鍵。而「仗義疏財」的胡佛總統，竟被譽稱爲「繁榮之神」。然

而戰債賠款一年的緩期，於實際困厄究何所補呢！所以由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的世界一般經濟狀況，尤其是爲債務與賠款所厄的德國經濟狀況，不但絲毫不見改善，却反而向着更險惡之途邁進。於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即緩付戰債期滿的前後，各國復有洛桑會議的召集。洛桑會議的最大結果，就是各國允許德國賠款低減至三十萬萬馬克。但是這個「寬大」不過的數目，德國且無力償付，同時更還附有美國減免戰債的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成問題，洛桑會議便將成爲一場空談。

一九三二年滿期的對美戰債，英國雖支付了，法比諸國却拒絕支付。法國提議的減債辦法，美國反對；美國提出的戰債總付案，法國否認。大家（指對美債務國）都期望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可以解決此一問題，但會議開幕後，美國始終不肯把戰債問題交付大會討論，就因此故，國際經濟會議亦無結果而散了。

由是戰債問題，連帶着賠款問題，尙成爲今後國際間一個愈演愈烈的經濟糾紛。

第三節 賠款戰債的影響

賠款戰債問題之阻害戰後各國經濟復興的影響，我們認為估計再大，也決不會失之誇張。因為這兩者確是戰後牽涉最廣，並且表現利害衝突最爲深刻的國際糾紛。

這種糾紛之政治的意義，與經濟的意義同樣重要。特我們這裏要提及其政治影響的，不過認定由此招致政治猜忌與不安的後果，勢必間接的增加各國間之經濟衝突的嚴重性。例如，由賠款戰債引起勝利國與失敗國之間的傾軋，歐洲戰勝諸國內部之傾軋，以及牠們與美國之間的傾軋，在在可以由政治的衝突，增大經濟的危機。可是爲了節省篇幅的關係，這裏仍只好論及其經濟方面的影響。

一般的講來，賠款戰債於世界經濟盛衰的關係，由一件事實可以明白顯示出來。我們講過，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是世界經濟的安定期，這時經濟安定的主因，雖然不限定祇一兩個，但於賠款戰債之暫時解決，當有莫大的關係。一九二三年，英美兩國成立戰債協定，一九二四年，解決賠款的問題的道斯計畫見諸實行，接着是德法國交的改善，就在法美戰債協定成立的一九二六年，德國參加國際聯合會，與戰勝諸國立於平等地位。這一切

事實，都表證賠款戰債之暫時解決，與世界經濟之暫時安定有關。

再從反面來證明吧，一九二三年或者一九二四年以前的經濟恐慌時期，同時也正是賠款戰債糾紛最爲熱烈的時期。美國於一九二二年組織戰債委員會向各協約國催討債款，各協約國因德國不履行賠償條件，而出兵佔領其要隘與工業中心區域，都是這個期間的事。

但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大恐慌，又是怎樣惹起的呢？我們的答辯是這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存於其制度本身，而在賠款戰債問題的限內，則可說是以前的解決方法，都是臨時應急的，不是根本的。臨時應急方法雖可收效於一時，到相當期間，就不免要暴露其弱點。所以，最後被榨取的德國，於一九二九年發生恐慌後，雖然各國很快的作成了一個和緩而應急的價格計畫，但無奈狂流已決，無可收拾，於是賠款戰債的壞影響，仍復在各方面作用起來。我們且就以次兩點加以解說吧。

(一) 阻止資本移動 戰後美國是世界唯一的債權國家，同時牠所蓄積的資金，又最

爲充裕。歐洲各國要復興，要改造，都不能不仰給於美國。但美國借與各國的戰債，如得不到保障，即各國如不能按期償還美國的舊債，牠當然不肯再多流出資本。而且債務國對於美債的延宕以至於抵賴，並非都無償付能力，而是有些國家以賠款爲搪塞，有些國家則把金資用在擴張軍備的破壞事業上面，即用在對美從事軍備競爭方面，所以一當賠款從而，一當戰債發生停付或緩付的期內，美國資金的流出，就立見縮減。美國資本流入德國的情形，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就匈牙利講，一九二八年輸入資本爲九一百萬金元，一九二九年爲三八百萬金元，至一九三〇年，則降落到二四百萬金元；波蘭一九二八年輸入資本爲一二四百萬金元，至一九二九年縮落到六九百萬金元；此外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乃至亞洲的日本，南美的阿根庭等國，殆莫不因資本輸入的縮減，以致影響其金融信用與一般產業。但美國資本之不肯流出，雖然還有其他國內與國際間的原因存在，而賠款戰債的牽涉，要不失爲一有力的基因。

(二) 阻止貨物流動 爲要償付賠款與償付戰債，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當然是增加對

外的輸出。但輸出輸入是相為對待的，增加輸出，等於說是加大出超，亦即是如何限制輸入，於是，牠們不能不採行有效的保護關稅政策了。就南歐東歐諸債務國的一般經濟情形而論，牠們除了採行這種政策外，似乎實難有其他辦法。據一九三二年那些國家在斯特列沙會議（Strassa Conference）中的報告，牠們的經濟狀況，是如下表這樣：

南歐東歐各債務國家的經濟狀況

（單位百萬瑞士佛郎）

國	度	奧國	比利時	希臘	匈牙利	波蘭	羅馬尼亞	巨哥斯 拉夫	捷克	
貨物 貿易 差額	156	(1)263	(1)261	(1)246	(1)233	(1)216	(1)194	(+)25	(+)26	(1)236
對外 債務	153	(1)234	(1)235	(1)210	(1)206	(1)206	(1)203	(1)213	(1)208	(1)208
外債在 年輸出 中所佔 比例	3	26	27	26	26	26	26	26	26	26

之算預 盈虧	輸出入	
	出輸	入輸
二五元	四〇	四四
(+) 五	七	四三
(-) 三	四	四二
(-) 二	三	四一
(-) 一	二	四〇
(-) 〇	一	三九
(-) 〇	〇	三八
(-) 〇	〇	三七
(-) 〇	〇	三六
(-) 〇	〇	三五
(-) 〇	〇	三四
(-) 〇	〇	三三
(-) 〇	〇	三二
(-) 〇	〇	三一
(-) 〇	〇	三〇
(-) 〇	〇	二九
(-) 〇	〇	二八
(-) 〇	〇	二七
(-) 〇	〇	二六
(-) 〇	〇	二五
(-) 〇	〇	二四
(-) 〇	〇	二三
(-) 〇	〇	二二
(-) 〇	〇	二一
(-) 〇	〇	二〇
(-) 〇	〇	一九
(-) 〇	〇	一八
(-) 〇	〇	一七
(-) 〇	〇	一六
(-) 〇	〇	一五
(-) 〇	〇	一四
(-) 〇	〇	一三
(-) 〇	〇	一二
(-) 〇	〇	一一
(-) 〇	〇	一〇
(-) 〇	〇	〇九
(-) 〇	〇	〇八
(-) 〇	〇	〇七
(-) 〇	〇	〇六
(-) 〇	〇	〇五
(-) 〇	〇	〇四
(-) 〇	〇	〇三
(-) 〇	〇	〇二
(-) 〇	〇	〇一
(-) 〇	〇	〇〇

據上表所示，這些債務國的貿易差額，都呈逆調，而其應付債額，有的又幾佔其輸出價值的半數，無怪其預算至一九三一年度，一般（除捷克外）皆大虧短，為補救此缺陷，牠們如前面所說，既不能由國外借得資金，當然祇好採用保護關稅，以冀收得有利貿易差額之效。但一國提高關稅以阻止他國貨物的輸入，他國亦必提高關稅以資報復，結局，一切國家不但沒有收到增大輸出的效果，却反而使輸出減退，以致阻礙一般貨物之移動，而造成空前的經濟恐慌。

以上兩者，不過是就戰債賠款影響之最直接最大者而言，然其在實際經濟狀況中所

生的惡害，已非同小可了。

(註一) 見瓦爾加著一九二九年之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參照李一氓譯本，上卷第一六四頁。

第三章 貨幣戰爭與關稅戰爭

第一節 各國貨幣狀況

大戰以後的各國貨幣狀況，乃是隨着世界一般經濟情形的變動而異其姿態。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各國貨幣是混亂不堪的，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一般的皆趨於穩定，但至一九三三年以前，新的貨幣紊亂情形又開始了，我們由下表可以知道此種趨勢：

歐戰以後的通貨狀況

國 度	幣格低落最高的程度（與金元的平價，等於100）	低落最甚的年度	漸趨穩定的年度	新通貨	一九三一年一月之貨幣價格低落程度
大不列顛	一三三	一九二〇	一九二五	一九二五	三〇・九
法 蘭 西	五五五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六	〇・四
比 利 時	五八六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七	一九二七	〇・三

意大利	四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二・九
德國	不詳其數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四	〇・三
奧國	一,四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	一九二四	一九二四	〇・七
匈牙利	一,四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〇・四
捷克	一,三三三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九	—
波蘭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〇・九
羅馬尼亞	四,二五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〇・三
巨哥斯拉夫	一,八〇〇	一九三三	一九三六	一九二二	三・〇
保加利亞	三,八〇四	一九三三	一九二九	一九二九	〇・四
希臘	一,三三三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八	一九二八	三・五
芬蘭	八九二	一九三一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四・一
愛斯托尼亞	八六二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七	〇・三

瑞典	三三	一九二〇	一九三三—四	一九三四	三〇·七
挪威	一九二	一九三四	一九三六	一九三八	三五·五
丹麥	一七〇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七	一九二七	三六·九
荷蘭	一九	一九二二	一九二五	一九二五	—
瑞士	二四	一九二〇	一九二五	一九二五	—
西班牙	三〇三	一九二二	—	—	五七·六
葡萄牙	三、一六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二	一九二二	三一·四

上表所顯示的各國貨幣價格的變動狀況，與世界全般經濟情形的變動推移，若合符節。我們前面講過，貨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靈魂，貨幣的安定與混亂，一方面固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盛衰興替的表徵，同時亦大可促進後者的安定，或增大其混亂。這個表中所列舉的國家，雖祇限於歐洲，但在日本與美國，亦莫能逃出這個通則。

一九二九年是這次世界大恐慌的開始年度，各國貨幣在這年度起，亦開始動搖。那種

動搖的情形，雖不若一九二四年以前那樣越出常軌，但我們由前表所示，就知道許多國家的幣價，至本年初頭差不多減低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希臘低減了百分之五八·五，西班牙低減了百分之五七·五，芬蘭低減了百分之四二·一，就是穩健的大不列顛，亦低減了百分之三〇·九。

設我們更從貨幣本位的變動來看，其情形就更加嚴重了。在近年以來，世界許多國家皆先後放棄了金本位制，據美國商務部一九三三年初之調查，截至去年即一九三二年止，全世界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共達四十五國，其中三十四國已正式廢止，如英國、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印度、暹羅、海峽殖民地、南美等十二國，埃及、巴拉斯坦及南非等；其他十一國，在實際上，亦已廢棄本位制，如奧國、及匈牙利等是。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以黃金王座見稱的美國，亦突然宣布停止金本位，於是，頑固保持住金本位制殘壘的，不過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士、波蘭、荷蘭等國了，這些國家對於金本位制是否能夠保持下去，還大是疑問。

在數年以前，各國相率恢復或採行金本位制，而對這種制度稱讚不置的經濟學者，所在皆是。何以事隔不久，各國又都放棄此種制度呢？這事實是非常曲折的。設一探其究竟，就知道，那與其說是牠們放棄金本位制，就不如說是牠們歪曲金本位制；與其說是牠們忽視金貨，就不如說是牠們過於重視金貨。自一九二六年以來，世界各國中央銀行，都競相增加金的收藏，試看下表：

世界金貨貯量表（單位千鎊）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歐洲	六二,〇五二	七五,九五四	七五,二五四	九六,六〇〇
法國	一四,三〇〇	一四,二〇〇	一六,八〇〇	三三,〇〇〇
英國	一四,七〇〇	一四,一五〇	一五,六〇〇	一五,四〇〇
德國	三,七〇〇	四,八〇〇	六,五〇〇	一三,一五〇
美國	九三,四〇〇	四三,六〇〇	六八,〇〇〇	六九,六〇〇

其他各國	五二,000	五五,000	五三,000
全世界	二二五,000	二二九,000	二二六,000

上表是恐慌爆發前數年度的情形。歐洲各國的金貨貯蓄皆遞有增加，就中尤以法國增加為最速，美國所貯積的數量雖最為龐大，但至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却略見減縮。

各國增貯金貨，原意本是要穩定通貨，使金貨貯蓄與銀行貼現率恢復戰前之相互關係。此次世界大恐慌發生以後，各國經濟學者政治家們，不忍從正面透視其真因，却造為異說，以為過剩恐慌現象之演成，乃由於流通手段現金的缺乏，申言之，就是如開塞耳（Cass）一流學者所說，世界之金的產量，對於世界之總貿易所增加的額數，沒有保持着相當的比率，所以金日貴而物日賤，要使物價擡高，當然祇有增積現金，在這種認識下，各國遂都設法收回其對外所投的資金。法國厲行這種黃金政策的結果，英國的現金，乃迅速流出，致使牠不能不放棄金本位制，禁止現金出口。

特一國金本位制的停止，其貨幣的匯兌價格必立即跌落，結果，牠在對外貿易上，即對

於匯兌價格高昂國家的輸出貿易上，必然要佔便宜。在此恐慌的年頭，外國低廉貨物推銷於本國市場，那是任何國所不能忍受的，於是牠們都設法利用這種有效武器，停止金本位，貶抑幣價，一方面向匯價高昂的國家進攻，一方面對匯價低廉的國家防禦，這就是金本位制一般被放棄的主因。一九三三年四月英首相麥克唐納把低價英鎊的武器，懷着到美國去講戰債問題，以爲藉此可以取得有利的交換條件，但當他在大西洋海輪中，凝思這個法寶之無邊法力時，羅斯福正披露停止金本位制的法案，於是，這位不遠千里而來的國賓，就感到進退失據了。美國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債權國家，美國金本位制停止，當然給予許多債務國家不少的利益，但美國同時亦是一個大輸出國家呢！牠的原料充足，牠的機器新式，再加以價格低廉，那牠的製品與農產品不是會像洪水一般的向各國國內市場泛漲麼？然而大家都不只有一套武器啊！

第二節 由貨幣戰爭到關稅戰爭的推移

所謂貨幣戰爭，是各國盡量貶抑自國的幣價，以期在對外貿易上，即在對外貿易的匯兌價格上，得到多少便利，這樣，我們就說這種貨幣政策，是一種傾銷政策的變名，亦無不可，至少，貶抑自國幣價，是傾銷政策應具的一個條件。傾銷政策是取攻勢的，於是，這裏就必然導來一種取守勢的保護關稅政策。

通常所稱的保護關稅政策，實際除保護自國的幼稚工業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增加收入。大戰以後，各國財政困難，以首當戰爭之衝的諸國而論，其產業更大遭破壞，所以，就在世界全般經濟已入於穩定階段的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間，各國關稅壁壘還非常森嚴。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主要就是爲了這個問題，當時滿場決議的報告書，係根據以次的旨趣而草成，即：「現在各國的關稅，皆達於極端；我們今後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關稅率之過高與過甚複雜，勢必妨害國際貿易之進步，和大大延遲歐洲經濟之回復。各國代表依過去數年之經驗，皆抱有一致的意見，認定任何國家自國經濟的困難，其原由蓋不外他國之實行極端的保護關稅。」在依此旨趣草成的報告書末尾，復

對於各國政府附有這樣的提議：「各國政府爲恢復其戰爭時所蒙到的瘡痕，必得在可能範圍內，撤廢妨害商業貿易的關稅壁壘，至少，要大大減低關稅。」（註二）

然而，其結局還不過一種提議。各國代表在會場中非常興奮，一離開會場，這件事就拋在腦後了。不過經過此次會議後，到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遂導來了一種關稅休戰運動，此運動係由英國商務大臣威廉·格拉姆（William Graham）所提倡，更由國際聯合會作以次的決議：「總會勸告贊成此議的各國，在二三年內，不要增高現行的保護關稅，不要曲加損害於新的貿易。各國政府應於本年底通知聯盟事務總長，表明自國是否願意參加下次締結關稅休戰條約的國際會議。」

開會是任何國家都不大反對的，所以關於關稅休戰的國際會議，竟於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日內瓦開幕了，並且還收得了相當效果，就是決議自同年度三月四日起，至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止，凡由通商條約決定其關稅率的國家，不得廢棄其與他國所協定稅率的商約；凡由自國國定稅率決定其關稅率的國家，不得增加其既成的國定稅率。這可

說是一切國際經濟會議中，最有效果的一次會議。但可惜期限祇有一年，而且最大部分都是歐洲國家，（歐洲國家以外，只有日本、秘魯、哥倫比亞參加）而就在這些歐洲國家之中，其殖民領地還不受限制，所以，在關稅休戰的這一年中，歐洲以外的獨立非獨立國家，有下面這些增加關稅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印度上院通過棉布保護稅案，四日起實施。

同年六月十八日，美國實施新關稅法，日本輸出品中，二十三種加稅。

同年七月十日，澳洲聯邦政府，對於全部輸入商品，公佈增徵從價二分五釐之附加稅，即日實施。

同年十二月三日，墨西哥公佈關稅提高，十四日起實施。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中國實施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之關稅提高率。

同年二月二八日，印度政府提高人造絲織品關稅從價百分之三，三月一日起實施。

看上面的統計，我們知道首先倡議關稅休戰的英國，在極力慫恿其所屬印度澳洲政

府，乘此休戰期中，大增關稅。然英本國乃至其他締約國家，究尙能維持條約的尊嚴。可是自法國爲集中現金，收回對外短期公債，致惹起英國停止金本位制以後，英國貨物就湧到其他各國市場，於是各國除了採取同一政策，貶抑幣價，以資對抗外，其他少數想保持金本位制的（卽因對內對外之事實要求，以維持金本位制爲利的）國家，乃不能不大大擡高關稅，一國擡高關稅，其他國家又依樣葫蘆，以相報復；或者進一步貶抑其貨幣，作爲有效的攻擊手段，於是貨幣與關稅形成了相互促起競爭的要素。例如，歐洲各國貶抑貨價向美國市場進攻，美國不能不擡高關稅，美國擡高關稅，其他國家祇好更貶抑幣價，以衝破其關稅壁壘，但當美國亦採行貶抑貨幣的膨脹政策時，牠們却又不能不反過來改爲守，以擡高其關稅了。所以，在貨幣戰爭白熱化的當中，關稅戰爭亦是空前未有的熱烈緊張。我們再看各國在關稅休戰滿期（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後的增加關稅的情形罷：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印度實行提高關稅（附加稅增額及本稅提高。）
同年十月三十日，南美聯邦爲維持金本位制，決定提高從價五分之關稅。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法蘭西政府，對於禁止金輸出國之輸入品，公佈課最高百分之一
五的附加稅。

同年同月二十日，英國政府決定自二十五日起，對於輸入品中二十三品目，課百分之
五的輸入稅，即所謂奢侈關稅。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挪威政府除本國未生產之商品及依條約所規定之商品外，
關稅一概提高百分之二。

同年同月十九日，德國對於貨幣下落國之輸入品，發佈一種命令，賦予政府以得課附
加重稅之權限。

同年三月八日，德國對於無條約國及差別待遇國之輸入品，發表新德意志關稅細目。
同年同月十五日，法國一九二六年設定之一律二分之輸入從價稅，改正為精製品六
分，半製品四分，原料品二分之新稅法。

同年同月二十三日，南美聯邦，幾對於所有輸入品，皆課以七分半之附加稅。

同年同月二十四日，愛爾蘭發表，對於外國之農用機械課百分之三三又三分之一的輸入稅，對於英國之輸入品，課百分之二十五的輸入稅。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英國發表：自四月二十五日夜實施新關稅法，為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二三·五之附加稅。

同年五月一日，英財政部長發表，綢緞及人造絲輸入品，課加附加稅。

同年八月三日，中國國民政府，決自四日起，斷行提高輸入稅率。

同年同月二十九日，印度政府對於英國品以外之棉製品，決定增稅。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一日，法國實行提高匯兌關稅。

同年同月一日，英國國會通過蘇俄重要商品禁止輸入法案。

同年五月四日，奧國公布關於徵收關稅之緊急勅令。

同年六月六日，印度政務廳發表，提高對日棉花關稅百分之二·五。

同年七月六日，葡萄牙對法行報復關稅，附加從價百分之二。

同年八月二日，德決課英產棉絲品百分之二十。

同年九月二二日，德國報復國稅令公佈，決於二三日內實施。

據上面的統計數字，及其附帶表白的增稅簡單理由，我們知道這種關稅戰爭的局面之形成，是由於兩種原由：

(一)對於他國提高關稅之報復；

(二)對於禁金出口國，即幣價低落國之輸入品之阻止。

但在這大家競相提高關稅的場面下，畢竟也還有若干國家從事低減關稅的活動，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之間，協議低減關稅百分之十。可是，就是這種鳳毛麟角樣的僅見事體，我們也不要說是很可樂觀的。因為所謂關稅戰爭，原有兩種看法，其一是各國相互間一律的擡高其關稅，其一是某些國家對於其他若干國家設定差別的關稅，即所謂複式的關稅制度，例如，就法國複式關稅的差別而論，其最高稅率與最低稅率之差，約有四倍。即是說，對於某些國家製品的關稅，雖為一百，對於其他國家同一製

品的關稅，則爲四百。在這種意義上的低減關稅，即無異相對的提高關稅；亦即是一國儘管對於某些國家的關稅，大加特加，同時還可對於另一些國家的關稅，大減特減。所以，幾個國家之間協議低減關稅，其影響比較一律的提高對於一切國家的關稅，還要惡劣得多。舉例來說吧。法國因爲不能由美國得到某些特惠，美國輸入法國的貨物，就有百分之三四要繳納其他互惠國所無須繳納的關稅；巴西不肯優待由美國輸入的麥粉，美國就強要徵課那些向由巴西自由輸入的咖啡的關稅。要之，差別的待遇，是最易引起惡感的，關稅戰爭之自熱化和普遍化，這種相互報復與相互牽涉，實有非常的促進作用。

關稅戰爭既像這樣形成了欲罷不能的情勢，其間又復參以貨幣戰爭乃至其他政治關係的推波助瀾，於是保護主義大行其道，更由保護主義煽起國家經濟主義，又進一步擴大保護範圍，而演成所謂集團經濟主義。

第三節 由保護關稅展開的集團經濟運動

注重貴金屬，保護國內產業，原本是資本主義初期的重商主義的兩個特徵，但這兩者到了資本主義末期，却都改變了原先自足自衛的性質，而帶着侵略的面相表現出來。當前各國的吸收現金，不是素樸的認定現金才是國富，而是因為相信有了大量現金，便可放手施行通貨膨脹政策，便可操縱世界的金融，即是當作流通手段的現金，這時變作了侵略手段。至保護關稅之施行，更不是要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如像美國是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牠實行保護關稅，英國是一向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牠亦實行保護關稅。因為現階段的保護關稅，原具有兩重作用，一是防衛，一是侵略。關於前一種作用，我們在前節已說明了，這裏祇論及其後一種作用，即侵略的作用。

各資本主義國家為挽救其自身的經濟危機，都不約而同的採行一種所謂集團經濟（Bloc Economy）政策，就是調整並結合本國與本國經濟政治相關聯的領域——如殖民地，次殖民地，自治領一類的領域——的政策。這種政策表面雖是企圖國內經濟資源之自給，與鞏固自己的市場基礎，但其侵略的作用是兩方面的：即在一方面，那是對於殖民地與

次殖民地的進一步的侵略；在另一方面，却又是靠着這一種侵略，即依賴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之原料、食品與勞動之更廉價的提供，得向其他經濟集團作更有效的傾銷。所以這種集團經濟主義政策，一方面是採行排外的封鎖經濟主義，同時又是實施突破封鎖經濟的侵略經濟主義。

然則，各資本主義國家是怎樣進行這種政策，即是怎樣調整並緊密結合牠與其殖民地次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呢？顯而易見的，無非是行使統制，而這統制之核心，又無非是保護關稅政策。凡所謂差別關稅，特惠關稅，關稅同盟，在這種場合是大可盡量發揮其能事的。

在資本主義世界之集團經濟的中心，即實行集團主義經濟的主體，計有英美日法諸國。我們且就前三國分別指述其實施此種政策的概況與效果。

首就英國來說吧。大戰以後，日本勢力向中國、南洋各地乃至印度的發展，英國在這些方面的貿易，無一不受到威脅，同時，美國勢力向南北美乃至歐洲、中國等地的發展，英國在這些方面的利益，又頗受妨阻，爲了應付此種艱局，牠用盡了拉攏並聯絡其自治領殖民地

與勢力圈的苦心。大恐慌發生後，這個頹唐的老大帝國，知非與其屬領結成更緊密的關係，不足以渡此難關；一九三〇年十月在倫敦召集的帝國會議，決定了大英帝國之經濟團結的原則與綱領；一九三二年在加拿大首都召集的渥太華會議，更具體的決定了帝國本國與各屬領間特惠關稅和貿易關係。這兩度會議是實施集團經濟主義政策之露骨表現。現在且看其實行此種政策的效果吧。一九二五年以來，英國對殖民地的貿易，是如下表所示：

英國對殖民地貿易表(%)

年 度	輸 入	輸 出
一九二五年	三二·三七	四二·七七
一九二六年	三〇·二三	四八·〇九
一九二七年	三〇·一〇	四六·〇七
一九二八年	三〇·四一	四五·二八
一九二九年	二九·三九	四四·四九

一九三〇年	二九·一二	四三·五一
一九三一年	二八·七三	四三·六九
一九三二年	三五·四二	四五·三二

關於英國對外總貿易，我們以後還有論到的機會。單就上表看來，在經濟恐慌日益加深的最近幾年中，英國對殖民地貿易還顯現昂揚之勢，這不能不說是實施集團經濟政策的效果。設我們更就英國在加拿大的貿易情形，與美國在加拿大之貿易情形，一加比較，則其效果益發彰明較著了。

加拿大對英美貿易額及其百分比（百萬金元）

年	英國		美國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一九三〇年	二六	二五	五五	六七
一九三一年	三〇·二	二九	五〇·〇	六六·九
一九三二年	三三	二五·三	五五	六七

一三三年	二九	二五〇	一八	二六五	三五	四〇七	二〇	四〇五
一三三年	一三	三〇二	九	二〇四	二九	四〇八	三六	三〇八

從上表來看，加拿大對美國的輸出輸入所佔百分比都在減退，而對英國輸出輸入所佔百分比都在增加，由此一事實，即可明示英國緊密結合其屬領的政策，有了不少的成功。但英國的成功，即美國的失敗，美國當然也會設法團結牠的一準「殖民地帶」。

美國在北美加拿大方面，雖受英國集團經濟政策的攻擊，在南美方面，牠却竭力運用同一政策，對英國採取防禦的攻勢。就在英國渥太華會議後不久，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美國亦在南美烏拉圭舉行汎亞美利加會議，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當然是要求與牠在那裏的準殖民地從事經濟的團結。我們看列強在南美諸國輸入內所佔的百分比，就知道美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亦並不是徒勞。

列強在南美諸國總輸入額中所佔的百分比

英國	美國	德國	法國	其他合計
----	----	----	----	------

阿根廷	一九·八	二二·一	一一·七	六·〇	一〇〇·〇
玻利非亞	一六·四	二五·二	一七·〇	—	一〇〇·〇
巴西	一七·四	二五·七	一〇·四	四·六	一〇〇·〇
智利	一四·七	三四·二	一六·九	—	一〇〇·〇
哥倫比亞	一二·四	四五·四	一二·八	—	一〇〇·〇
厄瓜多爾	一八·二	三七·五	一三·四	—	一〇〇·〇
秘魯	一二·四	四〇·九	八·八	—	一〇〇·〇
烏拉圭	一七·七	一九·二	一〇·五	二二·四	一〇〇·〇
委內瑞納	一一·四	五一·一	一一·五	—	一〇〇·〇

在所有這些國家的輸入貿易中，美國差不多都佔有絕對的優勢。這與牠那由防衛的轉化為侵略的門羅主義，是頗有關係的。

最後，我們再論到面目猙獰的日本帝國主義吧。日本之視中國為其囊中物，那是由來

已久的。牠的大陸政策，就是一種集團經濟主義政策更猛烈的表現。大戰以後，牠對於中國的侵略，雖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國西進政策的妨阻，但牠在中國經濟地位，仍是非常優越。所謂「滿洲國」建立運動成功，整個東北四省的財源，都供牠予取予求了。試看日本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對滿貿易吧：

日本對滿貿易數字（單位千元）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增減實數	
輸	滿洲	二五、九四七	八二、〇七二	(+) 五六、一二五
	關東州	一一〇、五八三	二二一、〇六九	(+) 一〇〇、四八六
輸入	滿洲	五一、五七〇	一四七、八九八	(+) 九六、三二八
	關東州	七六、七二〇	二〇、一六一	(-) 五六、五五九

日本對滿貿易額之迅速增加，這無疑是牠發動冒險事業的收穫。最好聽的「共存共榮」的口號，也實在最能表現其集團經濟主義的實質。

由上面英、美、日三國實行集團經濟主義的效果看來，似乎這種主義的推行，大可挽救一切資本主義的災厄。然而在廣大的恐慌怒潮中，這不過是涓滴的滋潤而已。

(註一) 參照王亞南著現代外交與國際關係第一五九頁。

第四章 貿易與金融的慘況

第一節 世界市場之封鎖與割裂

各國經濟衝突，沿着保護關稅的方向而邁進，而導來所謂集團經濟運動，這種運動廣行的結果，單就對內對外的貿易上講，就會演出幾種現象：（註一）

（一）真正意義的世界市場，完全消滅。

（二）世界貿易的總額，極度減低。

（三）過度的國內市場保護，在許多點上反而轉化爲其反對現象。

據老牌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論調，一種生產可以助成他種生產，一個市場可以導出其他市場。整個世界市場各部分的相互維繫，可以增進全般的繁榮與福利。但其間有一個主要原則，就是貨物的移動也好，資本的移動也好，都當任其完全自由，不加任何限制。然而我們當前的諸般困厄現象，却又正是自由競爭的結果。

我們現在無庸清算這種循環而帶有辯證矛盾的議論。僅就關稅壁壘與集團經濟運動說，那對於整個世界市場，是由封鎖，割裂，以至於消滅。一個國家以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課加於輸入貨品，同時又設法獎勵輸出，那是再蠢笨不過的。在國際間相對的關係上講，限制或禁止輸入，即無異限制或禁止輸出。就令說，對於防衛力薄弱的次殖民地國家，這種政策，可以收到效果，但是極其有限的。我們現在姑不論各國對次殖民地地帶的貿易，在其總貿易額中所佔比率如何，但次殖民地地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差不多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需的原料品，同時，牠們所容受資本主義國家製品的數量，則大大的受了牠們輸出額的限制。以典型的次殖民地中國的市場來說吧，列強儘管利用種種非法特權，在中國市場上大事傾銷，但中國勞動大眾枯窘萬分的荷包，終無法取得其開價極賤的貨品，所以，在世界全般貿易不況的當中，牠們對於中國這種市場的商業，亦是同樣陷於衰落。

貿易障礙既如此的消滅了世界市場，當然會導來世界總貿易全般低減的惡果。然則高提關稅所保衛的國內市場如何呢？照理，外國貨品既由關稅壁壘阻止輸入了，

從事國內貿易的工商業，宜可以收到獨占的效果。即是說，在對外貿易全般不況的局面中，國內貿易應當獲得保護的利益。但我們如果明瞭現代經濟組織之有機的聯繫，就知道這種期望是全不合理的。在一國國內市場上，從事對內貿易的工商業，與從事對外貿易的工商業，相互密切關聯。對外貿易的慘落，勢將由這一方面之生產停滯，失業增加諸現象，而影響到國內市場；而且，過度的國內市場保護，又必然在農業上招致更嚴酷的結果，使農村所提供的市場，歸於消失。瓦爾加說過：『高率保護關稅在法國、德國、意大利等西歐諸國，遇到了破滅的失敗。因空前的高率關稅，農業生產物的國內價格，比世界市場上的價格高至二倍或三倍，這又招來了農業生產的增大——雖然工業恐慌的結果，勞動者的消費正在減退。所以，一九三二年的收穫，遂得滿足這些國家的國內需要，法國甚且還有小麥過剩。於是，這些國家向來的保護農業制度因之破壞，農產物價慘落；農業恐慌，以完全的尖銳性，抓住了從來得在或種程度上避免恐慌的國家。』(註二)這就是說，關稅壁壘森嚴的結果，各國都顧不了國際分工的利益，祇要發現國內市場有可銷售商品的機會，牠們是會立即把牠

抓住的，然其結果，不外進一步使國際貿易狹隘化，使國內貿易益趨於萎靡。

以上大體是指着貨物之國際與國內的移動方面講。可是，就在貨物移動發生障礙的當中，資本的移動，亦當然同樣受到妨阻。所以貿易的慘落，必然要招致金融的恐慌，現在且就此兩者的一般現象，分別加以解釋。

第二節 貿易的衰落

世界貿易的衰落程度，可惜我們不能靠實在的物品數量測度出來；因為除少數物品而外，許多國家所發表的輸出輸入的噸位數字，實際並沒有講明什麼；所以，我們這裏要具體的解說世界貿易的實況，不能不仰賴價格的統計。

不過，由物品價格所顯示的貿易衰落情形，與由物品噸數所顯示的貿易衰落情形比較起來，前者似乎要顯得更加厲害。因為物價的跌落趨勢，隨着貿易衰退而益形深刻。茲就世界各國批發物價之低落情形，表列如次：

批發物價低落表（假定一九二九年為一〇〇）

（甲）金本位國家

年份	法蘭西	比利時	瑞典	荷蘭
一九三〇年	八八	八七	九〇	八二
一九三一年	八〇	七四	七八	六八
一九三二年	六八	六三	六八	五六
一九三三年（三月止）	六二	五九	六四	五一

（乙）限制金本位國家

年份	德國	捷克	意國	波蘭	巨哥斯拉夫	保國	愛斯尼亞托	拉特維亞
一九三〇年	九一	八七	八六	八六	八六	八一	八七	八五
一九三一年	八一	七九	七四	七四	七三	六八	七八	七一
一九三二年	七〇	七三	六八	六五	六五	六〇	七一	七二

一九三三年(三月止) 六六 七〇 六三 六一 六七 五三 六八 七〇

(丙)北美各國

美國 加拿大

一九三〇年 九一 九一

一九三一年 七七 七五

一九三二年 六八 七〇

一九三三年(三月止) 六三 六七

(丁)金標準本位國家

英國 丹麥 挪威 瑞典 芬蘭

一九三〇年 八八 八七 九二 八七 九二

一九三一年 七六 七六 八三 七九 八六

一九三二年 七四 七八 八二 七八 九二

一九三三年 七一 八二 八一 七五 九二

(戊)其他國家

	奧國	匈牙利	希臘	西班牙
一九三〇年	九〇	七九	九一	一〇一
一九三一年	八四	七八	八一	一〇二
一九三二年	八六	七六	九八	一〇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止)	八二	六八	一一一	九九

右表是根據國際聯合會所編的統計，這可告訴我們一個世界全般物價跌落的情形，但我們應注意一點，一九三一年以後，大多數國家都宣佈停止金本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其結果，遂使物價跌落趨勢，由貨幣貶低抵殺不少。例如根據前面各國通貨現狀之統計，至一九三三年之初，希臘幣價較之一九二八年低減百分之五八；西班牙幣價較之一九二九年低減百分之五七，這兩國幣價低落之程度過大，故其物價就希臘而論，反逐漸擡高，就西

班牙而論，此四年中前三年反較一九二九年度爲高。本表中未列入之亞洲的日本，在由一九三〇年十月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年中，其物價慘落百分之二·五，這正當日本金解禁的期間；嗣後金再禁結果，物價亦表現昂揚之象。要之，世界物價就貶低的貨幣來說，一般還是趨於跌落。設以金計之，其慘落趨勢，當非常明顯。

不過，我們依貿易總價值的增減，來判斷世界一般貿易升沉的景象，那是以貶價的通貨爲準，所以，由此看出的世界貿易衰落的程度，比較由噸數字所測度出來的實際程度，尙沒有怎樣大的出入。

一九二九年以後諸年度的世界貿易，我們由次表可以看出一個輪廓：

一九二九年以後世界貿易比較表（註三）

（單位百萬金元）

一月至三月	輸入價格	輸出價格	合計
一九二九年	七、九七二	七、三二七	一五、二八九

一九三〇年	七、三六四	六、五二〇	一三、八八四
一九三一年	五、一五四	四、五三一	九、六八五
一九三二年	三、四三四	三、〇二七	六、四六一
一九三三年	二、八二九	二、五五二	五、三八一

右表也許不十分容易看得出各年度相差的比率，茲由此化為次表，該表以一九二九年作為一百，則其百分比是如下這樣：

一月到三月	輸出	輸入	合計
一九三〇年	九二	八九	九一
一九三一年	六五	六二	六三
一九三二年	四三	四一	四二
一九三三年	三五	三五	三五

照這個百分比比較數字看來，一九二九年以後各年度的世界貿易，皆是每況愈下；就輸

出輸入分別講，抑是綜合計算，一九三三年內一月到三月的貿易數字，比較一九二九年同時期的貿易數字，幾乎都減少了三分之二。這是就世界總貿易方面來說，設更由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期內的對外貿易加以比較，則其衰落趨勢，尤為明瞭。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列強對外貿易概況（以各國貨幣為準）

（甲）輸出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八月止）
英	八美、〇五二	六美、五〇〇	四美、四六六	四二六、六五二	三七〇、〇五五
美	五、四〇〇、九五四	三、八四三、一八一	二、四四四、二九九	一、六三三、三〇六	九四二、〇〇六
德	三、四三三、七〇〇	二、〇三五、五五五	九一、五九八、〇〇六	五、七三九、二六六	三、一七五、〇九六
法	三、〇〇五、四八八	四、〇三五、三二一	三、〇四五、七四四	一九、六九三、三三六	一一、六六五、六六六
日	三、二四八、六四四	一、四八九、八五二	六六二、二五三	一、四〇六、九九二	一、一七五、三五三

（乙）輸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英	一,三〇,七五	一,四〇,九五	八二,三五	七〇,三三	四三,三五
美	四,三九,三一	三,〇〇,〇六	二,〇〇,九五	一,三三,七五	六九,九五
德	三,四七,〇六	一〇,三三,一四	六,七九,〇六	四,六〇,五〇	二,七四,二二
法	六,三四,六四	三,五〇,八三	三,三〇,三三	二九,八五,八四	一九,四五,七六
日	二,二六,二四〇	一,四六,〇七	一,三三,六三	一,四三,四二	一,二八,四三

根據右表各國對外貿易數字，我們可就各國情勢，分別加以解述。

英國由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輸出輸入，自然一般都是向下的。以八月為止的
 一九三三年度的對外貿易，較之一九二九年差不多低減了三分之二。就各年度分別而論，
 一九三二年對一九三一年之輸出入低減程度，比較不甚相遠，這顯然是金本位制停止與
渥太華會議的結果，但美國提高關稅，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禁金出口以後，英國貶低鎊價
 與統制殖民地自治領的效驗，又相對減少作用，於是一九三三年的輸出入貿易，就較之一

九三二年減落了五分之一。

美國在此數年中的貿易衰落情況，較英國更爲惡劣。以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二九年比較，輸入方面減退了四倍有奇，輸出方面減退了五倍有奇。不過因爲牠的資力雄厚，且國內市場比較寬闊，故其衰退現象，比較是行之以漸，不像英國之過於參差。

戰後德國是一個最多困難的國家。一九二四年馬克價格穩定，國際關係改善以後，牠的經濟復興事業，最爲急進。到了一九二九年最初一季節，牠的好況漸漸轉向壞的方面。嗣後國際情勢日非，各國高築關稅與壓低幣價的結果，牠的對外貿易乃大減特減；一九三三年的輸出輸入，都較一九二九年低減了四倍。

在當前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法國比較算是穩定一點的。但牠的輸出入貿易，也還是分途減落，就全般講來，輸出比較輸入還要減落得厲害。並且，入超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兇猛的。

除法國外，還有一個經常入超的國家，就是日本。日本輸出貿易以一九三〇年與一九

三二年減落最爲厲害，因爲這時日本的幣價，因金解禁而提高，同時美貨又在中國市場非常活躍。此外，中國東北各地的民族資本工業，這時又因政治上趨於統一，而漸漸昂揚興奮起來，予日本貿易以打擊。自一九三一年九月東北事變發生，日金再禁出口以後，其輸出貿易反突向好轉。不過到了一九三三年，儘管其對滿洲的貿易，比較更能順調的獲得獨占的利益，但美金貶價，英屬印度等地關稅擡高，致使其輸出大減，同時輸入亦表現十分衰落的趨勢。

各國對外貿易既如上述，則在此對外貿易過於衰落的景況下，由關稅壁壘所掩護的國內市場，一方面雖爲少數獨占貿易的商工資本家大開財源，同時，由對外貿易衰減所引起的生產停滯，失業增加，以及一般勞動大眾因工資低減而日趨於貧困化的種種事實，都成爲一般購買力減退與國內市場縮小的直接原因。而且，爲對外貿易之製造業，提供原料與食品的農村，在一方面固不免受到對外貿易衰落的打擊；在另一方面，因爲國外原料與食品的輸入限制，又加國內由工業上對外貿易上剩餘的游資之投用於農企業上，於是農

業與都市同樣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結局，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都陷於閉滯枯萎的絕地。

第三節 金融恐慌

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相結納，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徵。世界一般貿易既陷於日趨衰落的絕地，與貿易密切關聯的產業證券的市價，當然非狂跌不可。證券市價跌落，銀行資本將直接蒙受其不良影響，迨由金融上的劇烈變動，爆發為金融恐慌，如是又反過來促起證券之進一步的跌落。試就下表說明此種趨勢吧。

由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之證券跌落趨勢

國度	基年	一九三〇年												下落率(%)		
		十月	十二月	二月	四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十二月	一月	三月	五月	七月			
英國	一九二四年	103.0	96.0	94.0	94.0	92.0	92.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16.8
美國	一九二六年	127.8	101.9	100.3	100.3	86.5	86.5	86.5	86.5	86.5	86.5	86.5	86.5	86.5	86.5	46.5

德國	一九二六年	六六九	七六一	七五七	六六一	六三三	……	……	……	三六六
法國	一九二三年	三五〇	三四〇	三五〇	三三〇	三六〇	三〇〇	二五〇	三六〇	五八二
日本	一九二五年	九二五	九〇八	九〇八	八九七	八二四	八〇一	六六六	七五五	一〇五

據右表，各國證券之跌落，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以後，乃表現急轉直下之勢，因為德國在同年七月爆發金融恐慌，在德國證券市場，固因演成混亂而停止交易，其他諸國亦相因發生證券空前跌落的景象。由是，國際間的金融資本，乃有以次的幾種傾向：

(一) 提高貼現率 證券跌落的結果，資本將不免向外逃逸，或者轉用到證券交易的投機上面；並且在各國禁金出口，限制資本輸出的場面下，這種臨時應急政策亦是非常必要的。

(二) 長期投資轉變為短期投資 證券價格變動劇烈，資本所有者皆心懷危懼，不但此後不肯作長期投資打算，即既經投出的長期借款，亦設法轉化為短期借款，因為後者在緊迫的時候，容易收轉回來。

(三)限制資本輸出 銀行提高貼現率，本是制止資本流出的一個法門；但各國金融市場之緊張，當然要成爲限制資本流出的要因。而且，各國政府爲了要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取得操縱的有利地位，亦往往施行種種限制的方法，如美國聯邦準備局的限制信用借貸政策，即其一例。

(四)金融資本的擁腫與枯竭 金融資本市場既如貨物市場一樣的受到了滯塞，於是自然會導來金貨的偏在現象，即有些國家擁有過多分量的金貨，同時，其他國家又復感到金融的異常枯竭。結局，前者將促起各種投機事業之活躍與信用關係之擴張，後者因爲缺乏相當資金之週轉，在各種事業施展上固不免橫受束縛；設一旦在信用上金融上周轉不來，馬上便要暴露出非常的危機。

上述這四種傾向，都足以增加國際金融的困厄。

美國是國際間擁有過多資金的國家，而同時德國則感到金資的過於缺乏。研究當前國際經濟問題的學者，往往以美德兩國爲例，而力說此次的經濟恐慌，完全是由於美國錯

用經濟政策的結果。美國是一個世界的債權國，同時又是一大輸出貿易的國家；牠向各國討回債款，要輸入金資；牠把大宗的製造品與農產品投售於各國市場，要輸入金資。但其他國家無論是償付其債款，抑是吸收其貨品，都祇有採行兩種方式，一是借債，一是售貨。美國對於此兩者，總得網開一面；牠不借新債，就得開放其國內市場。然而美國近年來的經濟政策，却把其他國家的這兩條生路都閉塞了。牠因國內產業的不況，盡量提高關稅，使他國的貨品莫由輸入；迨這種關稅政策引起了諸債務國之輸出的困難，從而引起了停止償付或延遲償付的糾紛，牠又設法限制資本的流出。一九二九年是賠款戰債問題重被提出的年度，自這年起，國際間資本的流動，就突然沉滯起來。德國是需要外資最迫切的國家，牠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後所融通的外債，是如下表：

德國外債發行額（單位百萬馬克）

一九二八年平均月份

一三七

一九二八年一月

八八

一九二八年二月

一一五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六五

一九二九年一月

五四

一九二九年三月

三

外債發行額的低減，就當時情況而論，是由於倫敦銀行率的提高，與美國的嚴格限制借款的政策。德國縱能提高銀行率，提高借款利率，以抵制英國，但對於美國的嚴格限制借貸，却無法可施。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德國財長黑爾費丁在其預算演說中，就如下面這樣的表露了窘態：『德國所需要的資本（每年約一百萬萬或一百二十萬萬馬克）很難於靠德國國內資本的形成來滿足。工業、道路、宿舍建築，吸收了大部分的新的國內資本。因此，剩下的很少的部分，決不足以供一切工業、農業、交通、貿易之需，而且國家與聯邦甚麼也得不到。』從這段話中，我們知道德國政府預算中，拉借外債算了政府填補虧空的一筆大經常收入。

不但如此，德國貼現公司在其營業報告中，還非常傷感的表現資本的缺乏：「假如我們把外國借款除外，來注意金融的低落，則將見資本的形成，是比戰前少得很多。他方面，我們所要的，又比戰前是多得很多。因為要抵償十年來的損失，使生產更能獲利，增加輸出，減少輸入，並且最後還要支付賠款。因此，全部的德國經濟，都在不斷的同資本問題鬥爭之暗影中，以極度的努力，而尙未奏功。」（註四）

這兩段話表明了德國需要外債之迫切，國外經常沒有大量資本流進來，不但政府無辦法，即一般工商業的復興，短期外債與賠款的償付，都成問題。不幸就在世界大恐慌發端的這一年度，各國競相吸收金資。迨美國證券交易風潮，於同年十月二三日爆發，世界各國金融市場乃突現緊張。同時，各國貿易亦於同年尾翌年初呈現逆轉之象，以致產業上引起生產過剩之嚴重事態。在這當中，各國產業證券一般慘落，尤以德國爲甚。延至一九三一年上半期，外國資本家競向德國收回資本，並且還發生爭購外幣的風潮，德意志國家銀行一週中輸出國外黃金，爲三千四百四十萬馬克，外幣八百六十萬馬克，損失六萬五千萬馬克。

該銀行於七月第二週報告紙幣之現金與外幣準備額，減少到百分三五·八，現金與外幣準備也減少了三萬零二百萬馬克，總數為十四萬九千萬馬克。由是，自七月十五日起，德國交易所不得不停止營業一週，銀行閉市兩日。此種金融恐慌延及全國各地，政府乃連下三個緊急命令，以期挽回，然而各銀行因損失過鉅，以致幾家銀行（如福蘭克福銀行，南美銀行）總經理相繼自殺。

此種金融上之破綻既經暴露，各國資本遂都設法抑留國內，在這前後幾個月間，英國完全沒有資本輸出。就連美國輸出亦等於零。法國除了以貸金的形式，從金庫流出附屬國若干資金外，幾乎完全停止了對外貸借，並且加緊收回其對外短期投資。結果就是英國金本位制之停止，就是強烈貨幣戰爭，與更加尖銳猛烈之關稅戰爭的開端。

由一九三一年七月的德國金融恐慌，到一九三三年二月的美國金融恐慌，其間未及兩年，但除了極少數國家而外，幾乎各國都有金融恐慌的情事；鎖閉銀行，停止金融交易，停止金本位，禁金出口，那儼然成了司空見慣的一般現象。然而與美國一九三三年三月之大

金融恐慌相較，那都顯得輕微了。

從表面看來，美國是資金最爲充裕的國家，本不應有金融的危機發生，但恰恰相反，牠這一方面的危機，却較任何國家來得猛烈。這有幾種原因：

第一，國內藏金過鉅，勢將促成銀行資本的發達，與信用制度的擴張，由是產業過度發展，相對的益加感到市場的窄狹。

第二，金資囤積在國內，他國欲購買美國貨品，則苦無交換之具，這種金貨偏在的惡影響，在實施保護關稅的場合，尤顯而易見。

第三，金貨不僅偏集於美國，在美國國內又是偏集於國庫及少數大金融資本家之手，所以，美國許多企業上的缺乏資金，那並不異於其他過於缺少金貨的國家的諸般企業。不但如此，多金國之銀行業與信用制度之過於擴充，在產業不況的局面下，其金融拮据景象，和金融的危機，自然更爲深刻。

由於這些原由，所以，自一九二九年世界全般發生經濟恐慌以來，美國金融界常有擠

兌情事。延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之交，全國二萬多銀行，已經牽連倒閉了二千以上。後來胡佛總統雖由國庫支出二十萬萬金元，組成復興金融公司，以圖緩和此種趨勢，但這樣頭痛醫頭的治標救濟，終無補於實際危機的萬一。

一九三三年二月的大金融恐慌，係爆發於世界第一汽車業中心地密支根州。該州特羅城之聯合監護信託公司，因現款不夠應付存戶提款及復興金融公司之借款利息，引起外邊不穩的風聲，於是州長以全州財政緊急為理由，下令自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止，各銀行、各信託公司與財政機關，均一律停止營業一週，結果，全州四百二十家州立銀行和一百二十家國立銀行與證券交易所，連帶停止業務活動。後來，該州銀行業得到各地現款之救濟，雖於同月二十二日，由州長下令開業，但經此次虛驚以後，各地人心浮動，致於二十四日引起馬利蘭州之擠兌風潮，有兩大銀行且因而倒閉。該州州長亦援例宣佈全州銀行停業三日，於是全國震驚。三月一日吞納賽與肯德凱兩州銀行自動歇業，至同月四日，風潮乃徧及全國。

因爲各地銀行停止提取存款，影響到政府鈔票的兌現；兌現的無限要求，驚動了退隱於金庫中的金幣，於是乃有停止兌現之舉。政府一方面禁金出口，一方面停止兌現，恰好成功了澈頭澈尾的金本位制之停止。然而用停止金本位制的手段來救濟金融恐慌，仍不過暫時應急罷了。

美國既禁金出口，採行限制資本借貸政策，同時又向海外收還短期債券，其他各國爲應付國內金融恐慌，亦厲行類似的方策，於是世界的金融資本市場，乃與世界的生產品市場，同樣由閉塞以至於消滅。仍以美國爲例來說吧，美國最近三年輸出的資本，是如下表所示的日趨慘落。

美國最近三年輸出資本之比較（單位百萬金元）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一月	六四·六	一八四·九	四六六·七
二月	一九·六	七三·九	二〇五·〇

準此，美國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輸出的資本，僅爲一九三二年同月十分之一，爲一九三一年同月二十五分之一。此種慘落狀況，一部分雖因南美及其他地域，不能大量容受美國資本，而主要則是由於美國對歐洲各國行使了限制資本輸出政策。以美國近年逐漸減少的輸出資本額，與其由國外不絕收回的資本額相較量，恐怕後者還要多多了。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的階段，而其資本的移動，是如此滯塞與逆轉，在資金充裕的美國，固然難免溢血之苦，反之，在急需資金周轉的歐陸諸國，特別是德國，就無怪其金融枯窘萬分了。現代許多經濟學者（註五）把此次世界大恐慌，歸因於美國之不肯慷慨，不肯仗義疏財，雖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他們如能透視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真因，則其說就過於皮相了。

（註一）參照中國經濟第一卷第三期，國際經濟會議及其對於我國之關係。

（註二）見瓦爾加編，日譯本世界經濟年報第二十一冊。

（註三）參見新中華第二卷第一期第二二頁。

(註四) 見前述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第九三一四頁。

(註五) 參見 C. D. H. Cole: The Intelligent Man's Review of Europe Today. P. 442-5.

第五章 工業與農業的破局

第一節 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性質

我們屢屢講過，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金融資本即與產業資本相結納，而形成其對於產業行使支配的局面。世界貿易一般的不況，當然會造成產業上的災難，同時，以產業為其活動營壘的金融資本，遂相因而發生恐慌。由此種情勢看來，貿易不況，似為產業困厄的原因，而金融恐慌，則為產業困厄的結果。

可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這諸般形態的因果關聯，在有些場合，却不允許用如此單純的邏輯。比方，就貿易與產業的關係而論，我們與其說，產業上的困厄，是由於貿易不況，却不如倒過來說，貿易的不況，是由於產業上的生產，與實際市場的情況不相適應。更就金融與產業的關係而論，那可以說是產業不況，引起了金融恐慌，同時尤可以說是金融資本擴張，助長了產業上生產過剩的程度。要究明事理之真相，我們這裏須得把資本主義生產

的一般性質，略加闡述。

從事資本主義生產的主體是資本家，他們黽勉作此種活動，其目的不在服務社會，而在獲取利潤，增積資本。可是這種目的之達到，須根據一種根本原則，那就是聽其自由；就各資本家相對的關係上說，就是聽其自由競爭。

可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受到過去封建基爾特束縛，受到重商主義種種法規束縛的場面下，「自由」誠是他們獲得最大利潤與加速增積資本的前提條件，但當他們在生產上已經脫却這一切束縛了，自由競爭就轉化過來，成了他們獲取最大利潤與加速增積資本的妨礙。即是說，在自由競爭的場面下，誰想掙得最大利潤，誰就要能攫取並把握住容受其生產品的廣泛市場，大家搶奪市場的結果，勝利者就祇是價廉物美的生產者。可是，價之廉，物之美，都有礙於最大利潤的獲取，於是，這裏便存有一個矛盾，即是，要順利推銷物品，就難得掙取最大利潤。

不過，資本家是最會盤算的，他們遇到這種矛盾，馬上就發現了克服矛盾的方法。他們

認定，價儘管廉，物儘管美，利潤還不妨維持其高率。因為求物之美，可以改良生產設備與工具；設備與工具的改良，誠然不免要增大費用，但同時可以加大效率；至物價低廉的困難，那可由削減成本方面得到救濟。削減成本有兩種方法，一是壓縮工資，一是低減原料品與食品售價。這一來，矛盾解決了，他們仍舊能維持住高率的利潤。

可是，工資壓縮，工具與設備改良，勞動生產力誠然是加大了，生產成本誠然是減少了，不過在這種改良方式下所生產出來的貨品，却就未免發生滯銷的問題。因為資本家之產品的大主顧，不是工商資產階級自己，而是一般工人與農民。工人的工資壓縮，農民的農產物貶價，就等於說是資本家之產品的滯銷；產品在這種場合的滯銷，是由於勞動生產力的加大，與貨物消費力的縮小，生產力與消費力間的這種矛盾，又勢必成爲獲得高率利潤的障礙。於是，他們又需要採行一種克服此種新矛盾的戰術了。

不過我們在這裏應注意一件事實，就是在改良生產設備與生產工具的過程中，必然伴隨有三種現象：其一是一部分資力雄厚的資本家，更加擴大其生產部門與組織；一部分

資力貧弱的資本家，在這種競爭局面下，轉落下來，趨於沒落；還有一部分尚可勉強掙扎的資本家，則仰賴信用借款，徐圖改進擴張。迨前述新的矛盾產生，於是這些資本家之間，又發生一回淘汰；大資本更進一步集中，中下資本更轉向沒落，而所謂金融資本，乃逐漸在產業活動的範圍內，增加其勢力，並發生決定的作用。由於這樣一種轉變，對於新矛盾克服的方法，遂採行了一種在某種限度內，反乎自由競爭原則的策略，那就是獨占。所謂「加特爾」（Cartel），「托辣斯」（Trust）等組織，皆不外獨占的具體表現。

一切獨占形成的目的，雖在於排除自由競爭，統制生產品價格，以及獲得額外的利潤，但同時我們應知道：「由自由競爭成長起來的獨占，並不消滅自由競爭，反之，却在自由競爭之上，又和牠相並存在，因之生出許多特別激烈的嚴重的矛盾，軋轢和紛擾。」這就是說，因獨占和無組織的資本主義企業同時並存的結果，遂使利潤率發生分裂。從純理論上講，一切資本的利潤，本來因自由競爭，而形成相互均等的傾向，但獨占局面形成以後，一般的利潤率，遂分成獨占利潤和無組織資本的利潤，前者超出後者以上，其高度則受決定於其

強度。到此場合，無組織的生產部門的資本，乃進行着二重鬥爭：一方面與獨占資本鬥爭，一方面與同性質的資本鬥爭。而在獨占資本方面，則由全國的獨占，即以一個國家領域為勢力範圍的獨占組織體，推移到國際的獨占，即推移到以許多國家領域為勢力範圍的獨占組織體。到這時，所謂保護關稅，所謂集團主義經濟，就都是獨占的最強烈的表現。

獨占進到這一階段，一方面雖似自由競爭的進一步減弱，同時却又是自由競爭的進一步加強。因為從世界全般看去，每個集團經濟的主體，都像似叢集着無數自由競爭的細胞，在與其他同樣叢集着無數自由競爭細胞的集團經濟主體，從事異常猛烈的競爭。但在這種場合的競爭，由層疊的關稅壁壘限制自由了。申言之，就是這時已不復有所謂世界的市場。

可是，世界市場儘管受到了多方的割裂與閉塞，但資本主義的生產，在期待上或在必要上，仍是以世界市場為其對象，就因此故，我們當前的生產過剩現象，就澈頭澈尾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產物。而前此所闡述過的貿易不況與金融恐慌，則不過聯繫於整個資本

主義生產樣式中之附隨事態罷了。

上所云云，主要雖是指着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而言，但大體可以適用到農企業的場合。並且在各種情形下，工業農業是相互關聯的。現在姑先從工業方面講起。

第二節 工業生產的危機

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性質，既如上述，那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過程中，就必然要不斷發生困難矛盾，不斷克服困難矛盾。而每度新的困難與矛盾，且還會比以前厲害。就因此故，週期的恐慌，尚不足以致資本主義的死命，若恐慌一回比一回嚴重猛烈，那就使資本主義難乎爲繼了。現在姑先就工業生產之實況，來說明此種趨勢。

我們前面講過，戰後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是曾經發生過一度恐慌的。但把那次恐慌與我們當前的大恐慌比較起來，那是和緩而容易救治多了。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是各國加緊克服前一度恐慌的安定期，在這時期中，產業合理化政策非常盛行，且

也收到了非常的效果，但這次大恐慌的因子，恰好是由此醞釀出來。至一九二九年，一切好況，都呈逆轉之象，工業上開始顯示了生產過剩的危機。

工業生產過剩現象，可由各種工業品之存積數量不斷增加而徵知。

由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世界存貨增加表（單位千噸）

	煤炭	銅	鋅	錫
一九二七年底	五、七〇〇	—	三八	一六
一九二八年底	六、〇〇〇	—	四三	二五
一九二九年底	五、〇〇〇	三五四	七五	二八
一九三〇年底	一七、〇〇〇	五四三	二四	四三

如覺右表不甚完全，且未涉及一九三〇年以後的存貨狀況，那我可就比較詳盡的次表加以考察：

世界存貨表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七月)
棉花(千包)	八、〇九八	九、八九七	一〇、一九三	七、七九三
絲(千包)	一九〇	二三七	二七八	一九一
橡皮(千噸)	三一三	五〇六	六四四	六四四
錫(千噸)	三七·四	五二·六	六一·七	六一
銅(千噸)	四八	一〇〇	一四八	一七七
鋅(千噸)	七二	一四〇	一三七	一四〇
銀(百萬盎司)	五七二	六三五	六三七	六九九
煤油(百萬桶)	六二四	六〇三	五五六	五五二

上表各種物品，有些是半工業製品，有些是供工業上必需消費的原料，這些貨品存積數量增加的趨勢，一年比一年來得厲害。一九三三年所存積的貨品，如棉花、如絲，雖比較一九三二年度為少，但我們要知道那是僅就本年七月以前計算的，七月以後還有五個月的

數字沒有列入。

不過，工業生產過剩的情況單從存貨方面是看不出來的。我們還得從其限制生產方面來看。資本主義的生產，大體上雖是無組織的，但生產如過於超過消費的限度，勢將影響資本家所最關心的利潤率，到這場合，他們將從兩方面行使救濟。其一是積極的擴大獨占範圍，擴大市場，但這條道路如顯然走不通時，他們就祇好從消極方面限制生產額數。不過，關於這種消極的限制生產辦法，一部分是由於自動加以限制，一部分則是由於破產。這種現象，都是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之初，其情形是一天嚴重一天。就幾個主要國家來說吧：美國一般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二九年七月為一〇九·九，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底到七四·九；運輸工業減少百分之三二；汽車生產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比一九二九年六月減低百分之五九；鑄鐵生產額，一九三〇年較一九二九年減百分之二六·三，鋼鐵則減百分之二六·九。

德國之總生產指數，在一九二九年六月為百分之一〇九·八，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則低至百分之七八·九。此與美國情形略同，但其鋼鐵生產，則較美國猶為慘落。按其鑄鐵在一九三〇年比較一九二九年低減百分之二七·七，其鋼鐵則低減百分之三〇·一。

英國總生產指數，由一九二九年第四季之一一四·八，跌落為一九三〇年同季之九三·五。其鑄鐵在後一年度對前一年度低減百分之一八·三，鋼鐵生產則低減百分之二四·五。

此外如法國、如日本，以及其他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乃至牠們的自治領與殖民地帶，殆莫不一般的低減生產。由一九三〇年末期，至一九三一年底，各國經濟鬥爭劇烈，其恐慌亦日趨嚴重，日本之強佔中國遼吉黑三省，德國之爆發大金融恐慌，英國之停止金本位，都是這個期間的事。故這個時期之工業生產狀況，是如下表所示：

英 國	國 度 基 年	一 九 三 〇 年		一 九 三 一 年		下 落 率 (%)
		十 月	十 二 月	十 月	十 二 月	
一 九 二 四 年		九 四 · 三	九 三 · 八	八 〇 · 五	七 八 · 六	八 · 五

美 國	一九二五年	七八·四	七三·九	六八·五	六五·四	一七·三
德 國	一九二八年	七七·六	七二·五	六六·五	六二·七	一六·八
法 國	一九二三年	一〇七·一	一〇五·五	九二·九	九〇·二	一四·五
日 本	一九二七年	八七·四	八七·〇	七六·四	七二·五	一六·四

僅在一年的短時期中，各國生產的慘落狀況，已非常嚴重。然而緊隨這一年度的次年度的情形，却更趨惡劣了。那由次表可以看得明白。

工業出產額指數（一九二八年假定爲一〇〇）

美 國	加拿大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波 蘭
一九三一年六月	七四·八	七七·五	七一·九	九九·二	七八·六
一九三二年三月	六〇·四	七一·七	五六·五	七七·二	九〇·〇
四 月	五七·七	七二·〇	五四·一	七四·八	——
五 月	五五·〇	六八·四	五八·一	七四·〇	八一·二
				五四·六	

六月	五三·二	六三·一	五四·七	七三·二	——	五四·四
七月	五二·三	六二·九	五二·三	七二·四	——	五四·一
八月	五四·一	——	五一·六	七三·二	——	五四·六

這一年餘的生產狀況，以美國德國為最惡劣。英國因為金本位制停止的刺激，其工業出業額反表現昂揚之象。我們再看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各國生產情況吧。

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之各國生產指數表（一九二八為一〇〇）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蘇聯	日本
一九三二年平均	六一	七六	八八	五八	二〇七	一一七
一九三二年一月	六二	八三	九〇	六五	二〇八	一〇六
一九三二年四月	六一	七五	八九	五七	二〇五	一一三
一九三二年七月	六〇	七三	——	五二	一八二	一一五
一九三三年一月	六三	七九	九〇	五九	二二三	一二七

四月	六六	八五	九二	六〇	二二三	一三五
七月	七二	八九	—	八八	一九六	一三一
八月	七二	—	—	八五	—	—

這個表中所列的數字，除關於蘇俄者外，其餘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看來，殆莫不視為是「否極泰來」的明證。德、法、英、美、日本諸國的生產指數，這十數月間，都在上昇，尤以日美兩國為甚，英國亦表現了穩健的上昇趨勢。在極度恐慌的緊張情勢下，有了這樣一次迴光反照，當然會使資本主義國家多少感到欣然色喜，並由此斷定這是所謂「轉機」的開始。但我們如一分析此種「轉機」所由形成的原因，則又難免使人更加失望了。那原因可就三方面說：

第一，軍需工業生產的增加。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強佔中國東北四省後，世界各強國雖因軍事上準備未成，暫時表示沉默，但牠們在這沉默中，却在加緊從事軍備。凡屬與戰爭直接相關的製造工業，交通工業，以及藥棉二類的軍需工業，殆莫不表現空前

的活躍，而在工業生產總指數中，發生幾分轉向的作用。

第二，假繁榮空氣的製造。日本佔領東北，以及其幣價的極度低落，英國的停止金本位，壓低金鎊，再加以調整並改善其與殖民地自治領間之關係的渥太華會議；美國的極力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及與此政策相關聯的復興產業運動，皆對於各該國之工業生產，給予了非常的刺激。

第三，存貨的增多。就第一二兩點促成工業生產向上的原因講來，那在另一方面，都有促起國際關係惡化，國際市場更趨於破滅的作用。所以生產雖由此表現幾許上昇，同時，存貨的數量，却仍是有加無已。至生產增大的額數，與存貨增加的額數，究保持着怎樣的比例，我們在這裏雖無從分別加以較量，但由本節第二存貨數量表所示的輪廓，就知道一九三三年度生產指數的增大，並不能遽認為轉機或佳象。反之，由這種假繁榮空氣所引起的生產刺激，勢將使今後生產過剩的恐慌，益趨於嚴重。

要之，我們無論從那方面觀察，工業生產上的危機，是難免日益增大的。設就工業與農

業恐慌的相互作用言，則此種趨勢更爲顯著。

第三節 農業恐慌的深刻

戰後農業的盛衰消長趨勢，與工業保持有異常密切的聯繫。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工業上表現了假的繁昌，這時農業亦似有欣欣向榮之象。由一九二〇年末期至一九二二三年的恐慌期中，農業與工業都陷於極度的困厄。安定期是開始於一九二四年，大恐慌期是開始於一九二九年，這兩期中的農業盛衰與替情形，又正好與工業若合符節。因爲近代的農業，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部門，牠的變動，全受着資本主義法則的支配。我們一論及資本主義，雖然通常是置重在工業方面，但同時並不能忽視農業這個生產部門。而且，農業與工業之有機的錯綜補充關聯，益使在工業方面的困厄情形，立即牽涉到農業方面，更相互影響，而造成異常嚴重的局面，造成資本主義全體系統趨於沒落的暗影。現在且就戰後農業發展的一般趨勢來說吧。

在猛烈的四年大戰中，歐洲的農業生產差不多全歸荒廢。所以，至大戰直後的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農產物價格迅速飛漲；農產物價格飛漲起來，勢必招致農業的投機擡高地價，擡高農業勞動者的工資，並多方改進農作的方法與技術。此種趨勢，以合衆國爲最顯著，而在其他歐美各國，亦都設法復興農業，改良農業，使農業生產加速增大起來。而同時戰後農產物價格的騰貴，又並非大衆購買力增進或工業上對農產品需要加大的結果。由是，至一九二二年之初，農產品價格乃加速轉落。延及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農業遂與工業同樣進入恐慌狀態。此諸年度的升沉消長趨勢，從農產物價格變動指數，可以明白顯示出來：

各國戰後農產物價格指數（假定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年份	美國 一般商品	美國 全農產物	英國 一般商品	英國 全農產物	加拿大 一般商品	加拿大 全農產物
一九一七年	一七七	一八九·五	二〇四	二〇四	一七九	二一四

一九一八年	一九四	二一八·六	二二五	二二二	一九九	二二〇
一九一九年	二〇六	二三〇·八	二三五	二三三	二〇九	二三四
一九三〇年	二二六	二二七·九	二八三	二四九	二四四	二八七
一九三一年	一四九	一二三·七	一八一	二一九	一七二	一七八
一九三二年	一四七	一三三·三	一五九	一四六	一五二	一四八

據右表所示，各國農產物價格至一九二〇年皆大增特增，一九二〇年以後，則隨其他一般商品價格，大跌特跌。以美國而論，其全農產物在一九二一年的價格，幾較一九一九年跌落百分之五十。所以據美國農務部的調查，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全國農民有百分之四因破產而競賣其農場，有百分之四·五，經法律手續強制變賣其農場，總計破產者，達百分之一五以上。更就放棄農場，另謀生路者統計，一九二〇年為百分之四·七，一九二一年為百分之五·八，至一九二二年則達百分之七·三。

美國是農業的中心區域。美國這種嚴重恐慌的爆發，勢將不免影響到世界所有的農

業生產，於是自一九二一年起，恐慌在英法開其端緒，隨即延及丹麥、德意志、荷蘭、瑞典諸國；日本大正九年的農業危機，亦是受此影響。這樣，世界的農業恐慌的局面，因以形成。而這時戰敗國與戰勝國，以及戰勝國與戰勝國之間的賠款和戰債問題的糾葛，益使此種局面陷於嚴重。

迨各國，尤其是美國與加拿大因恐慌縮小耕地面積，同時賠款戰債問題，又由一九二四年之道斯計畫，及這前後相率成立的戰債協定，進入和協狀況，於是，農業與工業，或農業隨工業，轉入安定期間。工業在這時的相當發展，對於農產品的需要與購買力兩俱增進。好況之來，又必然招致農業生產之機械化，合理化，技術的進步，以及耕地面積的擴大。

就機械化一端而論，美國在一九二〇年以後所使用的曳引機（Tractor）與馬騾的比較，有如下表：

美國之曳引機與馬騾比較（註一）

年 度 曳 引 機 馬 及 騾

一九二〇年	二四六、〇〇〇	二五、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五〇六、〇〇〇	二二、〇八二、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八五二、〇〇〇	一九、二九五、〇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六二、〇〇〇

馬驟之逐漸減少，與曳引機之迅速增多，這已可概見其機械化之猛烈。至美國以外的其他歐亞乃至南北美諸國的同一趨勢，我們由美國輸出這些國家的農業機械的價值數字，可以看出：

美製農業機械輸出價值表（單位千金元）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九年
歐洲	一一、二六六	二五、二三〇	二二、五〇一	三五、九五—
北美	一三、七一七	一三、八二八	三〇、四六九	三七、七四八
中美及印度	二、九四五	—	—	—

南美	一五、一九一	三、八四七	三、三九六	四、四四八
亞洲	九七六	二二、四四一	一九、五三七	四〇、一四九
澳洲	四、〇七二	一、三四六	一、七〇五	三、〇一九
非洲	二、一四四	六、三四二	六、五七九	六、五一一
合計	五〇、三一—	七七、九五〇	九〇、七四六	一四〇、八〇二

一九二九年由美國輸出的農業機械總價值，較之一九二三年度，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如我們假定機械化的進度，與此價值增大的程度，保有相當比率，那末，在此數年中，各國農業機械化的進度，就可說是增進了三倍。機械化的另一種說法，就是農業勞動生產力之增大，亦即是農業生產品的加多。

而且，就在各國農業繼續機械化的當中，其耕地面積亦在不絕擴大。試看下表：

穀物（小麥及黑麥）播種面積（單位百萬赫克脫）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歐洲(蘇俄除外)	四二·三	四四·二	四五·三	—
美國	二二·八	二四·三	二六·〇	二五·四
加拿大	九·三	九·五	一〇·六	一〇·七
阿根廷	七·四	八·〇	六·六	八·三
澳洲	四·四	四·七	五·九	七·三
右四大輸出國	四四·三	四六·五	四九·一	五一·七
歐洲及四大輸出國	八六·八	九〇·五	九四·四	—

由右表可知穀物播種面積，一般皆在增加，就中尤以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增加為最速，為最多。生產技術既加速改良，而播種面積，又繼續增大，故世界各國的穀物生產額一般加多。

世界穀物出產額(單位百萬肯脫)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小麥	九六六·九	一、〇五三·六	九三七·五	一、〇一一·五
黑麥	二二六·二	二四五·四	二五五·二	二五三·一
大燕	三〇三·一	三五〇·六	三五五·〇	三四一·〇
燕麥	五一〇·八	五七三·二	五四九·三	五八三·一
玉蜀黍	一、〇七一·八	一、〇四八·三	一、〇八六·六	八七三·七
米	八五三·九	八八四·三	八六六·二	九九二·〇

右表所示的一般穀物出產額，雖各年度參差不等，但大體上都是有加無已的。以小麥一宗而論，一九二八年較之一九二七年增加頗多，一九二九年稍見低落，至一九三〇年度又復提高起來。米的產額亦有此種趨勢，黑麥、燕麥、玉蜀黍在一九二九年以前諸年度，皆繼續增多。至一九三〇年則表示下落。此種事實，除了諸般經濟原因外，還參雜有其他年歲豐歉的關係。不過，根據前述農具改良與農地擴增的統計，穀物增加是一種必然無可置疑的趨勢。若更就其他農產品或農業副產，如棉花、亞麻、羊毛、生絲一類物品來考察，亦可得到同

棉花亞麻羊毛及繭的生產指數（假定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

年 度	棉花	亞麻	羊毛	生絲
一九三六年	一三七	七二	一〇六	一七八
一九二七年	一〇七	六五	一一〇	一八九
一九二八年	一一七	七一	一一二	一九五
一九二九年	一一六	七九	一一七	二二一

右表所示各種農產品之生產指數，一般皆在增進。至其他未經採列之咖啡、橡皮、砂糖等，在此安定期內，殆莫不增大產額。但農產物增加最多的一九二九年度，世界全般的恐慌發生了。恐慌在農業上大露鋒芒，雖較之在工業上略爲遲緩，然其所投暗影，亦同樣不是始自一九二九年。

農業恐慌之形成，大體可以就兩方面來說：一是發因於農業本身；一是發因於農業與

工業的相互關聯。以前者而論，那可由以次四點指證出來：

(一)大機械農業經營的增進 農業機械化或資本主義化的結果，一方面固然會加速增大生產，同時，因土地集中，因需要固定資本的農業規模樹立，一旦發覺生產過剩，亦難於終止經營。過剩現象加深，價格自趨於跌落，結局，又勢將反過來加強對於這種勞動生產力的採用與執着。

(二)貧民小農及失業農民的增加 農業經營大機械化一般農民將由兩方面受到迫害。其一是他們要捨棄其小塊的土地，以便於進行大規模經營；其二是他們的農業勞動工作，大部分為機械越俎代庖了。前者表明貧民失却土地，後者表明農民失却職業，結局，農民一般貧困化與無業游民化。農民是農產物的生產者，同時亦是農產物的主要消費者，他們的購買力或消費力的如此減退，當然要大大加重農業的危機。

(三)農業生產統制之困難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產統制已經是無法收到效果的。但與工業統制較，農業統制却還要難。農業是散漫的，氣候與土壤的差異性，使各地農

產互有不同，且益增大其散漫而無可統制的性質。所以，世界全般恐慌發生後，工業上尙設法限制生產，而農業方面除了笨拙的毀棄大量的剩餘物品外，其餘簡直無法可施。

(四)飼養家畜的穀物需要減退 曳引機次第使用，使一向飼以供給農用的馬騾數大為減少了；馬騾減少，飼養馬騾的穀物需要，亦當因而大減。這點在造成農業恐慌的過程中，雖沒有前述三因來得有力，但據前表，在數年之內，此類馬騾竟減少數百萬頭，其影響亦正不可忽視。

以上幾種原因，都是關係於農業性質及農業改進之影響的，設更從農業與工業之相互關聯的情形來考察，則知當前的農業恐慌，不但無法救濟，且有進一步增其嚴重之可能。這亦可分作四點來說：

(一)工業消費量的減退 恐慌爆發，工業上生產過剩現象，日益增其嚴重，於是限制生產，就成了救濟恐慌的唯一方法。工業生產既加限制，則以前應工業原料需要而生產的農產物，遂都失其銷路。

(二)勞動大眾之消費力減少 在緊縮的限制政策之下，受其犧牲的，是一般工資勞動者，他們在業者工資削減，其餘許多人就祇好由閉鎖或停歇的工廠中驅逐出來。結果，這一大部份人對於其日常所需的食品，如穀物、野菜、肉類、葡萄酒之類，就都不能不盡量縮減，甚至大部分失其消費的購買能力。

(三)農村失業者之去路斷絕 工業上之恐慌發生，工業所集中的城市一帶，就不免充滿產業預備軍，而這時農村的失業者，遂斷絕其去路。這大批無路可走的農民，都不能不流為流氓乞丐，他們對其最低限度的食物要求，亦將無法滿足。

(四)人工代替品的採用 用作肥料的豆類，是農產物中的一項要品，現在工業上製有一種代替此種肥料的礦物油；生絲是農業上的大宗出產，人造絲銷行後，生絲銷路乃大為停滯。然而這還不過舉其犖犖大者。

農業本身既備有促成其恐慌的四種原因，復加以與工業恐慌發生的這諸般聯繫，於是其恐慌的深度與闊度，就較之工業有過之而無不及。

農業恐慌的實際，當然仍可由價格低落，生產減退與滯貨增加三方面觀察出來。在一九二九年，小麥價格發生慘落現象，以後延及其他工業所需的原料，至一九三〇年，一切農產物皆受其影響。試看下表：

主要農產品市價表

	一九三〇年一月	一九三〇年七月	一九三一年七月	一九三二年七月	一九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紐約)美棉(分)	二六·六	三三·六	九〇·九	六二·五	六〇·一	
(孟買)印棉(流)	一八·七	一五	一六·三	一四·二	一五	
(芝加哥)小麥(金元)	一·三 $\frac{1}{2}$	〇·九 $\frac{1}{8}$	〇·四 $\frac{1}{8}$	〇·五 $\frac{1}{4}$	〇·四 $\frac{1}{4}$	〇·四 $\frac{1}{4}$
(紐約)生絲(元 分)	四·六	二·〇	二·五	一·〇	一·五	
(澳洲)羊毛(便士)	三	二	二四 $\frac{1}{2}$	三	三	
(倫敦)砂糖(先令 便士)	九·〇	七·〇 $\frac{1}{2}$	六·〇 $\frac{3}{4}$	五·〇 $\frac{1}{4}$	五·〇	
(倫敦)橡皮(便士)	七 $\frac{1}{16}$	五 $\frac{1}{16}$	二 $\frac{1}{16}$	三 $\frac{1}{16}$	三 $\frac{1}{16}$	

這諸年度農產品的市場，一般皆趨於跌落，就中尤以美棉與生絲為最甚。在紐約市上之棉花市價，一九三〇年十月為一六·九六，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竟跌落到六·〇一，其跌落率約為百分之七十。生絲在同市的市價，由四·六七，跌到一·六二，其跌落率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這些農產品之如此跌落，其直接原因，不外需要減少，即消費量減少，下表可以指示此種趨勢。

世界重要農產物消費表（中國蘇俄除外羊毛係就澳洲及新錫蘭而言）

	小麥(百萬布雪爾)	棉花(千俵)	羊毛(千俵)	砂糖(千噸)	橡皮(噸)
一九二六年	三,八〇九	二五,八八三	三,五九一	二六,九六六	六六,〇二七
一九二九年	三,五五九	二五,一〇九	三,五三三	二六,三三四	七五,四七五
一九三〇年	三,七〇〇	三三,四八八	三,五三三	二七,一三五	六四,九三三
一九三二年	三,七三四	三三,三四三	三,五三五	二六,五〇〇	六六,六六〇
一九三三年	三,七〇〇	三三,九四七	—	—	五二,五五〇

這各種重要農產品的消費量，至一九二九年乃至一九三〇年，大體皆有增加趨勢，此後則相率減落，就中尤以橡皮消費量之減低程度為最顯著。消費減退，價格低落，於是在實際上，許多較小的農場，必然不免破產，其結局便是耕地面積縮減，與生產額的迫而減少。單就播種小麥的面積說吧，由一九三〇年末期至一九三二年初的一年間，世界四大小麥輸出國（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洲）的小麥播種面積，就已經減縮了一千二百萬畝，其生產額則減少一萬四千一百萬布雪爾（Bushels）。在同一時期內，世界（中國及蘇俄除外）播種棉花的面積，減少五百七十萬畝，其產額當然在依此比率縮減。據一般的推測，除美國外，如印度、如中國乃至如埃及這些主要的產棉地帶，每年的產棉額，皆在不斷縮減。至其他農產物之產地及產額，殆莫不顯示同一傾向。

可是，價格儘管低落，產額儘管減退，而其積存的貨品，却與年俱增。試看下表：

世界主要農產物的存貨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	-------	-------	-------

小麥	(世界)	(單位公噸)	一六,三六	三,〇八	四,三五	三,一〇
	(四大輸出國)		六,一五	九,三八	一一,七六	一一,七六
砂糖	(世界)	(單位公噸)	四,三七	六,二五	七,二九	八,一八
棉花	(世界)	(單位千捆)	一〇,三三	一一,七五	一三,八五	一七,〇六
	(美國)		三,四九	四,九七	七,三五	一〇,一〇
咖啡	(世界)	(單位公噸)	一,二五	一,八四	一,六三	一,八九
橡皮	(世界)	(單位公噸)	三〇四	四三	五四	六五

右表所列的存貨數字，無論就那一項講，都是一年比一年增多。生產減退，而存貨却仍繼續增加不已，我們由此就不難窺知農業恐慌的深刻程度。農業發生恐慌，對於工業的危機，當然祇有增大的作用，但工業資本家為救濟其目前困厄計，不惜故意貶低原料與食品的價格，以期低減其生產成本。他們以為採用這種辦法，那恐慌的厄難，便可轉嫁到農民方面來，而全沒有想到農民是其工業品的最大顧主，如果農民的出產，祇能換得少量的貨幣，

他們用以購買工業品的貨幣，必按比例減少，從而工業品的市場，亦必相應縮小。

是的，工業品價格低廉，農民在這方面也許可以受到不少利益；但事實告訴我們，世界全般恐慌發生以後，農業生產品的價格，經常的要比工業生產品的價格，更爲低落，這原因，一部分是由於工業資本家想轉嫁其困厄於農民的淺見，一部分則是由於工業生產上有不少獨占組織，而農業的分散性，則祇有一味放任的從事盲目競爭，即是說，前者能在相當範圍內，人爲的防止價格的過於低落，後者却連這點亦不能做到。

要之，現階段的經濟恐慌，無論在農業上，在工業上，都是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構，而這次恐慌之所以空前的嚴重，却又正是由於這兩方面的危機，不但同時發生，而且互相糾纏。兩種危機相互影響的結果，必然使整個經濟恐慌劇烈而延長，而其中受害最烈的，又必爲農業，因爲農業在本質上在機構上，對工業是處於劣等的地位。

(註一) 本節引用諸表，參照日本伊藤秀一著世界農業恐慌，不過爲求簡便，大體都縮節過。

第六章 勞動工資與失業問題

第一節 工資問題

工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一個屬於分配的形態。受取工資的勞動者與支付工資的資本家，往往對於工資發生「爭多論少」的問題。這個問題的不絕提起，不僅有礙資本主義社會的安全，且會進一步危及整個資本主義體制之存在。而在事實上，這却又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無可避免的問題。

勞動者之取得工資，顯然是由於他對於資本家提供了勞動，即工資是勞動的報酬。但資本家在決定此報酬之際，並不是把勞動所形成的價值，全都給予；因為資本家的利潤，就存在在那種價值中，若按照「勞動價值全收」（註一）的主張，資本利潤就完全沒有着落。這一來，各個資本家的存在，乃至全體資本家的社會的存在，都沒有可能。這種關鍵，祇要不是過於淺薄的經濟學者，也會看得十分明白。有名的經濟學者里嘉圖（David Ricardo）說

過：「商品的全部價值，僅分成兩個部分，一為資本利潤，一為勞動工資，……利潤之高或低，即按照比例於工資之低或高。」（註二）他並講明：工資不能高到全沒有利潤，利潤亦不能高到全沒有工資，因為：「勞動者沒有工資不能生活，農業家製造家沒有利潤亦不能生活，……利潤低落，若不能抵償投資的困難與危險，他們蓄積的動機便會完全消滅。」隱藏在他這種說明中的基本概念是：

（一）利潤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前提；

（二）利潤與工資是兩個對立的相互消長的形態；從而，

（三）希望多得的勞動者與希望少給的資本家，利害相反，常為工資問題發生齟齬與糾紛。

本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是佔有支配一切的勢力的。對於工資的決定，本不難為所欲為；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打算，即為利潤打算，他不得不有一種顧慮，就是勞動者雖可同機械一樣利用，也可同機械一樣的緩慢消耗下去，可是他的勞動力的繼續，是以他的

生命的繼續爲前提。即工資再少，亦必要使其能維持生存。

而且，勞動力的再生產，又是以勞動者自身之再生產爲前提，在一個勞動者因死亡或殘廢喪失了勞動能力之後，只有別的勞動者，即勞動者之後裔來代替之一法。這就是說，勞動者的工資，不但要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且要能維持其家族的生存。

不僅如此，社會生產形態之發展，無形中使市場所需要的勞動變化性質。一個不會受過教育的，破衣粗食的，沒有充分休息與睡眠的勞動者，決不能有複雜機械勞動所要求的那樣的注意、耐久及理解。所以，資本家爲了增加生產效率故，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也不能不使勞動者蒙受一點資本主義社會之文化的福祉。換言之，就是資本家對於勞動者所給予的工資，不但要按照勞動者能維持其身家之生理的最低水準，且須按照勞動者能維持其身家之文化的最低水準。誠如嘉爾馬克斯氏所說：「關於食料、衣服、燃料、住宅等的自然的慾望，是隨其自國的風土及其他自然的特徵，而有種種的不同。他方面，所謂必要之慾望的範圍和其滿足方法，却是歷史的發展之產物；且因此其大部分是依存於一國之文化的

水準；本質地講，則尤爲自由勞動者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因而是以怎樣的習慣與生活上的要求所形成的這件事所決定。」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亦是抱着同一的見解，比如前述里嘉圖氏，他就認定，「勞動自然價格，乃取決於勞動者維持一身維繫一家所必要的食品，必需品，習慣享樂品的價格。」這所謂「習慣享樂品」云云，要不外根據「文化的最低標準」而立論。

不過，這諸般原則，往往要蒙受事實上的修正。當資本家的利潤，受到產業不況之影響時，他們對於勞動者之工資的給予，就不但不肯按照文化的水準，有時就連按照生理的最低水準，亦不足以養活其一身一家。但資本家能安然做到這層，必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產業預備軍之存在。

所謂產業預備軍，即是當前產業上所容納不了的勞動者羣，或候補勞動者羣，這羣人的存在，於資本家大有利益：第一，資本家的生產，往往因爲市場的漲落關係，須得應時伸縮；如其現有勞動，僅夠需要，那就不但勞動價格提高，且無以供應其必要時擴大生產之急需；

第三，一切可以買賣可以增減數量的物品，其價格受決定於其供求的比例，勞動亦然。產業預備軍的存在，即表示勞動這種物品之超過需要，亦即表示資本家就令把勞動工資壓低到生理的最低的水準以下，使勞動者祇能養活自己，不夠維持家族，他亦無所顧慮，因為候補的勞動者正多哩。

資本家在支付工資上所取得的這種優越條件，那是存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由三個方面看出此種關係：（一）資本主義愈發達，其生產資本中所包含的固定資本成分愈大，流動資本成分愈小，即機械所佔資本之比例，逐漸大於勞動，換言之，就是機械驅逐勞動，就是勞動失業者自然增加；（二）資本主義由都市進展到農村，一定要造出大批的農村失業者，他們一部分留在農村，為農業預備軍；一部分流向都市，為都市的工業預備軍；加之（三）資本主義每進一步發展，即等於說是資本之進一步集中。在此資本集中的過程中，中下資產所有者，都不免轉化為無產勞動者，以充實並增大此產業預備軍之隊伍。

要之，產業預備軍的存在，是一種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從而，資本家之任意壓縮工資，也

就算是必然無從避免的情形了。但資本家無論是總減工資額，抑是對各個勞動者降低工資，他們由此受到的利益，皆極有限制，並且往往是利之所在，害亦隨之。這，我們看看產業合理化政策，便知分曉。

第二節 產業合理化以後

產業合理化是資本家用以克服其恐慌的一種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係造端於美國，以後普行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據一般經濟學者的解釋，合理化有以次幾種目的：（一）在求經濟性之向上，（二）在求貨物生產的增加，（三）在求貨物價格的低減，（四）在求生產費用的減少。在這幾個目的中，資本家最看重最後一個目的，因為他們可以由此低減生產成本，增大勞動力，提高其企業利潤。要達到這一個目的，一方面固要求技術的改革，同時還須企業組織的改善，與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加強。無論就那一點說，產業合理化之最基本的作用，彷彿就是在加大對於勞動剩餘的剝削。

在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安定期內，各國都不約而同的厲行這種合理化政策。其中尤以美國、德國、日本諸國爲最著。牠們這些國家對於這種政策的推行，就某些方面講，都算是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生產的增加與勞動生產力的增大，那差不多成了這個時期內的一般現象。例如先就美國來說吧。據美國聯邦預備局的調查，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諸年度中，其生產量在不絕增進，而同時勞動僱傭者數，則繼續減少，下表可以表明此種趨勢：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生產指數	九五	一〇四	一〇八	一〇六	一一一
工人指數	九五	九五	九六	九二	八九·八

據右表，生產量與生產所需勞動量，一則向上昇，一則向下落，恰恰形成一個相互消長的反比。勞動生產力增大，勞動生產者人數如保持原狀，那已表示僱傭勞動者數的相對縮減，今僱傭勞動者在生產力增大的當中，有此下落趨勢，其絕對縮減的數字，當大有可觀；而

且，據美國前任胡佛總統在其候選演說中所云，在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八年中，美國的家族之數，增加了二百三十萬。人口的迅速增多，即表示勞動的供給加大，供給加大，而同時其需要却在不斷縮小，這已大可窺見美國當時勞動者失業的概況了。可惜美國這時沒有可供我們參證的失業統計。

更就工資方面來觀察吧。照理，勞動生產力加大，勞動者的報酬就應加多，恰恰相反，美國在這個安定時期的工資，却不絕向下跌落。比如，以一九一九年為基年，美國工資總指數，在一九二六年為一〇九，一九二七年為一〇五，一九二八年為一〇四，一九二九年一月為一〇三。失業者加多，復加以工資低減，美國勞動界在安定時期的困狀，已歷歷可見了。

美國厲行合理化政策對於勞動階級之影響如此，再看德國吧。德國自一九二四年之道斯計畫實行後，其經濟危狀，始漸有轉機。牠一方面由美國借得大量復興產業的資本，一方面復由美國學得改造產業的合理化政策。果然，自產業實行合理化以後，其生產率乃漸次增大。比如生鐵生產在一九二五年度，一個勞動者一日之工作率為一〇〇，一九二七年

未便增加到一四〇；鋼生產在一九二五年度，一個勞動者一日之工作率爲一〇〇，一九二七年末却增加到一三七；此外如機械工業，在一九二五年前半年一勞動者之輸出重量爲一〇〇，一九二七年後半年便增加到一四五了。勞動者工作率，即勞動生產力如此的增加，而所僱勞動者數却在不斷相對的或絕對的縮減。如萊因·維司托法利亞地方的鋼鐵工廠，在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之間，其生產量加增百分之三七，而勞動者之增加却僅百分之八·八；若魯爾地方之威斯達格工廠，其情形更爲惡劣，即在同一時期，其生產量由八六、一三九噸，增加到一一二、二九七噸，而勞動者却反而由一、三〇〇人減至一、〇〇〇人。設綜合計算，各工廠之生產量，共增二、六〇〇、〇〇〇噸，各工廠所僱用的工人，則共減少二四、〇〇〇人。因此，德國在實行合理化政策期間的失業人數，就是照官場的統計，亦表現了可驚的數目，下面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失業統計。

由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之失業人數（以千人爲單位）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

二〇五九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七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五九九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二六二〇

上面所舉列的數字，都是就各年度失業最多的額數而言。一九二九年三月的失業者，官場的統計，雖祇舉出二百六十二萬人，但實際已達到四百萬，因為官家對於不領失業津貼及短期失業者，是未加記錄的。

德國既經常有了這樣龐大數字的產業預備軍，同時，資本家對於勞動者所增給的工資，又遠未達到其所提高物價的水準，故勞動階級的生活，乃惡劣而不安定，由是不斷的引起勞資兩階級的強烈爭議。

至日本的資本主義性質，與美德兩國大不相同。牠的煤、原料，乃至大部分的機械，都是由國外輸入；換言之，就是對於這些方面所化費的價值加大，對於勞動方面所分攤的價值成分就得減少，否則日本資本家所享受的特殊利潤，是沒有着落的。日本資本主義在大戰中的過度擴張，以致在戰後引起異常的恐慌。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日本與其他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同樣遭逢了產業非常不況的命運。產業資本家為圖轉嫁其災難於勞動

階級，很快的採行了歐美各國所風行的合理化政策。我們知道，日本的農業組織還是封建的，這種封建的農業組織，自然會強迫貧農去供產業資本的榨取，自然會造成龐大的產業預備軍，使產業資本家便於推行那種增加勞動強度和延長勞動時間的合理化政策。據日本銀行之勞動統計，以一九二六年每月平均就業指數爲一〇〇，則使用四十或五十工人以上之工廠，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爲九七·六，四月爲九七·八，十二月爲九一·八；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爲九〇·四，八月爲八九·八。若就其生產額而論，日本工業生產額在一九二四年，其價值以百萬爲單位，合紙幣六、五一八，合硬幣三、〇七七；至一九二八年，其價值則合紙幣七、二〇六，合硬幣四、〇八六。生產額增大，生產所需勞動則減少，這時勞動階級所受的犧牲，是大可想見的。

最後，我們還要述及英國產業合理化的情形。英國是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因此故，其產業工人也比較多了一些鬥爭的經驗。他們都有完密的工會組織。據工會的慣例，一定工廠的工作，只能僱用一定工會的會員。有了這種規定，對於在產業中以合理的組織化

來榨取勞動，就成了一大障礙。此外，英國小工廠林立，對於施行合理化政策，亦諸多妨阻。加之，英國每個失業工人，都是要由國家領取救濟費用的。機械愈求改進，由機械所驅逐的勞動者，便愈要成爲國家的負擔，但資本家是顧不到這些的。他們一發覺其陳舊設備所生產的貨品，不能與他國精良設備所生產的貨品在世界市場競爭，他們就要拚命的設法改進，或者從他方面設法低減其貨品的成本。英國產業有四個主要部門，即是紡織業、礦業、五金工業、鐵道工業。五金工業是非常集中的，故這一部門的合理化運動，進行異常迅速。紡織業上是比較不容易合理化的，僱主們遂別開生面的要工人接受減低百分之十三的工資的要求。工人一加反對，他們就準備全體閉廠。一九二六年之礦業大罷工，亦無非是僱主方面要求低減工人的工資，結局，工人失敗了。一九二八年鐵道公司與其所僱工人協訂減少工資百分之二·五的條約。凡此種種，皆是資本家對勞動者進攻的露骨表示；他們不便於用合理化的手段，對勞動者行使曲折一點的剝削，就直截了當的減低工資。然而，英國對於合理化政策，雖因種種關係，不能像其他國家，至少是不能如前述美、德、日三國之澈底推行，但

其失業狀況，却不減於他國之嚴重。下表係大不列顛（北愛爾蘭在外）一九二四年以後，至一九二九年的保險工人總數，失業工人總數及在業工人總數之各別統計。

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之在業失業人數表（以千為單位）

年 別	保險總人數	失業人數	未失業人數
（每年平均數）	（自十六至六十四歲）		
一九二四年	一一、〇七三	一、一二五	九、九四八
一九二五年	一一、二七二	一、二三六	一〇、〇三六
一九二六年	一一、四二三	一、四〇一	一〇、〇二二
一九二七年	一一、五二九	一、一〇八	一〇、四二一
一九二八年	一一、六六七	一、二三五	一〇、四三二
一九二九年	一一、八五〇	一、二二二	一〇、六三八

從右表所示，我們知道英國產業合理化的程度，是不如前述幾個國家之深刻的。因為

牠的失業人數，在合理化政策開始的一九二四—五年度，與其合理化政策加緊推行的一九二八—九年度，差不多沒有多大的出入。並且，其未失業人數，大體上還遞有增加。但這並不能遽認為是好的景象。失業成了固定的經常的痼疾，那所表示的，是這個老大資本主義國家之產業危險的深度。

至若英國、德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乃至澳洲與加拿大，我們用不着一一加以解說；牠們在所謂安定期內，無論是否或能否採行產業合理化政策，或者對於合理化政策加以部分的，甚至修正的實施，結局，都造出了大批失業的勞動者。下表是各國失業工人，在全產業工人中所佔的百分比。

失業者百分率表

月底	比利時	丹麥	荷蘭	挪威	瑞典	澳洲	加拿大
一九二七年六月	一〇·一	一八·五	六·〇	三·五	九·五	六·四	三·二
一九二八年五月	〇·七	二四·三	四·四	二·〇	八·一	—	三·七

一九二六年六月	〇·六	一三·七	四·四	一四·四	七·六	二·三	三·三
一九二五年一月	三·五	六·六	一八·九	三·一	一四·九	六·三	

右表所標示的各國失業者的統計，大抵是根據官方的記錄，而實際尙不止此。但即此推斷，許多國家的失業勞動者數，亦已佔其全數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右所舉述的，都是指着工業勞動者，而農村因技術改良與土地合併所造出的大批失業業者，還不在內。

工農勞動大眾是一切貨品的生產者，同時亦是日常需用貨品之主要消費者，他們以生產者的資格多被剝削一分，他們便以消費者的資格少被剝削一分。他們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必得以勞動去換取資本家的貨幣，再以貨幣去換取資本家的貨物。他們失業了，他們的貨幣報酬減少了，他們的購買力或消費力就要按比例減低下來。結局，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雖因施行合理化政策，減少了對勞動所給與的報酬，但其利潤的獲得，必須其所生產的貨物，在交換過程上沒有滯礙；勞動者既不能為其貨物的主顧，他們依舊無從達到蓄積利潤的目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形態，決定了牠的分配形態，從而亦決定了牠的消費形

態。分配不得其平，生產與消費就無法平衡。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種本質的矛盾，然而亦是牠的致命的矛盾。此次廣泛而持續的恐慌的爆發，實際蓋不外這種不平衡法則的作祟。可是恐慌既經爆發了，大吃其虧的，還是一般勞動大眾呢。

第三節 經濟恐慌下的勞動界

經濟恐慌的發生，其本質的原因，儘管是一般勞動大眾之購買力與消費力之減退，但各國工商資產階級，對此並沒有澈底的理解。當他們所生產的貨物，在市場上找不到受主，以致發生過剩的滯銷現象時，他們爲了補償積貨或賤價發售貨物的虧累，乃進一步向勞動大眾剝削。他們剝削的方式，對在業工資勞動者是採行以次幾種策略：

(一)長期的僱傭，改爲短期或不定期的僱傭。這種方策，與金融資本把長期借貸改爲短期或不定期借貸相同，但其用意較爲毒辣。僱傭合同的時間一縮短，或不加確定，資本家要減工，或要減工資，就不必受到合同的拘束，同時，勞動者因爲隨時有解僱的可能，他們

對於資本家的任何要求，就不得不隱忍的接受。這樣，資本家是便利多了，然他們所以能得此種便利，要不外因有大批產業預備軍之存在。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發生以後，各國產業資本家殆不約而同的採行了此種方策。

(二)女工或童工替代了男工。未熟練的婦女或童工的報酬，照例是要比熟練的男子的報酬低下許多的。產業合理化政策在工作技術及組織上，既收到了非常的效果，一向須用熟練男工服侍的機械，現在就是不熟練的女工或童工，亦能勝任。資本家目前遇到了危及其利潤的生產過剩的困厄，他們當然會利用這一個轉嫁其困厄於勞動者的機緣。然此種趨勢，以紡織輕工業最發達的日英諸國為最著。日本工業資本家以極廉價格，把農村婦女攝引到都會工作，那是自昔已然的，不過自大恐慌發生後，更變本加厲罷了。英國的婦女替代男工的事實，由下表可以徵知：

就業男女比較表（單位：百萬）

男 子

女 子

一九三三年

七·一九

二·七一

一九三二年

六·九四

三·〇二

(三)低減工資 這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是對各個勞動者的低減，一是對總工資額的低減，但就勞資低減所及於各國勞動界乃至產業界的影響而言，關於總工資額之變動情形，尤值得吾人的注意。資本家以貨物堆積與物價低落為口實，一方面縮減生產，一方面低減工資，這兩方面皆有關於總工資額的減落。在恐慌爆發的第一年度中，即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這一年度中，美國付出的工資總額，減少了一千二百萬金元。就中，在鋼鐵業上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十四；在機械製造業上減少了百分之十七；在農業上減少了百分之十三；在運輸業上減少了百分之十八。英國煤礦夫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二·三；纖維業勞動者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六·五；羊毛業勞動者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九·七。德國纖維業勞動者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五十；鋼鐵業勞動者的工資減少了百分之三十。此外在波蘭的若干產業上，其工資都減少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至一九三一年，此種趨

勢更爲顯著，單以美國而論，其總工資指數在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三〇年爲八〇·三，一九三一年爲六〇·二。直至一九三三年復興產業計畫實施以前，我們還時常發現資本家低減週期工資的事實。美國如此，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亦莫不如此。

在總工資額低減的涵義中，除了各個勞動者工資低減而外，其餘就是大批勞動者的解僱；連帶着前述僱傭時間的變動，與婦女童工的驅逐男工，失業的事實，乃較合理化的安定期間嚴重多了。在一九三一年中，德國有組織的工人，有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的失業；美國完全的失業者，佔百分之二四，短期失業者佔百分之二一；總計德國失業人數爲五五〇萬，美國爲一三〇〇萬，英國則爲四五〇萬。日本在一九三〇年的失業者爲一百萬，乃至一百五十萬，至一九三一年亦增加至兩百萬以上。在一九三一年中，全世界產業工人失業數，已超過三五〇〇萬，而各資本主義國家，乃至世界各殖民地帶之農村勞動者的失業人數，還不在內。一九三一年以後，失業者與時俱增的趨勢，沒有絲毫改變。美國至一九三三年上半期，就是官方統計的失業者，亦達到了一千六百萬的高記錄。英國官方宣佈的失業人

數與在業人數的百分比，則如下表所示。

由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的英國失業在業工人的百分比

(一九二四年——一〇〇)

	失業人數	在業人數
一九三〇年	一七〇·二	一〇二·九
一九三一年	二三三·八	九九·三
一九三二年	二四五·〇	九八·六
一九三三年	二二六·七	一〇一·一

據右表所示，英國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三年度是減退不少了。但這種減退，並非是貿易上產業上有了轉機的表證，而是用人為的方法，故加抑滅的。比如就德國來說吧，德國失業者在一九三二年為五百五十八萬人，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為六百一十四萬人。我們姑且承認這由國際聯合會所調查來的數字的真確，德國希特勒常自誇可以解決失業問題，至一

九三三年十一月底，同國失業者數，確也比較前一年度十一月底，減少了一百六十四萬人，即減少了全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我們一察其究竟，就知道這種好現象當中，隱藏了不少血腥的事實。比如國社黨對於非阿利比人的異種的排除，官廳對於失業登記範圍的縮小，一部分工人被現政府囚禁在所謂「總營」(Concentration Camps)中從事苦力的勞作，還有丈夫有職業之婦女，禁止工作，以致她們的失業，不算作失業工人之列等等，俱為德國在希特勒執政後減少失業人口的原因。此外，還有一種為各國，尤其是美國所採行的減少失業者的方策，那就是把那些在業者的工作或工資，分一部分出來安置那些失業者，即是說，新得工作的工人工資，是只在已作工的工人之口袋裏付出的。對於已作工的工人，不是減少他們的工作鐘點，就是相當的減少他們的工資。所以，從前一星期做六天工的工人，現在減至五天三天不等，其工資當然是按比例減少。設我們把這許多由變例或反常的減少失業的方策，所減少去了的失業者除外，恐怕這些國家在一九三三年秋季的失業人數，仍是有增無減。

世界失業者如此之多，設把每個失業者平均擔負兩三個人的家族人數加算起來，其數字之龐大，當尤可驚恐。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產業工人，原有失業救濟或勞動保險制度。但近年經濟恐慌結果，各國政府收入大減，而其軍費一類費用的支出，則日益加多，由是各國都感到赤字的痛苦。對於失業者的救濟，遂不能不縮小救濟範圍與減少救濟金額；僧多粥少，這般失業者的最低生活，已頗不易維持了。至若產業工人以外的農業勞動者，乃至其他殖民地帶之洪水般的貧農與無所事事的手工業者，當然都要陷於哀號無告的生涯。

失業者如此，幸而有工可作者，不但其工資由低減以至於分減，並且還日在擔心失業的恐慌中，一般勞動大眾的苦況，已經無可言喻了，而工商資本家對於這困苦萬狀的勞動大眾們，還在從以次幾方面加以「竭澤而漁」的剝削：

第一，零售價格的保持。各國批發商品價格的暴跌，我們前面已經指述過了。但與批發價格比較，零售價格的跌落，却頗為有限。這原因是頗複雜的，然其要因却在於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和向外的傾銷。一般勞動者的購買物品，原是零零碎碎的，而零售價格之相對的

保持，當然使他們蒙受不到物價暴落的利益，同時，資家本對勞動者核減工資，却又是以物價跌落爲口實。

第二，必需品販賣的獨占 恐慌發生以後，各國資本家對於一般人日常需用的物品，如煤、如火柴之類，在生產與交換上，都行使統制的獨占，由是，這類爲勞動大衆所必需的貨物，就不能以廉價購得了。

第三，原料食品價格之壓低 資本家爲要減低其生產成本，除了由工資方面剝削勞動者外，就是在原料方面去剝削農民。而與原料相關的食品價格的低減，那更是低減勞動工資的前提條件。

要之，在世界經濟恐慌當中，各國勞苦大衆的現狀，已經是一年惡劣一年了，但一般資本家爲圖補償其由生產過剩所蒙到的損失，卽爲要維持其相當的利潤率，乃不惜落井下石的從種種方面來加緊其對於勞動的剝削。同時，獨占的集中的加特爾組織之出現，致中下小生產者，都相率破產，而匯結於貧苦大衆的陣營，由是，一般勞動大衆的境况，乃益不堪

設想。然而生存的威脅，是最令人不能安分守己的。各國資本家儘管用種種思想善導的方法，教人民養成吃苦而耐餓的精神，如德國萊因煤炭王要與德國國民學習多勞動少吃飯的事，又如慕沙里尼之向意大利國民作以次的鼓勵，說「幸而意大利國民沒有一日數餐的習慣，所以能夠容易忍受恐慌，」但他們在大餐房狂吞大嚼過了，再高聲勸告人民挨餓，那是祇能夠激起人民的反感的。況且，一般人民的貧困化，實足以促起勞動大眾勢力的擡頭，近來各國社會政治之不安，主要不外發端於此。

（註一）此說倡於英人湯姆斯·浩斯金（Thomas Hodgskin），他主張全部勞動價值都應屬於勞動者。

（註二）參照經濟政治批判會編國際經濟政治年報第一輯第三一〇—一二二頁。

第七章 經濟恐慌之救濟方策

第一節 救濟之途徑

經濟恐慌發生後，各國政府都僱用了許多知名的經濟學者，設立所謂景氣研究所一類機關，以圖探究出恐慌所以發生的原因。在他們所探究出來的一些原因之中，有許多是非常荒謬絕倫的。但我們在這裏沒有一一予以批判的餘裕。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無論他們主張太陽黑點說也好，主張商業循環說也好，他們推測的景氣回復的期間，結局都得到了反證。就因此故，各國政府當局，乃至產業金融界的主腦們，遂都認定坐待景氣的回復，有類「坐而待亡」，於是大家都設法從事人為的救濟。

救濟之道，本來是因國而不同。因為各國資本主義的性質有差異，其發展的時期有遲早。但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相同的。就因此故，這些國家所能夠從事的救濟方策，或者資本主義制度所允許的救濟方策，自不約而殊途異趨，一致同歸了。比如，在最近幾年中，統制經濟

的聲浪，已經是高唱入雲了，而與統制經濟相關聯的通貨膨脹，亦被許多國家視爲是振奮起衰的唯一方策。並且，牠們都覺悟到，現代各國國民經濟，是與世界全般經濟保有有機的聯繫的，各國分途自救，同時不能不謀所以協同共救。由是，對於恐慌的救濟途徑，計有兩端，一是各國一般的救濟，一是各國協調的救濟。我們將就此兩者，分別加以敘述。

第二節 各國一般的救濟方策

在各國一般所實施的救濟方策中，我們姑只舉述最稱普遍的統制經濟政策與貨幣膨脹政策。此兩者是相互關聯的，茲先就前者略加說明。

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在先原是基於自由競爭原則的一種自由主義經濟，或者是由干涉的重商主義解放過來的一種放任主義經濟。此種經濟既造出了過剩恐慌的弊端，各國遂認定一任其自由放任，勢將不可收拾，於是乃反其道而行之，而趨於統制的干涉。

特此種統制干涉，並非各業之自相統制，自相干涉，而是超越各種企業主體的政府，以

命令行之。至政府權力之所以能推行於國民經濟的領域，或干與私人的企業活動，那不外是由於這些企業首先要仰賴政府的救濟。比如就德國來說罷，德國政府以該國經濟之入於窮途，乃於各方面行使救濟；對於大銀行發生破綻，國家乃自爲保證而救濟之；對於貧乏之農民，或用關稅，或用補助金，或用延期支付令救濟之。政府如此救濟之結果，國家對於此等產業，乃獲得強有力之統制權。

更以日本爲例來說吧。日本因金融發生恐慌，許多銀行都瀕於破產，於是日本銀行乃設法予以援助；製絲業者因絲價下落而發生困難，國家爲挽救其危局起見，乃用收買方法援助之；此外，農民叫囂救濟農村，中小工商業者亦求救於國家，失業者亦要求國家予以職業，結局，各業普遍要求國家行使援助或救濟，國家每救助一種企業，那種企業就不能避免國家的統制干涉。由是，企業之所有雖委諸私人，而對於其管理處分，則國家握有絕大之支配權。

德國及日本如此，其他如美如英各國殆莫不皆然。各國政府既由救濟或援助各種企

業，因而取得對於這些企業之支配權與統制權，牠們對於各該國之自由經濟活動，即全國之各個經營體的活動，自會出以干涉，使其在統一的意向與指揮之下，從事統一的活動。但這所謂「統一」不過在某種極狹的範圍內，有其意義，而並非能使社會全般的經濟個體，發生有組織的系統的聯繫。因為，這種經濟政策，是以本來獨立的經營個體之存在為前提，在生產的部門內，如棉業的生產，不必與紡織業的生產，發生何等系統的關係，至多不過發覺棉花過剩，則限制棉花的生產，紗布過剩，則限制紡織的生產罷了；在分配部門內，牠雖不十分忽視勞動者的工資，但却仍是強調資本家的利潤，至少，亦不過是在某種限度內，規定工資與利潤的比例罷了。這樣的統制，實不過「頭痛醫頭」之救濟的或限制的政策，根本未觸到恐慌的痛處。

不但如此，在國際分工異常發達的現況下，各國在國內縱能按照一定的規畫，把各生產部門之活動，系統的統制起來，但對於世界的市場，該將怎樣推測呢？是的，各國實行統制經濟的決定要求，在於維持自給自足；即使原料食品不仰給於外國，同時製品亦使其祇供

應於國內市場。各國爲達到此種目的，曾極力向那以統制經濟爲核心之集團經濟運動邁進。前述英帝國的渥太華會議，日本之強佔中國東北四省，美國之召集汎美洲會議等等，要不過集團經濟運動之具體化，和統制經濟政策之必然結果。

若是，統制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內，縱然能在某種限度內，阻止有害的自由競爭，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却無異加強了那種競爭。而且，關稅戰與貨幣戰之白熱化，有一大部分是統制經濟促成的。這類競爭加強了經濟恐慌的深度，我們前面已經反覆講過了。因此，各資本主義國家以統制經濟政策來救濟經濟恐慌，無怪祇能收到相反的結果。

然則通貨膨脹政策怎樣呢？問其效果吧，那我們將在下面予以解答。

通貨膨脹政策是與統制經濟政策，同樣普行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上，凡屬實施後一政策的國家，殆莫不有採行前一政策的必要。因爲，一國對於其國內各種企業行使統制之前，必定要對那些企業的困厄，有所救助，這是我們在前面解釋過的。政府是無論對於金融事業，對於貧農，對於中小工商業者，抑是對於失業者從事救濟，都有待於大量的資

金。不幸，在恐慌的厄難當中，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殆莫不感到赤字的痛苦。在一九三一年度，德國的預算不敷十萬萬馬克；英國勞動黨內閣，正是因了赤字無法填補而倒塌下來。此外，如法國、如日本，都因預算案掀起了莫大的政潮。各國政府之財政如此困難，同時，在國外發行公債，又苦行不通。在此種情勢下，要各國由國庫支出大批資金，以救濟各種企業上的危機，那是難乎其難的。所謂通貨膨脹政策，就在這種場合應運而生了。

但政府財政上的困難，雖不失為實施通貨膨脹政策之一動機，然各國不約而同的採行膨脹政策，主要却是爲了相信這種政策，可以挽救牠們的經濟恐慌。

前面講過，貨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靈魂。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非貨幣是無以完成其機能的。貨幣的機能，由信用制度擴大不少了，同時且通過國際信用與匯兌關係，而具有比較複雜的性質。就因此故，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一方面因爲辨認不清貨幣的本質，一方面更認定在貨幣的考慮上，可以藏伏許多爲一般人所分辨不了的祕密，遂昌言當前的經濟恐慌，根本是由於貨幣不足。貨幣不足，貨幣對物品的價格就要提高，反之，物品對貨幣的價

格就要低落。物價低落，產業上自然發生不況的景象，由是影響金融，影響財政，以致造成全經濟領域的恐慌。

經濟恐慌「病」既從這種認識上加以診斷，其起死回生之方，當然是簡單極了，即加多貨幣或增發通貨就行。原來增發通貨是有兩種方式的：其一是按商品量而增發通貨量；其二是商品量儘管保持原狀，甚或減少，仍增發其通貨量；而所謂通貨膨脹政策，大抵是指着後一種方式而言。即如當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量，雖然在不斷減少，而其通貨量却反而在不斷增加。這一來，貨幣不足的缺陷，算得到需要以上的補充了。依據斐雪（Irving Fisher）、克賴士（John Keynes）及卡塞（Gertrud Cassel）一流的經濟學者的貨幣數量學說，貨幣增加一倍，貨幣對物品價格就要減少一倍，而物品對貨幣的價格，也就要增加一倍了。在最近一年來，許多國家的物價，確因增發通貨而有昂揚之象，物價擡高，復伴以政府因增發通貨所進行的種種救濟事業，果然社會表現一點轉機了。商業上頗有興旺氣象，各生產部門在不絕提高生產，由是，通貨膨脹儼然救治了恐慌，無怪一切資本主義的代

者，皆大歡喜了。以美國為例來說吧。美國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實施通貨膨脹程序以來，其生產確已不絕提高。據紐約時報週鑑的營業指數所示：一九三三年三月的生鐵產額爲一五·五，五月爲二五·七，六月爲三九·九；生鋼產額三月爲一六·二，五月爲三九·八，六月爲五七·五；石油產額三月爲五二·八，五月爲五七·九，六月爲六四·六；棉花消費三月爲七二·五，五月爲一〇〇·七，七月爲二二四·六。此外如電力產量，汽車產額，羊毛消費，殆莫不有相似比率的增加。生產額其所以如此增加起來，要不外物價提高了。以金元計算的物價總指數而論，三月爲八一·九，四月爲八三·八，五月爲九〇·五，六月爲九四·四。物價提高，再加以生產的增進，當然會造成社會一般的興旺氣象。

但真正的興旺繁榮，是要以勞動需要增加，從而以一般購買力增進爲前提條件的。美國在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工廠生產指數爲六〇，在業工人指數爲六一·三，至一九三三年五月，生產指數誠然是增到了八〇，而在業工人指數却減到了六〇。這事實，表證了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即進一步促成了生產的過剩。生產更加過剩，價格怎麼還能增加呢？事實是

這樣的。物價之名義價格，即以金元計算的價格，雖然因通貨膨脹而顯示上騰趨勢，但其真實價格，即以金子計算的價格，却寧可說在不斷跌落。紐約時報週鑑曾就金子計算物價，而得出美國由三月到六月的總指數是：三月爲八一·四，四月爲八〇·八，五月爲七七·〇，六月爲七七·一。由是我們知道，肯定物價可由通貨膨脹而上騰的說教，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淺薄見解罷了。美國商務局在其報告中，竟毫不客氣的指證了此種政策的缺陷。那報告是說：『最使人不安的一點是：最近期內的工業，因爲前此膨脹的結果，正處在很深的生產過剩中。』無怪美國極力擁護通貨膨脹政策的人們，都對此表示懷疑，而認定非另闢途徑不可了。

可是資本家對於恐慌的救濟手法，究竟祇有那幾套，美國在同年六月通過的龐大復興計畫，依舊是把通貨膨脹當作全計畫的經絡。不過，那特別注意安置失業者，提高工資，與救濟農村凋敝。其結果怎樣呢？極小一部分失業者得到的工作，不過是由那些在業者分減出來的；而勞動工資與農產品之價格提高程度，都落在工業品價格提高程度以後了。這樣，

市場不但沒有增加，却反有縮減傾向，恐慌那能由此解消呢？

不但如此，通貨膨脹對國內是提高物價，是阻止外貨的輸入，而其對外却是由貶低貨幣價格，獎勵傾銷式的輸出，在這種關係上，通貨膨脹不幸又與貨幣戰爭和關稅戰爭聯繫起來了。因此，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採行統制經濟政策也好，採行通貨膨脹政策也好，結局，都不但不能救濟恐慌，且反加大了恐慌。於是，牠們這才覺悟到：在國際經濟關係複雜錯綜的今日，各國單獨關門自救是不如大家協同共救的。

第三節 各國協同救濟的方策

各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利害衝突的情形，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這種經濟利害衝突，雖然與經濟恐慌同是資本主義制度之必然結果，但前者無疑又是後者的直接原因。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現狀下，各國的經濟利害衝突既無法避免，其經濟恐慌也就無法根本解決。然而，當各國為經濟恐慌苦到萬分難耐的時候，雖無勇氣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却也屢

屢企圖設法緩和或消除那種制度所產生的彼此間的經濟衝突。

戰後的一九二〇年，各國由假興旺期所造成的財政金融上的恐慌，差不多已達於極點。有些國家的貨幣，簡直變成了真正的不兌換紙幣。由是，由法英兩國操縱下之國際聯合會，乃召售一種國際財政會議。這次會議開於比京布魯塞爾，參加者有德法英等三十九國，美國亦以旁聽列席。其決議是要各國維持豫算之平衡，金融膨脹之中止，過度歲出之防止，金本位之恢復，以及國際商業障礙之除去等等。各參加國果能照此做去，這也未始不無小補。但可惜這所有的決議，對各國政府不過是勸告性質，所以結局祇是多此一舉。

然這次會議所以毫無結果的，據當時一般人的觀察，係因會議諸國都是極待資金救助的國家，而資金充盈的債權者美國，却不過以傍聽資格列席，所以，要求會議有效，不能不開一個使美國正式參加的國際經濟會議，這樣會議的預備會，果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召集了。其議題大體是三個：（一）對付俄國——要俄國承認債務，始肯與其恢復通商關係；（二）對付美國——要美國對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予以資助；（三）關於一般貿易自由之恢復。

正式會議延至同年四月始開。美國因歐洲各國有一致要求取消戰債企圖，拒絕出席，第二個議題算取消了。德國因受賠款壓迫，在這次會議進行中，與俄國秘密談判相互取消賠款及恢復邦交，並在會議後一星期，即突然簽訂賴卜羅條約（The Rapallo Treaty），使各國對付俄國的第一項議題的決議，全歸泡影。至對於第三議題，不過是決議勸告各國低減關稅，並撤廢輸出入限制而已。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經濟恐慌，由道斯計畫得到相當解救以後，各國經濟漸進入安定時期。但安定時期的生產擴張，致惹起爭取市場鬥爭之激化。由是，又有主要以改善關稅為目的的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五十餘國，美俄兩國亦皆列席。各國代表同牀異夢的議來議去，結局不過是對各國政府作以次的提議：『各國政府為恢復其戰時所蒙到的瘡痕，必得在可能範圍內，撤廢妨害商業貿易的關稅壁壘，至少，要大大減低關稅。』論結果，以前幾次會議的決議是如何勸告，此次則是如此提議了。

但一九三〇年二月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關稅休戰會議，却不能不說是由這次國際

經濟會議所導出的。如前所說，此次休戰會議雖收到了一點成效，無奈其限定各參加會議國不提高關稅的期限，僅短短一年，且參加會議的國家，大都是隸屬歐洲，非歐洲國家，不過日本、哥倫比亞、秘魯罷了。

在同年五月，法國自里安又向歐洲二十七國提出歐洲經濟聯盟的覺書。他關於這種意見，早就有所主張，在一九二七年，他發表偉論，說要救濟歐洲各國的困境，祇有把歐洲全體集結成爲一個經濟單位，集合各國所有的資源，合組各國共同的產業機關。那在一方面可以化除歐洲各國內部的鬥爭，一方面可以抵抗任何外來經濟勢力的侵略。這誠然是一種偉大的企圖。但可惜歐洲各國不易團結起來。佔有歐洲廣大地面的蘇俄，是要劃出聯盟之外的；擁有世界各地殖民地的大不列顛，也是要劃出聯盟之外的；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德國與意大利，牠們是早就猜透了白里安要使法國稱霸歐洲的動機。所以，他的覺書提出了之後，除了買得了法國系的小協約國的共鳴，和美洲合衆國之嫉怨外，再也沒有一點什麼影響；如說有，那就是英俄諸國的擲揄，乃至德意諸國的反感。——這是世界大恐慌發生後

第二度的事。

在由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的恐慌過程中，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感到當前經濟危機的延長，勢將使每個國家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被視為西方火藥庫的德國，牠更因賠款問題的糾累，使全國生產大眾隨時有因生活壓迫，而趨於挺而走險的危機。與德國關係密切的英法兩國，這時知道召集各國改善經濟關係的會議，是刻不容緩了，於是一九三二年之洛桑會議產生。這次會議除了使賠款問題得到相當解決外，更進而規定由國際聯合會召集國際經濟會議。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在倫敦舉行之國際經濟會議之由來。

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至十九日，由國聯接受洛桑會議請求，而組成的籌備會議，作成了一個報告書，其第三章中，對於大會提出以下六個議題，作為討論根據：（一）貨幣及信用政策，（二）物價，（三）資本移動之復活，（四）國際貿易之限制，（五）關稅及條約政策，（六）生產及貿易之組織化。這六個議題，誠然是大會急於要解決的，但比這些更急的，不還是有戰債問題麼？在籌備會議開會時，關於戰債是否列入議題的問題，曾引起極大的困難。英代表

羅斯主張澈底解決戰債問題，法代表李士特亦認定戰債及私債問題不解決，國際經濟會議之召集，實屬無益。但美國代表惠廉氏極力反對戰債列入議題。各國爲要取得美國之加入，遂不得不曲循美國之要請，把報告書中有關戰債之語，通予刪除。不過美國亦提議個別討論戰債。

正式的國際經濟會議，原定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在美京舉行，但因在羅斯福總統登極之始，即碰着全國空前的大金融恐慌。由是這位聰明的總統，就想利用這個機會，略施一點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以期打開僵局。他藉國際經濟會議之預備會的名義，邀請各國政治主腦至美京協商。應其寵召而往的，有十餘國的代表，但最關重要的，要算英國的麥克唐納與法國的赫里歐。這兩位大政治家之欣然遠渡大洋，蓋期望由此可以與美總統商決戰債問題。可是，他們想使這個問題得到有利的解決，當然不能不各懷帶一個能與美國相周旋的「武器」。麥克唐納的武器是低價的英鎊，赫里歐的武器是高率的關稅。他們都認定把攬着這樣的法寶，一定可以作爲勾銷或大減戰債之交換條件。無奈這兩位政治家未抵達

美京之前，美國已突然宣佈停止金本位制，這一來，英法兩國的武器，都失其作用了。於是他們在美京除了談到一些零碎的經濟問題，便祇好啞然而返。

預備會議關於戰債問題既沒有商決，六月十二日在倫敦舉行的正式國際經濟會議中，美國又極力拒絕討論戰債問題，於是關涉到戰債問題的關稅與通貨問題，就難得有妥善的解決。所以，六十餘國代表濟濟一堂的盛會，除了有些國家的代表，照例發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說外，就算成立了關稅休戰一類無關大局的協定，結局還是由若干國家附加保留條件而全部推翻了。由是，這個煞費苦心的大會議，就可說是完全沒有收到一點效果。

各國協調的救濟政策既不成功，大家當然還是繼續施行關門自救的方策；統制吧，膨脹吧，雖然明知其無大效果，但總期望其或有效果。各資本主義國家現正在這無可奈何，然而而是險惡驚恐的黑暗旅程上掙扎。比較開明的資產階級學者乃至資本家們，有時也許感覺到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問題吧，但無奈他們是與資本主義制度存亡與共的。他們想不動彈資本主義制度，而使那種制度所造出的流弊得到消除。

第八章 蘇俄經濟

第一節 蘇俄經濟之特徵

當各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要爲經濟恐慌怒潮所浸沒的現階段，非資本主義的蘇俄，却在向着建設之途邁進。蘇俄經濟是與資本主義經濟根本不同的。這根本不同之點，可就其經濟上之生產與分配情形，予以說明。

(一)就生產上講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像土地、工廠、作坊一類生產工具，都是爲不事生產的或站在生產圈外的地主資本家所有，而在蘇俄，這些工具已由他們手中奪過來，交給工農羣衆了；就因此故，蘇俄的發展生產，就不是依照競爭的原則，尤其不是保證資本家的利潤，而是依照有計畫的經濟組織，有系統的提高工人的物質與文化水準。

(二)就分配上講 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租與利潤一類不勞而獲的形態之產生，原本是由於生產工具的私有。蘇俄社會既不許生產工具爲任何私人所佔有，故其國民所得的

分配，就不是資助剝削階級及其附屬的寄生者之致富，而是有系統的改善工農之物質狀況，增進城市與鄉村之計畫的生產。

蘇俄經濟既在生產與分配上具有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故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會發生的商業經紀與交易投機之類的寄生形態，通通在蘇俄社會失其生存。一切寄生的社會階層既沒有，生產又能按照有計畫的經濟組織做去，當然不會發生資本主義社會之無政府的競爭現象，也當然不致釀成過剩恐慌。而且，今日資本主義國家之生產過剩，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即是說，許多大商店、大貨棧堆滿了投售不出的農產品和工業品，而在這些商店、工廠、貨棧周圍，就充滿了缺衣缺食的凍餓交迫的人們；假使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一天，突然受了他們誘使勞動大眾信仰的上帝的什麼啓示，把他們所有堆存的貨物，叫勞動大眾不支付代價而各取所需，結局，那也許馬上就要發生反乎生產過剩的供不應求的現象吧。

其實，蘇俄現在的經濟改善也並不是由誰傳授了什麼致富的祕訣，牠就是讓其生產

者，各有盡所能的機會，各有得所需的報酬。如生產得有超過其所需的財富，則用以投加入再生產行程中，使其擴大，使其生產更多的財富，於是，生產者盡其所能的機會更多，取得所需的報酬更大。這一來，坐享其成的剝削者沒有，無所事事的失業者沒有，已盡所能而難得所需的過於貧苦的勞動者沒有，在精密的經濟計畫組織之下，由貨物過剩生產，滯塞流通過程，以致妨阻生產過程的事，更是沒有。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司空見慣的囤積居奇現象，在蘇俄社會尤其難於發生。就因了這諸般「有飯大家吃，」不許「壟斷獨吞」的平常道理，蘇俄乃與衆不同了。

不過，蘇俄經濟的前身，亦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牠在這種大轉變的過程中，當然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波折與困難，而不是一「步登天」的踏入繁榮之境。爲了容易了解蘇俄經濟發展的實況起見，我們頂好是從牠經濟最不安定的時候講起。

第二節 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前後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俄國的政權，完全由資產階級轉落到勞農大眾手中了。資產階級所由發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全部推翻破毀，所有一切財產，悉歸國有，絕不許個人私有權存在。比如，就農業方面說，蘇俄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就規定一切土地，都歸公有，不須何等賠償，公平分配於農人。凡森林、水利、地下富源、地主所有家畜及農具模範農場等，統歸公有。至工業國有辦法，乃是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才由法律定的一切產業和資本財產，如鑛業、冶金、金屬製造業、紡織業、陶磁器工業、電氣工業、木材業、煙草業、橡皮工業、玻璃工業、皮革工業、水門汀工業、麵粉工業、自來水煤氣等地方工業、鐵道運輸業等，都收爲蘇俄國有。這諸般生產工具和生產組織，既全都由國家自行管理經營，其所生產出來的物品，遂由國家按國民勞動成績，直接分配，不許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存有一種營利的商人。因此，以前所有的商店，一律沒收，就是對於農業勞動者分配必需品和日用品，亦採行食物憑證制度，並利用舊日消費合作社一類組織，爲一般徵收和分配糧食的補助機關。此外，關於對外貿易，亦由國家獨占，由國家規定某種機關，以政府名義從事經營。

所有關於這些經濟事項，先前通由蘇俄最高經濟會議處理，以後更特設整頓國家經濟和國家財政的最高國家經濟局，調整規畫一切。

按照以上的種種舉措與設施，蘇俄的經濟，就純然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立於絕對相反的地位。由一九一八年下半年，以至一九二一年之初，正是蘇俄試行這種理想企圖的期間。但就在這個期間，各資本主義國家曾對蘇俄試行過兩次包圍的武裝干涉，英法美日諸國一方面分頭進攻，一方面並使猶頓涅克（Judenitch），哥薩克（Kozdaks），但尼金（Denisin）等白俄殘餘，在蘇俄國內發動內應，使牠受到內外夾擊的危險。結局，這內外的敵人，雖然都相繼克服下去了，但在剛經過幾次大流血大破壞的革命鬥爭之後的蘇俄社會，又逢着這樣普遍與持久的戰爭，其經濟的凋敝，困頓與破毀的情形，已經大可想見了。政府在這種局面下，自不能不用全力去應付戰爭，去鎮壓反動，對於各種新制度新規畫，當然無法順利推行。況且，社會制度的突躍變動，使一般人如由寒極轉到熱帶，自然感到非常的不適。那怕是以前一貧如洗的農夫吧，政府雖給了他們耕種的土地，但政府也取去

了他們收穫的剩餘，這樣，就連他們對於這種新制度亦不怎樣熱心了。至於那些土地財產均被沒收的人們，當然更要從中多方煽動，致農民不肯作其所需以上的生產，即或有餘，亦必祕密收藏。由是情風大熾，生產大減，食料與原料均感缺乏的恐慌。益以帝國主義的封鎖，與國內反政府派的破壞，無論是農業、工業和商業，皆陷於極度疲滯與停頓中。這一來，已經被戰爭弄到破碎支離的社會主義經濟，至是益發不可收拾了。

在這種困難萬狀的情況下，蘇俄政府當局知道必須採取適當的辦法，所以，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全俄共黨第十次大會，遂發出採行新經濟政策的宣言，其中有云：「現在最切要的辦法，在乎擴張生產。而在實際上全國民衆的怠惰貧窮，工作缺乏，困難達於極點，使我們不得不求生產的增進，俾足以分配於民間。」（註一）然則這種新經濟政策究竟是怎樣擴張生產，在當時的局面下，非恢復小工業，非使小農生產品得交換自由，從而恢復小商業生產是無從擴張的。若照此做去，就不免要對資產者讓步。由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乃承認下列四種制度：

第一爲免許制度，即天然富源之開發，如爲蘇維埃政府所不能自己經營之企業時，許私人資本家經營之。

第二爲貸貸制度，即以國有工業的經營，工廠、森林、土地等，得租給私人經營之。

第三爲推銷國貨制度，即以國有的生產物，招商人承賣，以便利小生產者的購買，使他們在中取得一定的手續費。

第四爲協作制度，即集合資本主義團體，共同經營，使適合於經濟目的。

這諸般制度的實行，誠然是對資產階級讓步不少，但就在這時，牠所有重要的大規模工業，仍歸國家經營。土地等等，並未物還舊主，不過對分得土地的農民收穫，以比較輕減的單一現物稅，代替全部剩餘徵收。至若在商業方面，對外貿易依舊由國家經營，所讓步的，僅是內國市場的小商務允許個人私營而已。誠如加謀納甫氏所說：「現行經濟政策的結果，或者成爲問題，但對於牠的原則和主義，應無疑義……」

從這段話看來，蘇俄當局對於新經濟政策的後果，尙是頗覺懷疑的。然而這種政策終

於收到了莫大效果。在由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一年中，工業品與農產品的產額都有增加。大工業及中等工業的產品價格，較之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四三，而農產品總額則較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一八左右。耕地面積，亦在不絕擴增。一九二三年以後，此種欣欣向榮的趨勢，更加顯著。據蘇俄國家經濟局的統計所指示，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工業生產的驚人進展，有如下表：（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甲）工業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
石炭	五五·三	八四·一	一〇七·二
煤油	七六·一	八九·八	一〇九·七
銑鐵	三〇·六	五二·四	七〇·五
金屬	三九·六	六四·一	七六·三
棉織物	六七·〇	九〇·六	一一二·〇

(乙) 農業

耕地面積	八四·四	八九·四	九五·一
馬鈴薯	—	二一九·〇	二四五·〇
亞麻	九一·〇	一一〇·〇	九七·〇
大麻	八三·〇	一五〇·〇	一三四·〇
砂糖	三〇·〇	六七·〇	六〇·〇
小麥	八一·〇	九四·〇	一〇八·〇
裸麥	一〇八·〇	一〇九·〇	一二〇·〇
大麥	四一·〇	六五·〇	六三·〇
燕麥	一一·〇	七六·〇	一〇五·〇
玉蜀黍	一四九·〇	二七六·〇	二七七·〇

根據右列的統計，我們知道蘇俄這幾年的工農業生產的進步，有許多種類的製品原

料、食品都超過了戰前的生產限度，其他尙未達到戰前生產限度的品目，其生產額亦在迅速增加。蘇俄在此數年中的經濟如此發展，誠不能不歸功於新經濟政策；但新經濟政策的最根本的企圖，與其說是在求經濟之量的方面的增進，倒不如說是在求經濟之質的方面的發展。即是說，在經濟發達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消長關係如何，那是蘇俄所最注意的事體。如其資本主義不絕佔着優勢，或者資本主義與其整個經濟成比例的發展，表面上雖是成功，而實際還是失敗；蘇俄政府當局起初所以懷疑新經濟政策之效果的，蓋在於此。因之，我們要探究蘇俄經濟在這幾年中的究竟功效，勢不能不觀察其發展中之社會化的程度。下表係就社會化部分與非社會化部分之生產價值的消長，加以比較，其單位爲百萬盧布。

	社會化部分	非社會化部分
一九二四—五年	七、二〇九	一六、八九九
一九二五—六年	一〇、四二二	二〇、五六八

一九二六—二七年

一一、七七三

一九、九六八

一九二七—二八年

一二、九三七

一九、五九二

從右表看來，蘇俄經濟之社會化部分，規律的在不斷增加，而其非社會化的，即含有資本主義要素的部分，則自一九二五年以後，已在迅速減退。然而，就在一九二七年左右，非社會化之資本主義的成分，還對社會主義成分，是佔着上風呢！

第三節 由第一次五年計畫到第二次五年計畫

由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蘇俄經濟已進入了安定的領域。像新經濟政策未施行以前的那種缺乏原料食品的恐慌狀況，既已消除，而一般人民懷疑社會變革的心理，亦隨經濟的安定與進步，顯有改變，這時，蘇俄已經可以從事大規模之改造的工程了。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第一次五年計畫，正是在這趨於安定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五年計畫的主要目標：(一)在急速使生產力發展，以除去其技術上的後進性；(二)在使農業國變為有高度發展生產手段的工業國；(三)在使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迅速為社會主義經濟所代替；(四)在使日益增大其勢力的集體農民，能對富農行使有利的鬥爭；(五)在使廣泛的大眾生活水準的改進；(六)在消除該國之文化的後進性。但概括來說，其重要內容不過兩端：一是工業化政策，一是農業集體化政策。現在且就此兩者一觀其發展的進度。

蘇俄工業政策的成效，可由其工業生產數字顯示出來。但如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年度的工業生產數字比較觀察，那更能使我們得一清晰的觀念。據國際聯合會的調查，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及蘇俄在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工業生產指數，是如下表：

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爲一〇〇）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波蘭	比利時	蘇俄
一九二七年 一〇一	八七	一〇一	九六	八八	四九	八二

一九二九年	二〇〇	一〇九	一〇六	一〇七	二〇〇	一〇〇	一二四
一九三〇年	九〇	一一〇	九八	八七	八二	九〇	一五六
一九三一年	七四	九八	八九	七三	六九	七九	一八九
一九三二年	六一	七六	八八	五八	五四	六八	二〇〇

在這短短的數年中，即在蘇俄五年計畫的年度中，蘇俄工業生產足足增加了一倍，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減少百分之二二，法國減少百分之二四，德國減少百分之三九，美國竟減少百分之四二。這是一個絕好的對照！蘇俄因為工業異常的發展，其國內農業對工業之優越地位，乃突然倒轉過來，這看其工業與農業生產額之百分比就可知道：

工農生產百分比

工業生產額

農業生產額

戰前

四二·一

五七·九

一九三二年

四五·二

五四·八

一五八—二九年	四八·七	五一·三
一五九—三〇年	五三·〇	四七·〇
一九三一年	六〇·〇	四〇·〇

農業生產額對於工業生產額的劣勢，那祇能說是工業生產增大的速率，過於猛進，而不能即此就認定農業生產之減退或遲緩。在五年計畫推進的過程中，蘇俄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耕地面積，都在不絕的增進。就前者而論吧，蘇俄全國在一九二八年所用的曳引機，為二九、七〇二臺，一九二九年為四二、一三六臺，至一九三〇年已達七三、四九八臺，在此短短的時期中，其臺數竟加兩半倍；而其馬力數，在一九二八年為三〇、五五九，至一九三〇年，為九八、四六七，更有三倍以上增加。再說到耕地面積吧，通全國計算，一九二九年為二一八、〇四七公頃，一九三〇年為一二二、一九九公頃，一九三一年為一三六、四〇七公頃。技術如此改進，而耕地面積又復不絕擴增，故其農產物之增加，非常迅速。試看下表：

蘇俄農業生產指數（一九一三年＝一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小麥	一〇七	九二	一四三
裸麥	一〇五	一〇八	一二六
大麥	六三	八〇	七八
燕麥	一二三	一二七	一二七
玉蜀黍	二四六	二二五	三四〇
棉花	一三〇	一四一	二一五
亞麻	六三	六八	八〇
甜菜	一〇二	六三	一六〇

農產物是與天候有關的。在右列的數字中，雖然有些項目在一九二九年度，表示退縮現象，但從全體看去，却是在繼續增加。就中增加最多的，要算玉蜀黍一項，其產額竟超過戰

前三倍以上了。但前面講過，蘇俄所最注意的，是「量」的增進中之「質」的變化。蘇俄全國的農地，屬於個人經營與屬於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的百分比，有次表所示的變化：

個人經營與社會主義經營農地的百分比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國營農場	一·九	三·八	七·七
集體農場	三·五	二八·六	五八·七
個人經營	九四·六	六九·六	三三·六

在五年計畫推行的第一個年度，即一九二九年，個人經營佔有全面積之百分之九四·六，而社會化部分，不過僅佔極少的比率。事隔兩年，情勢大變了；在一九三一年，個人經營部分，僅及全耕地面積之三分之一。至一九三二年，其面積更形縮小了，到了一九三三年，恰形成一九二九年之反比。

一九三三年是第二次五年計畫開始的年度，顯然的，第二次五年計畫是建立在第一

次五年計畫所成就的經濟基礎之上。就因此故，牠的任務多少與第一次五年計畫不同。廣汎點講，牠是全國的農業經濟和工業打成一片，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藉農產品與工業品之直接交換，以調節城市與鄉村的關係。但在此應注意一點，蘇俄的集體農場政策，雖然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推行的當中，已經大體的完成了牠的任務，可是，集體化大農業在牠與社會主義工業聯成的單一經濟（Single Economy）之下，却仍是受着社會主義工業之領導。惟其如此，「第二次五年計畫之基本的決定的經濟任務，就是完成全部國民經濟的改造，爲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創造近代的技術的基礎。」因此，第二次五年計畫，就特別注意重工業，注意電氣化與機械製造，並極力增進改造鐵道交通。

這個計畫在一九三三年開始了，且也確然達到了牠計畫所要完成的現階段。就工業方面講，一九三三年的工業生產，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就中，重工業却較上年增加了一·五。如煤、煤油、五金等重要工業部門，其生產率增加異常迅速。全工業勞動生產率，計增加了百分之十。至農業上的成績，尤打破歷年度的記錄，五穀收穫量共達八萬九千八百萬

公擔，較上年增加二萬萬公擔。工農業的成績如此，在國家財政方面亦表示異常的充裕。一九三三年國庫收入之超過支出，竟達到二十三萬萬盧布的鉅額。無怪國民生活水準一般提高，勞動者生活條件改善，關於文化事業之國庫開支大大的增加。

現在蘇俄第二次五年計畫還在實施過程中，其最後結果如何，我們姑讓事實來證明吧。

(註一) 參照顧樹森編：蘇俄新經濟政策第十六頁。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三二六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終

西南人民局

經濟史概論

一冊 五角

黃通編

本書參酌德國經濟學泰斗畢漢爾、(K. Bücher)魏拔爾、(M. Weber)宋巴德、(W. Sombart)諸大家學說而成。共分緒論，孤立家內經濟時代，都市經濟時代，國民經濟時代，資本主義之發達五章。立論公允，條理明晰；而於資本主義之發達，剖釋更爲詳盡。可供研究經濟學者之參考，亦可作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教科之用。

世界經濟史

凌璧如譯

五冊

二元四角

本書凡三十餘萬言，包含英、美、德、法、俄五國之經濟史，原著者爲日本經濟學家野村兼太郎、丸岡重堯、石濱知行、平貞藏、嘉治隆一等五人。內容闡述各國自古代至現代的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的變遷；詳明切要，可供一般研究經濟學者的參考。

中華書局出版

經濟學大意 歐陽溥存編 一冊 四角

本書分五編，第一編總論，第二編生產論，第三編交易論，第四編分配論，第五編消費論。對於經濟學上各種學識，應有盡有，而於下列各點，尤為注意：①人口增減與全世界之生產、分配、消費有密切關係，列表比較，不厭繁瑣；②金銀時價之變遷，與銀本位制、金本位制連遞之關係；③歐戰後俄之羅布票、德之馬克票，對於世界經濟之影響。材料豐富，文字淺顯，可作初學者之入門書。

現代世界經濟大勢 (新文化叢書之一)

耿濟之譯 庫里塞耳著 一冊六角

本書共分十四章：①述今昔戰費之增減，各國之國債及損毀之恢復；②述戰時人口之喪亡，戰後之增加等；③述世界農業之狀況；④述世界糖、咖啡、茶葉、椰子之製造及消費量等；⑤述棉花之收穫及消費，棉紗工業之狀況；⑥述鐵礦之儲藏及開墾、製造，德法兩國之得失等；⑦述煤之儲藏與開掘，戰時及戰後之供求情形等；⑧述各國銅、鉛、錫、鎳、水銀、鋁、石油之產銷情形等；⑨述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二年各交戰國及中立國之失業狀況；⑩述各國之對外貿易；⑪述各國船舶之建築及海運等；⑫述戰時與戰後之金融變動；⑬述戰時與戰後之物價變動；⑭述各國工資之增減。全書敘述明暢，窮源究委，並附各種明確之統計表，尤為難能可貴。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發行

國際書院 現代世界經濟概論 (全一冊)

◎

定價銀六角



編者 王 漁 村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管世權 柳野青) (九八三〇)

標商冊註

